

李伯通先生著  
蔣泰華先生評

清朝全史演義

蟄道人署



繡像評註 清朝全史演義目錄

上編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大轉法輪諸佛出世 | 偶吞仙果三女游河 |
| 第二回 | 長白山覺羅氏發迹 | 寧古塔吉祥佛化身 |
| 第三回 | 尼堪外蘭興兵搆釁 | 阿泰京章失地喪師 |
| 第四回 | 李成梁始開兵燹  | 張國彥重料敵情  |
| 第五回 | 萬歷媽媽縱會歸國 | 皇帝伯伯遺將巡邊 |
| 第六回 | 海西衛一女雙聘  | 薩爾濟六路進兵  |
| 第七回 | 大計畫乘勝賺朝鮮 | 惡姻緣反兵破葉赫 |
| 第八回 | 定盛京重用范文程 | 取遼陽兼賺熊廷弼 |

卷二

第九回 太祖崩駕天聰卽位

朝鮮失國林丹喪師

第十回 殺大將袁崇煥遭讒

出邊城洪承疇失利

第十一回 大玉妃策賺降帥

二瘋子怒犯御營

第十二回 曹變蛟再驚御蹕

揚古利蔑視韓奴

第十三回 全羅一道力抗清兵

關南三虎偷獻明地

第十四回 明廷清廷議和反汗

豫邸肅邸分道出師

第十五回 入鴈門肅親王立功

破襄陽李自成僭號

第十六回 射闕日神箭手命中

攝御魂吉祥佛歸天

第十七回 太原府羅汝才被殺

保定城李建泰出降

第十八回 李闖王彰儀門得手

崇禎帝壽皇亭殉身

第十九回 薄福命坐跌九龍床

生力軍戰勝一片石

卷三

- |       |          |          |
|-------|----------|----------|
| 第二十回  | 定北京多爾袞攝政 | 建南都朱由崧謁陵 |
| 第二十一回 | 史可法開府揚州路 | 阿濟格敗賊汾河灣 |
| 第二十二回 | 鄭森材京營總戎政 | 左羅石使館哭皇靈 |
| 第二十三回 | 真慈娘認做王之明 | 莽高傑受騙許定國 |
| 第二十四回 | 鶴鎮交綏多鐸小挫 | 金陵著手由崇成禽 |
| 第二十五回 | 破軍星落魄九宮山 | 黑煞神竄迹四川路 |
| 第二十六回 | 勦獻賊逼上斷頭臺 | 擁明藩反抗雉髮令 |
| 第二十七回 | 蘇省浙省諸路起兵 | 唐王魯王同時監國 |
| 第二十八回 | 劉三季再醮歸豫邸 | 陳洪範強詞劫潞王 |
| 第二十九回 | 領雄兵分路破閩浙 | 撤殘局一氣捲煙雲 |
| 第三十回  | 對生相哭誦御祭文 | 立宗藩議設新政府 |

第三十一回 永歷建國頗順人心

紹武稱尊略同兒戲

卷四

第三十二回

邵夫人臨陣試寶刀

洪經略撤兵承玉旨

第三十三回

龍鳳呈祥太后下嫁

鴛鴦驚夢小宛失蹤

第三十四回

失真魂多爾袞墮馬

易主帥鄭親王督兵

第三十五回

何騰蛟湘潭死節

李成棟肇慶迎鑾

第三十六回

葬魚腹溺死金聲丸

陷象陣戰亡孔有德

第三十七回

奉御旨梁化風撤兵

哭孝陵鄭成功誓志

第三十八回

忿批頰同敵罵舊僕

怒擲冠毓貞打奸徒

第三十九回

愛星阿被困枯藤峽

李定國設伏磨盤山

第四十回

永歷主竄身緬甸國

順治帝祝髮五臺山

第四十一回

以聖繼聖玄燁嗣位

因禍得禍慈娘入京

第四十二回

誅鞏相布庫小用武

撤吳藩云南大起兵

中編

卷一

第四十三回

韓殿撰對奏撤藩封

王學士建言誅額駙

第四十四回

毀活寶吳藩大起兵

集天潢清宮小會談

第四十五回

勒爾錦兵敗失湘鄂

楊來嘉勢急援荆襄

第四十六回

沙額駙力平察哈爾

圖丞相督戰虎山墩

第四十七回

孫延齡桂林失勢

吳三桂衡州建都

第四十八回

克武昌岳洛再點將

破廣州賚塔大宜淫

第四十九回

姚公子兵下福州城

吳皇帝喪歸完天府

第五十回

出四川趙良棟立功

失雲南吳世璠自縊

第五十一回

破滇城毓榮得豔婦

渡漕水姚儀久寶刀

第五十二回

勇監理盤腸決戰

奸明珠著手藏嬌

卷一

第五十三回

紀南巡康熙帝攬勝

述北征俄羅斯請和

第五十四回

征準部三帥并出

聯活佛兩路夾攻

第五十五回

破駝城大敗葛爾丹

失龍種潛入少林寺

第五十六回

兄弟參商宮門喋血

春秋鼎盛記馭上賓

第五十七回

岳鍾琪往平和碩部

年羹堯前替大將軍

第五十八回

圈禁高牆豬狗兄弟

殺平西藏魚肉回僧

第五十九回

岳鍾琪破和碩三路兵馬

曾蒲潭數清廷十大罪名

第六十回

陳泰敗兵和通泊

策零破賊杭愛山

第六十一回

血海尋仇俠娘鬻技

宮禁大索世祖暴崩

第六十二回

賜寶刀追念遏必隆

御瀛臺嚴訊張廣泗



卷三

第六十三回

岳鍾琪獨說莎羅奔

達瓦齊窮投霍吉斯

第六十四回

幌子僧迎駕談禪理

渾台吉越境出天花

第六十五回

廢帝后廣結鸞燕侶

校文字大起瓜蔓抄

第六十六回

救兆惠兵破和桌木

獲香犯駕幸魚臺宮

第六十七回

定金川海蘭察威震敵軍

征緬甸楊應琚痰迷心竅

第六十八回

阿文成師次老官屯

福康安兵敗危泊爾

第六十九回

平臺灣柴大紀無罪受刑

征安南孫士毅轉勝爲敗

第七十回

和相國遇事專權

嘉親王經年蓄憤

第七十一回

行內禪新主初卽位

平國亂南路大起兵

第七十二回

齊王氏排列八卦陣

楊遇春揮動七星旗

卷四

- |       |          |          |
|-------|----------|----------|
| 第七十三回 | 朱射斗遇十面伏兵 | 王三槐揭官場黑幕 |
| 第七十四回 | 白蓮教平又生邊禍 | 安南亂靖再定海疆 |
| 第七十五回 | 落將星李長庚殉難 | 捕賊首強克捷奏功 |
| 第七十六回 | 隆宗門林清急縱火 | 道口鎮楊芳大慶兵 |
| 第七十七回 | 述祖德難忘嘉慶帝 | 敘時局轉入道光朝 |
| 第七十八回 | 定天山活捉張格爾 | 平喀城驚走玉普素 |
| 第七十九回 | 新田縣趙金龍起事 | 武岡州藍正樽稱兵 |
| 第八十回  | 羅思舉大破八排猺 | 林則徐嚴禁鴉片土 |
| 第八十一回 | 余步雲失利招寶山 | 陳化成力戰吳淞口 |
| 第八十二回 | 五口通商南京訂約 | 六龍失馭金田起兵 |

下編

卷一

第八十三回 咸豐帝卽位選妃

太平軍飛檄排滿

第八十四回 江忠源調和兩軍

洪大全入陷重地

第八十五回 破桂林石達開得志

失永安烏蘭泰亡身

第八十六回 裴衣渡一斃馮雲山

天心閣再殞肅朝貴

第八十七回 鬼哭神嚎中原失勢

龍蟠虎踞天國建都

第八十八回 北伐天兵略分三路

南征羽檄不下萬言

第八十九回 塔齊布陣斬曾天養

鮑春霖擊走石達開

第九十回 曾國藩三次遇險

陳玉成一戰橫行

第九十一回 馮官屯獲天國二帥

圓明園賞御苑四春

第九十二回 捻髮合勢三河慶兵

洪楊失歡天國內闕

第九十三回 左幕府專摺奏事

葉相國扶乩請神

## 卷一

第九十四回 四國軍攻破大沽口

三日火燒毀圓明園

第九十五回 熱河駕崩三奸謀國

北京政變兩宮垂簾

第九十六回 張國樑孤身陷戰陣

程學啓專斷殺降王

第九十七回 鐵公雞入川受困

豹子頭在浙突圍

第九十八回 苗需霖捆送陳成玉

曾國荃擢用李臣典

第九十九回 追洪福髮逆剷除

誅勝保捻禍蔓衍

第一百回 湘軍淮軍迭占勢力

東捻西捻挨次盪平

第一百零一回 丁寶楨迅誅安得海

左宗棠飛調郭松林

第一百零二回 劉錦棠大破金積堡

白彥虎遁出嘉峪關

第一百零三回 戴定回疆左侯奏凱

削平滇亂岑督建功

## 卷三

第一百零四回

西宮謁西后皮硝李進身

天子出天花高陽傳受詔

第百零五回 爭繼嗣決立光緒帝

續宮闈怒斥懿貴妃

第百零六回 翻俄約冒小侯出使

爭皇儲吳侍御捐軀

第百零七回 蓄陰謀暗害慈安后

耗鉅款大建頤和園

第百零八回 平韓亂計捉大院君

失法和兵助安南國

第百零九回 戰馬江張佩綸逃走落鞞

幸醇邸李蓮英獻計鋸樹

第一百十回 成婚禮光緒帝親政

借外援齊天福起兵

第百十一回 仇洋教直魯有動機

爭朝鮮中日起戰事

第百十二回 東瀛逞雄黎宋腳踏海

南臺獨立劉永福慶兵

第百十三回 派李鴻章各國出游

用康有爲百日變法

## 卷四

第百十四回 慈蕙后三次訓政

保皇會兩湖起兵

第百十五回 立皇儲大阿哥入宮

戕公使義和團肇禍

第一百十六回 八國聯軍瓦德西統帥

兩宮出走珍貴妃亡身

第一百十七回 幸西安當朝誅禍首

反京都老佛學時髦

第一百十八回 遇革黨五大臣出京

設公司老慶記當國

第一百十九回 捉匪徒激戰泰寧寺

獲軍火嚴辦二辰丸

第一百二十回 安慶省徐錫麟行刺

鎮南關黃克強進兵

第一百廿一回 子從母逝兩宮同日賓天

父代子權幼帝旁支繼統

第一百廿二回 汪精衛圖殺攝政王

黃克強謀襲廣東省

第一百廿三回 端午橋奉旨收鐵路

黎宋卿革命起民軍

第一百廿四回 袁氏出山宣統帝退位

張勳復辟段祺瑞興師

續像評註 清朝全史演義上編 卷三

第二十回 定北京多爾袞攝政 建南都朱由崧謁陵

上回講到清師入關攝政王多爾袞大經略洪承疇見著三桂當由三桂指示闖兵分紮地點一處處佔著險要并且連絡一氣洪承疇看了又看因對多爾袞說不料賊營布置到如此嚴密我們如何進攻多爾袞忙對承疇說我們大兵四十萬戰將數十員以之攻賊還愁不破嗎承疇說話雖如此但必得斟酌萬全我軍此來料他尙未知我們虛實我的意思是叫長白將軍領兵先去衝賊營右翼我們大軍接著上去多爾袞說的是的事不宜遲明日黎明便一總攻擊當派豫王多鐸爲左翼以遏必隆帥顏保賚塔錫罕顧納禪米思翰副之英王阿濟格爲右翼以準塔索尼葉臣褚庫并朝鮮李滢一支人馬副之自家領著中軍大隊仍是重用塔瞻圖賴伊爾德圖爾格四員驍將并李繼學李國翰父子石彭年石恒年弟兄其餘鄂拜鰲拜范承謨承勳等留在大營歸洪承疇調度分撥已定一個個人如虢虎馬似騰龍抵備上陣廝殺一宿已過天未明亮吳三桂早率領那銀濤雪浪的人馬捲向闖營的右翼那右翼領兵的闖將便是王樸還有王進才牛有勇幫著廝殺在下趁手交代左翼的領兵闖

將是劉宗敏。左右還有袁宗第、蘭養成、中軍主帥。當然是李自晟。左有左光先，右有谷可成。他個大營駐紮在一座駱駝嶺。那嶺上建了一座銀浮屠。一桿白纓繡龍大纛，旗飄緜，半空有三丈多寬闊。纛旗之下，便是一位高類深顛、鷗目鶻鼻的破軍星頂的黃金盔貫的黃金甲跨的一匹八尺多高烏驢馬。按著七十二斤相重一口大砍刀。這時闖王楞睜著一只獨眼，瞧見自家右翼的人馬已與三桂的人馬動手厮殺，好不入神。諸位我且留著李闖在嶺上觀陣不提。單講吳三桂領兵捲殺過去。那右翼王樸王進才、牛有勇三個，早放出五千鐵騎，一齊衝來。原講闖營鐵騎非常利害。三桂拚死的抵擋，已被衝動陣勢，一聲不好，那順去的潮流登時變做逆捲的波浪。在這個當兒，東北角上猛可的起陣神風，說也奇怪，有了神風，便有了雲頭。那雲頭之上，又是那綠袍金甲關聖帝君出面坐著赤兔胭脂馬，仗著青龍偃月刀，還有黑臉周倉跟在後面，潑潑的捲起層雲，滾壓下來。霎時是飛沙走石，滿洲的兵勢蜂擁而上，把個疑神疑鬼的破軍星嚇得搖頭吐舌。登時舊病復發，好像腦袋上又上腦箍，一壘連喊說不好，不好慌的一馬跑下駱駝嶺。那一桿白纓繡龍大纛，旗猛可被神風一折兩斷。要知道大纛為全軍司令，大纛一折，失去指揮。登時賊營便山崩海嘯的一片沸聲，加以沙石飛空，賊營又疑惑礮彈打來，不但右翼崩潰，便連左翼及中軍也。就人仰馬翻，還有一層漢族的人不會見過髮辮，那滿洲的



兵個個是一條髮辮。箍在項下。彷彿烏油油。怪蛇一般。嚇得闖兵沒命狂奔。只恨當初爹媽少生著。雙骸。如果是四只骸。豈不跑的更快嗎。只這闖兵奔著闖將。是喝止不住。那灑洲兵好不得勁。彷彿狗起。狐兔。鷹趕燕雀似的。李闖部下共計賊兵六十萬。經這場惡殺。損失了有三四十萬。一路是尸骸。山積血流。成河。李闖奔入永平府。喘息略定。却好左光先谷可成。劉宗敏。袁宗第。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一班敗將。也就陸陸續續到了。只有王樸未來。在下趁此交代。那王樸見滿營中有天神助戰。又仗著三桂是個同寅。早打點主意投降。滿清不在話下。單講多爾袞得了王樸。盡知闖營虛實。忙即揮動大兵。進圍永平府。才到永平。李闖是心膽俱裂。忙著偃旗息鼓。溜回燕京。那劉宗敏亦隨著走了。單畱左谷。袁蘭王牛六將。在永平支持。不上三五日。早是城池攻破。一路趕殺過來。看看要緊。逼京城。這時李闖知道京城保守不住。他原是強盜行爲。沒有帝王思想。兀的自鑄金璽。那金璽又鑄不成功。自鑄永昌銅錢。那銅錢又不成模樣。宮中鬼怪又多。除得崇禎帝時。現出慘狀。還有沒頭鬼。吊死鬼。水淹的火燒的。男的女的。有忠魂有冤魂。有一班被腦箍炸死的身喂豬狗的。也同闖賊。藉闖不休。明雖說鬼暗係。包括前書專爲六道輪回說法。闖賊格外沒法。當在後宮對著闖后高氏。闖子李過說俗語。講得是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鄉。俺們還趕回陝西去罷。李過說這裏金銀成山。如何放手。高氏忙說有。

法。有。法。將。金。銀。熔。化。成。餅。塊。趕。用。些。高。大。騾。馬。馱。走。李。闖。拍。手。笑。說。妙。呀。妙。呀。隨。喚。幾。百。名。銀。匠。鐵。匠。預。備。無。數。大。鑪。日。夜。熔。鑄。將。那。成。堆。的。銀。子。鑄。成。每。千。斤。一。塊。成。堆。的。金。子。鑄。成。每。百。斤。一。塊。（呆。極。笨。極。）各。種。珠。玉。錦。帛。另。用。麻。布。口。袋。裝。起。從。古。至。今。第。一。批。強。盜。劫。案。沒。有。再。大。於。此。了。（我。想。第。二。批。強。盜。劫。案。莫。過。於。頤。和。園。窖。金。觀。後。書。自。明。）此。時。李。闖。活。得。很。不。耐。煩。知。道。郝。搖。旗。創。傷。已。漸。完。口。就。派。他。領。兵。押。著。大。隊。騾。馬。大。一。口。袋。小。一。口。袋。累。累。贅。贅。馱。載。先。行。趁。此。打。發。高。氏。李。過。一。起。出。京。以。便。沿。途。照。應。還。恐。不。大。穩。妥。又。叫。劉。宗。敏。帶。兵。三。萬。尾。行。斷。後。不。消。說。得。那。劉。宗。敏。使。攜。著。陳。圓。圓。以。及。永。王。慈。熾。定。王。慈。煊。皇。太。子。慈。娘。一。同。西。行。話。分。兩。頭。在。京。的。一。班。圓。毛。畜。生。在。前。降。闖。無。非。是。為。著。功。名。富。貴。如。今。打。聽。風。聲。不。妙。去。又。不。得。住。又。不。能。焦。急。到。二。十。四。分。還。算。狀。元。陳。名。夏。學。士。項。煜。翰。林。周。鍾。是。八。股。文。字。高。手。甚。麼。虛。小。題。枯。索。題。截。搭。題。沒。有。法。想。的。他。們。都。曾。想。法。三。個。估。量。我。們。困。守。北。京。不。如。投。奔。南。京。但。是。這。個。截。塔。題。必。須。如。此。如。此。要。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法。子。當。即。同。往。相。府。求。見。牛。金。星。請。他。在。闖。王。前。提。拔。一。二。（妙。妙。）金。星。冷。笑。說。你。們。還。睡。在。鼓。裏。嗎。還。不。知。道。北。京。是。朝。不。保。暮。嗎。還。不。快。走。嗎。名。夏。說。丞。相。叫。我。們。走。我。們。是。往。那。裏。走。金。星。說。你。們。有。的。是。兩。條。鬚。任。南。任。北。儘。管。快。跑。項。煜。周。鍾。接。著。說。我。們。如。果。跑。了。被。城。門。守。兵。截。住。如。何。金。星。說。這。却。不。

碍。我。可。給。你。們。一。紙。諭。帖。誰。敢。攔。你。名。夏。忙。說。當。真。的。嗎。金。星。不。知。被。他。們。盤。算。忙。的。寫。張。諭。帖。交。給。三。人。三。個。人。得。著。這。張。紙。片。如。獲。至。寶。還。分。頭。邀。約。一。班。同。類。如。何。瑞。徵。高。翔。漢。光。時。亨。翁。元。益。王。孫。蕙。方。允。春。潘。同。春。等。一。起。出。京。曰。鴿。子。要。往。與。處。飛。跑。到。南。京。那。裏。又。開。鑼。演。劇。唱。那。弘。光。帝。監。國。一。幕。記。得。南。北。開。幕。同。在。本。年。的。五。月。初。一。此。時。相。隔。十。多。日。在。下。要。緊。接。本。書。叙。到。滿。洲。兵。馬。已。漸。逼。京。師。李。自。晟。雖。係。是。破。天。荒。個。強。盜。畢。竟。有。錢。怕。事。得。賊。怕。犯。他。瞧。滿。洲。兵。馬。要。來。彷彿。包。圍。維。差。下。捕。快。嚇。得。拔。起。鞋。子。溜。走。他。臨。走。的。時。會。只。招。呼。李。嚴。一。個。同。行。還。叫。牛。金。星。宋。金。郊。顧。君。恩。楊。永。裕。在。北。京。固。守。不。許。走。開。一。步。這。四。個。人。也。沒。有。法。想。只。好。守。候。左。光。先。谷。可。成。袁。宗。第。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六。將。回。京。再。作。計。較。那。知。六。將。見。戰。滿。洲。兵。不。過。又。打。聽。李。闖。業。已。離。京。彼。此。商。議。將。所。剩。的。殘。兵。敗。將。也。就。一。起。越。向。西。路。與。李。闖。會。合。可。笑。李。闖。竟。棄。燕。京。不。顧。瞧。這。左。谷。袁。蘭。王。牛。六。人。到。來。竟。叫。他。們。分。別。左。右。前。後。護。擁。著。一。大。隊。的。騾。馬。西。行。金。銀。載。重。一。日。祇。行。二。三。十。里。再。趕。不。來。我。且。由。他。一。并。非。閒。筆。一。再。表。牛。宗。顧。楊。四。個。闖。臣。守。候。六。員。闖。將。不。回。著。人。打。聽。才。知。一。同。西。去。金。星。笑。說。好。了。好。了。要。我。這。沒。用。的。諸。葛。亮。來。演。唱。空。城。計。了。要。曉。得。諸。葛。亮。計。策。只。能。瞞。過。一。時。如。演。第。二。幕。便。欺。不。住。司。馬。仲。達。我。何。苦。呀。……同。闖。王。混。他。一。世。不。過。落。個。強。盜。罵。名。我。瞧。滿。洲。那。多。爾。袞。到。

是。有。帝。王。思。想。的。我。何。不。做。個。洪。承。疇。第。三。第。四。思。索。已。定。當。將。李。建。泰。張。若。麒。梁。兆。陽。楊。觀。光。四。個。招。呼。過。來。商。酌。對。滿。辦。法。建。泰。說。除。得。投。降。別。無。良。法。金。星。說。我。也。這。樣。想。但。我。瞧。滿。兵。是。由。三。桂。借。來。替。明。復。仇。的。這。降。表。名。次。還。須。受。過。明。朝。封。爵。的。我。們。隨。後。建。泰。一。想。有。了。有。了。我。們。使。用。那。兩。位。國。戚。周。奎。田。遇。宏。在。前。領。銜。我。同。張。梁。楊。在。後。有。屈。丞。相。等。只。好。狗。尾。貂。續。了。一。無。恥。不。堪。然。次。序。却。一。些。不。亂。金。星。等。一。笑。忙。說。當。然。當。然。於。是。寫。好。降。書。降。表。排。列。闖。臣。名。次。卽。由。李。建。泰。趕。至。滿。營。投。遞。原。講。建。泰。與。洪。承。疇。吳。三。桂。俱。係。同。寅。平。日。感。情。不。錯。這。時。到。了。滿。營。自。然。是。賓。至。如。歸。攝。政。王。多。爾。袞。十。分。優。待。轉。不。慌。不。忙。擇。定。五。月。初。一。日。入。京。屆。時。周。奎。田。遇。宏。也。就。華。衣。華。袞。領。著。文。武。百。官。大。開。朝。陽。門。排。班。跪。接。多。爾。袞。要。收。拾。人。心。不。似。那。李。闖。入。京。橫。行。霸。道。對。於。降。臣。是。謙。和。答。禮。對。於。百。姓。是。溫。語。慰。勞。部。下。人。馬。由。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擇。地。駐。紮。漢。兵。統。歸。吳。三。桂。節。制。朝。鮮。兵。歸。李。淫。節。制。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此。次。輪。不。到。他。們。臨。陣。戰。殺。亦。安。安。閒。閒。的。領。隊。駐。京。講。這。多。爾。袞。入。了。明。宮。權。且。代。表。主。位。升。堂。武。英。殿。朝。賀。恭。喜。恭。喜。從。今。日。起。便。算。做。大。清。定。鼎。所。有。大。政。方。鍼。第。一。件。是。派。范。承。謨。承。勳。奉。迎。博。爾。濟。吉。特。后。并。順。治。帝。來。京。第。二。件。是。酬。德。報。功。先。封。吳。三。桂。做。平。西。王。以。范。文。程。洪。承。疇。李。建。泰。馮。銓。并。爲。太。學。士。那。范。洪。兩。位。大。名。是。人。人。曉。得。的。至。於。李。馮。兩。個。一。

因○首○先○投○降○一○因○係○在○籍○尙○書○故○破○格○任○用○但○這○四○位○總○係○漢○人○另○外○又○配○搭○兩○個○滿○人○一○叫○剛○林○一○叫○祁○充○格○係○從○內○大○臣○班○裏○選○出○那○更○不○見○經○傳○了○第○三○件○是○頒○發○卽○位○詔○書○自○然○用○順○治○年○號○開○列○許○多○曠○典○

一 地畝錢糧俱照前明之會計錄從順治元年五月一日起按畝徵解凡加派之遼餉練餉召買等悉行蠲免其大兵經過地方免一半錢糧未經過地方酌免三分之一

二 赦免重罪犯人

三 前明滯納稅一概蠲免

四 釐定人丁銀額

五 旌表忠義節孝

六 保護神祇壇廟修理帝王陵寢名賢墳墓

七 徵求隱逸并會期考試文武

八 凡明朝宗室得祿養之歸順官員得優遇之

九 釐正鹽稅關稅并蠲除一切苛細雜稅

這種曠典既頒。也不過是揚湯止沸。那黃河流域固然流寇未淨。長江流域又演出對檣的新劇。多爾袞豈無聞知。當又叫洪承疇撰了一道檄文詞曰。

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者。隣國之誼。洪惟爾大明太祖皇帝。逐胡元而翦我國仇。永世宥民。代有哲王。迄至末造。吏媮民窮。羣盜滿野。然大行崇禎皇帝。秉恭儉之心。弘仁孝之行。德高勢替。終無寧日。蠢茲逆賊。李自成以狗盜之雄。鷓鴣張獸視。忘累世之恩。逞滔天之惡。喋血京師。逼隕帝后。焚燒宮室。流毒縉紳。以金銀爲營窟。視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無光。大清皇帝。義切同仇。用申弔伐。六師方整。蟻衆忽奔。因是息馬。燕京撫綏。黎庶爲爾大行皇帝。縞素三日。承情之至。戴德之至。謚曰懷宗。端皇帝。後又改莊烈皇帝。陵曰思陵。凡諸后妃。各以禮葬。

(中略) 咨爾河北河南江淮之間。諸勛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異眷。此皆懷故國之悲。而具有雪恥之願者。子皆不吝封爵。特與旌揚。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明指弘光同時建國事。一篇注意在此) 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無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思。此敦睦鄰之誼。其量力之不敵。而北面歸誠者。當拔眞顯。旅佐我西征。(指李闖新遁。尙待西征) 或削平所屬。用以自效者。無不開懷延納。樂共功名。(下

略（嗚呼。順逆易判。勉爲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爲皇天后土之眷。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此係初定北京傳檄招安之文。順手揭出。却好逗起下文。

這道檄文。是專爲南都改號弘光。建立新君。而發南北開幕。都在本年五月初一。只可惜在下一枝筆。寫不出兩方面的事。如今滿清入關。定鼎北京。已得個小小結束。此時不能遲緩。要接叙南都。但南都組織。也必得個起根發落。前書不提到史可法。同馬士英出師勤王的嗎。那馬士英。表字瑤草。是貴州貴陽人。由進士出身。在崇禎時。洊升到右僉都御史。在廬鳳一帶督兵。爲人陰險猜忌。那年左良玉黃得功。因受他的揉挫。棄職出關。（應前第十二回書。）從此益大張氣餒。跋扈非常。後來因崇禎坐困危城。四路徵兵。他便上了摺子。說是刻日督兵勤王。其實虛晃一槍。并非實有其事。至於史可法的出籍。前書已約略表過。（應前第十六回。）這人係與吳姓同年進士。那年吳姓被逐南來。馬紹愉也隨後到了。當將議和不成情節。說個大概。可法早是忠憤填膺。原官係兵部尚書。有節制南路兵馬權限。因與江南北諸鎮極意聯絡。甚麼左良玉呀。黃得功呀。劉良佐呀。劉澤清呀。沒有個不爲他忠義感動。都想建功立業。便是游騎無歸的。闖將高傑。帶領一支兵馬來降他。也保升做個總兵。叫高傑駐營江北。不上一年。那李闖。個後妻邢氏。也由襄京趕到。算是姘夫姘婦。完聚一起。那也不在話下。（總是補

叙前文一絲不漏。講這可法接奉崇禎帝勳王詔書。登時慷慨誓師。一方面飛摺到京報告。師期一方面分招各路兵馬。其時寧南侯左良玉在武昌。與黑煞神張獻忠正在鏖戰。部下兵隊是分撥不開。只有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四路得著可法檄文。陸續至江北取齊。但是兵馬易集糧餉難籌。爲著甚麼。那時各州各縣的庫銀。早被國家搜刮得盡淨。加以年荒兵亂。來源斷絕。江以北又處處流寇。不但兵餉無著。便連道路橋梁。也不知拆壞多少。陸路水路是路路不通。兵部的火牌令箭。急若流星。無如四鎮的兵前進不得。可法無可如何。眨眨眼。已兩三個月。那北京裏早已換主。開張這裏尙睡在鼓內。不但眼睛不會瞧見。連耳朵也不會聽見。直到陳名、夏等鼠竄南來。趕到浦口。史可法的大營。五。一。十。的。講。了。然。後。才。透。底。明。白。諸。位。必。有。一。句。駁。我。這。南。北。消。息。總。然。不。通。那。崇。禎。帝。失。國。是。在。三。月。十。九。這。時。已。將。近。五。月。有。一。個。多。月。的。晨。光。難。道。真。個。影。響。毫。無。嗎。要。曉。得。風。聲。鶴。淚。總。是。有。的。但。南。都。立。君。必。得。個。確。實。消。息。一。來。崇。禎。帝。雖。死。永。王。定。王。及。皇。太。子。總。該。得。著。一。個。南。來。不。能。冒。冒。失。失。的。開。鑼。演。戲。二。來。三。位。皇。子。即。便。陷。賊。重。圍。也。應。得。北。都。朝。臣。個。個。報。告。才。好。準。備。言。之。有。理。如。今。陳。名。夏。這。干。人。來。說。明。一。切。可。法。聽。了。不。由。的。呼。號。痛。哭。登。時。趕。回。金。陵。便。在。內。守。備。府。聚。集。一。班。南。都。在。位。的。朝。臣。這。內。守。備。主。管。便。是。魏。國。公。徐。弘。基。他。係。中。山。王。徐。達。第。十。世。承。廕。嫡。孫。當。時。到。位。的。



還有誠意伯劉孔昭亦係青田劉伯溫先生第十二世承廕嫡孫。另外是戶部尚書高弘圖侍郎呂大器錢謙益王鏗右都御史張慎言郎中周鏞是同周鍾弟兄僉事雷縉祚詹事姜曰廣守衛太監韓贊周一起緊急動議當由陳名夏報告北京經過情形如何杜勳曹化淳於降賊後入京運動如何朱純臣魏藻德陳演等開城出降如何崇禎帝及帝后等先後殉國如何國戚周奎田遇宏不肯保送皇子三人出京如何永王定王及皇太子陷在賊營如何李闖借登大寶如何文武朝臣被劉宗敏用非刑拷賊如何劉宗敏奪取吳三桂個愛妾陳圓圓三桂因此向關外借兵如何李闖殺掉吳襄派兵分紮山海關如何多爾袞領了滿兵殺進關來將李闖戰敗李闖又如何如何熔鑄金銀預備逃走現在北京祇剩牛金星等幾個闖臣怕的滿兵一到是要開城納降的了。一大套如急鼓快書包括上文一切却不提自家降賊逼肯口吻。可法說照這樣講來那永王定王及皇太子陷身賊營是死生未卜的了。名夏答語是的是的可法說既然如此我們南都要趕緊準備了。徐弘基因問韓贊周說現在皇室的嫡支嫡派要算那個贊周忙說莫過於福王由崧與潞王常淂那常倬却是大行皇帝的叔輩由崧却是個弟輩說到這裏早是侍郎錢謙益搶先發言說我們建立新君必得個英銳有爲的以圖恢復河山重安九廟就福王潞王兩人比較似潞王才略過人且無黨派那福王係常洵之子諸君不記得

嗎。那。常。洵。與。魏。忠。賢。客。氏。朋。比。為。奸。那。挺。擊。移。宮。紅。丸。三。大。案。總。與。常。洵。有。密。切。關。係。萬。一。立。了。他。兒。子。由。崧。不。但。是。推。翻。前。案。還。由。發。生。黨。見。一。班。牛。鬼。蛇。神。又。興。風。作。浪。從。此。出。頭。而。且。由。崧。為。人。昏。闇。糊。塗。找。還。記。得。他。一。件。故。事。他。個。小。名。叫。做。福。八。福。邸。養。隻。綠。毛。紅。嘴。的。鸚。哥。有。個。侍。女。名。叫。春。香。日。日。教。導。鸚。哥。呼。喚。福。八。可。笑。由。崧。聽。了。不。但。不。加。噴。責。反。與。春。香。成。就。一。段。孽。緣。照。此。看。來。如。果。登。著。寶。位。豈。不。是。陳。後。主。再。世。隋。煬。帝。復。生。嗎。現。在。江。左。偏。安。是。刻。刻。要。臥。薪。嘗。膽。我。以。為。潞。王。可。立。福。王。是。萬。不。可。立。謙。益。這。一。席。話。除。得。劉。孔。昭。王。鐸。兩。個。搖。首。其。餘。都。一。致。贊。同。原。來。劉。王。二。人。係。與。鳳。廬。督。兵。馬。士。英。一。氣。君。子。小。人。各。有。黨。派。當。場。并。不。力。爭。當。即。託。故。辭。出。我。且。由。他。由。他。便。壞。了。單。講。錢。謙。益。得。了。大。多。數。的。同。意。便。催。促。可。法。同。尚。書。高。弘。圖。趕。緊。派。員。迎。立。潞。王。史。高。兩。位。齊。說。這。事。還。須。韓。贊。周。老。公。辛。苦。一。趟。講。那。潞。王。常。潞。與。福。王。由。崧。均。流。寓。淮。安。由。南。京。前。往。淮。安。取。道。長。江。運。河。也。須。五。六。百。里。行。程。贊。周。坐。船。前。去。偏。偏。遇。著。逆。風。在。路。不。免。遲。緩。未。到。淮。安。的。前。兩。日。早。有。一。支。兵。馬。先。將。福。王。由。崧。迎。去。請。問。這。枝。兵。馬。是。從。那。裏。來。的。不。消。說。得。自。然。是。鳳。陽。督。師。馬。士。英。派。來。的。請。問。馬。士。英。何。以。派。兵。迅。速。如。此。諸。位。須。知。道。劉。孔。昭。王。鐸。兩。人。從。議。會。走。開。即。急。忙。忙。僱。船。渡。江。飛。馬。去。給。信。士。英。士。英。聽。到。這。個。消。息。忙。招。呼。一。個。軍。師。出。來。這。軍。師。不。是。別。人。正。是。崇。禎。登。極。時。被。驅。逐。

出京的阮大鍼（又將第九回書一提）那大鍼長的一嘴長鬚子從後面哈哈的笑著出來。噫說有甚話講劉王兩人便說明南都會議現在要迎立潞王大鍼忙的跌腳說那可不行立了潞王我輩怎得出頭自然是福王好……士英說我也是這個意思特請你出來商議辦法大鍼說沒有別的辦法只是兵貴神速第一去書南京聲明兄終弟及方是正理第二分別給信江北四鎮曉以利害叫他們一致贊同第三飛派兵馬由我們去迎接福王過來士英忙說不錯不錯只是各種手續一總煩你個軍師先生大鍼更不怠慢忙的寫一封辨論書專致南京內守備府又分別寫了四封建議書分致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四位總兵都用著加緊快馬分別去訖至於迎接福王這趟差使便由阮大鍼帶領兩千騎兵取路趕至淮安不消交代那騎行的自然比舟行的快著十倍大鍼到得淮安手段是老辣不過先派五百兵圍守住潞王寓所然後入見福王彷彿三國時張松獻西川將那東南半壁江山送給福王你道由崧歡喜不歡喜樂意不樂意當時來得匆匆去得飛快儘五月前早是趕到金陵那馬士英早領兵在龍江關外伺候接著由崧便相攜入營這時魏國公徐弘基尙書高弘圖及侍郎錢謙益等得著這個消息不覺面面相覷忙的飛請可法過江原來可法回駐浦口早得著四鎮聯名公函諸位必又有一句駁我前講四鎮總兵統歸可法節制何以又受馬士英運動要曉得姓黃

的姓高的并兩個姓劉的都是。一介武人。一來沒有定識。二來史可法以兵部尚書能節制四鎮。那馬士英是個鳳陽督師亦能節制四鎮。而况可法對於迎立新君沒有專函分給四鎮。士英是先人一著。將潞王說得非常利害。福王說得非常和軟。所以四個人聯名具函要求迎立福王。可法想了又想。一班文臣主張如彼。一班武臣又主張如此。依著武臣必然開罪文臣。依著文臣必然又開罪武臣。但現勢而論。却要借重武臣。這時武人當道。甚麼馬士英呀。劉孔昭呀。心懷不軌。那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也不過比畫臉塗鬚的強盜稍高一籌。算了。算了。只這一幕戲料定不得討好。我也不知道。王何如。福王何如。但我盡我心。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出師表八字。洪承疇讀之。史可法又讀之。以此例彼人品。自見。主張拏定。當即開信趕至金陵。進得內守備府。那錢謙益早搶著上前說。今日之事。左右惟君可法。長嘆一聲。不覺淚如雨下。忙哭說。我個意思。立潞王。可立福王。亦可。但只可用。監國名義。倘皇太子慈熾。或永王慈熾。定王慈熾。南來這南都寶位。還是要拱手相讓的。意極正當。怕做不到。一話雖如此。周鏞雷續祚呂大器張慎言姜曰廣等却不以為然。只是要求可法堅拒。福王必得擁戴。潞王正在曉曉辨論。那劉孔昭已是仗劍進來。嚷說。新君已到。你們還不出迎。呂大器忙說。這事還得從長計議。這裏已派韓贊周去迎潞王。孔昭連連冷笑說。以叔繼姪名義。不願兄位弟及。古

今通義大器未及回答。姜曰：「廣忙開口說：『甚麼通義不通義？我們要擇賢而立。』」孔昭聽了，忙拔出寶劍，指著曰：「廣喝說：『你這廢儒，知道誰賢誰不賢？便是潞王、真賢一班將帥，不擁戴他，他也無法可想。便是福王不賢，有我們四鎮雄兵協力扶助，即如道隣先生是義膽忠肝，瑤草先生是多謀足智，相助爲理，安見得不重整河山，光復舊物？』」孔昭講到這裏，又是呂大器謙益齊說：「難道這繼續問題，立國大計，使由一班武人做主嗎？因回頭向史可法說道：『隣先生畢竟同馬瑤草是一氣的，還是……』」可法說：「是一氣，非是一氣，另一問題，但以我看來，國仇爲先，黨見在後。現在河山破裂，帝位無主，只要是明室後裔，豎起義旗，揮動天戈，不問嫡支旁支，都可以號召天下，收拾人心。比如圍棋，我們這一路失敗，安知沒有第二第三第四者，以繼起於後？」伏下唐王、聿鍵、魯王，以誨永明王，由榔接續起義。國事如此，諸公何必固執？現在福王大駕既到，亦係名正言順，何可拒而不納？」孔昭忙說道：「隣先生所言，具見光明磊落，毫沒私見。」上了心路，樂得恭維兩句。大家無話可說，便以福王由棖名諱焚香告廟。次日便是五月初一日，百官郊次出迎。那馬士英、王鐸、阮大鍼，早左右擁護著福王，大駕入都。福王是素服角帶，先行謁過孝陵，奉先殿，然後出居內守備府。當由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率領著文武百官，一齊朝賀。福王坐在上面，是面紅耳赤，坐又不安，立又不寧，忙的離開寶座，急欲回避。可法當將臉色一沈。

說今日是朝賀大典一切宗廟社稷臣民安危關係於此如何回避起來福王領這第一次大教訓忙的喏喏連聲又登上寶座受朝已畢福王終是局促不安默無一語還是可法上前說王宜素服郊次誓師北伐以固結將帥之心厚慰人民之望福王只是喏喏答應彷彿身坐鍼氈兀的不能自主王鐸在旁忙說我王連日勞頓此時可以退朝明日再行誓師福王得了這句身體忽然鬆動忙說的是的兩脚一滑已退入後面那馬士英王鐸阮大鍼三個早跟著進來福王因對三人說我見這姓史的由心眼裏一肚子不能快活如何是好王阮兩個笑說此法易想打發他早早離了南都那便得了福王點一點首一宵無話次早再朝衆議監國事宜依張愼言主張便請早正大位可法力持不可聲稱當虛位以待皇太子或永王定王爲今之計祇可用監國名義諸臣聽說如此未便異議第一布告天下以明年爲弘光元年第二組織閣相當以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王鐸馬士英并爲東閣大學士但有一層馬士英是留閣辦事兼領鳳廬督師史可法是派駐揚州督師那大學士的名目不過僅掛虛銜而已（立國之初現象如此那得不亡）

北都已亡

南都新立

瑤草內用

道隣外出

評曰滿洲與闖兵慶戰又引出關聖帝君臨陣非好爲神話也一者與前書戰李成梁遙遙輝映

二者滿清信神李闖疑鬼心理上及腦海裏早有這般印象不免臨時發生三者正史上明明說著大風斗起飛沙走石可見編書者不是誑談

寫李闖倉皇西走驟馬馱賊總見得有強盜行爲無帝王思想寫多爾袞整隊入京布置安詳總見得是帝王思想不是強盜行爲此時僅叙劉宗敏挾圓遁走不及叙三桂奪回圓圍正以重大問題趕著先叙南都建國與北都定鼎是同時發生的不得因摭拾枝葉轉置根本於不顧叙南都建國卻以陳名夏等逃走做個過峽以滿清一道檄文做個跌筆然後扼定五月一日爲南北一大關鍵如此叙事方算得不脫不離

爭立潞王與爭立福王南都諸臣意見不同或怪史可法意志不堅鑄成此錯然觀其對衆數語以國仇爲先黨見爲後具見可法效忠於國只此八字

## 第二十一回 史可法開府揚州路 阿濟格敗賊汾河灣

講這馬士英內用卽援引一班姻親同黨甚麼越其杰田仰楊文驄鄭三俊等都隨時起用阮大鍼也就升做侍郎大鍼係那三大案中第一要犯原講與魏忠賢客氏侯三畏侯俊卿在天啟朝表裏爲奸與那些清流黨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專門作對(將前書一提)現在一朝得志一班正人君子自然

想法一網打盡。所有狐羣狗黨，逐漸出頭。那還有恢復故國的希望嗎？其餘如劉宗周、徐石麒、張國維等，亦在依草附木之列。南來的人物，甚麼陳名夏呀、周鍾呀、項煜呀、何瑞徵呀、高翔漢呀、光時亨呀、翁元益呀、王孫蕙呀、方允春呀、潘用春呀，論罪論功，尚未決定。（虛按一筆）單表大學士史可法奉命前往揚州督師，臨行陛辭，請以劉肇基子永綬、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五個總兵隨征。福王自然應允。但可法出京的時候，福王又叫他透道鳳陽，恭壽二祖列宗皇陵，致祭已畢，可法又打動心事，派人往北探聽皇太子及永王定王下落。一面又切切實實，具個專摺，勸福王以國仇爲重，并請消除黨見。這時福王已由馬士英、王鐸、阮大鍼奉表勸進。於五月十五日，除去監國名義，在南都登了大寶。編書的也便隨聲附和。從此不稱由崧做福王，便稱他做弘光帝了。弘光帝本來風流好色，一登寶位，那裏惦念著恢復河山，重安九廟。早是徵歌選色，金粉六宮。內廷是日夜演戲，由阮大鍼子領班，除將自家得意的燕子牋，逐齣排演，又搭配著王敬夫的杜陵春、徐渭的四聲猿、湯顯祖的牡丹亭，還有簇簇新鮮的桃花扇。諸位可知道桃花扇是種甚麼戲曲中，是甚麼人物聽在下。叙來（一筆掉轉，叙事敏捷）原來南都有個名妓，叫做李香君，與那名士侯方域結不解之緣。姓侯的表字朝宗，係商丘人民，父親侯恂曾做過侍郎。他的才名極大，結交了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辟疆，宜興陳貞慧。當時稱做海內四公子。



均係清流黨中堅人物。這香君算是貞慧養女。生成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年才十六。寄籍平康。既結識侯方域。何以演這桃花扇戲文說來話長。因阮黨起用的楊文驄表字龍友。亦係風流俊爽。書畫兼長。其時仗著自家才情。倚著大鬍子個勢力。便在秦樓楚館串合羣花。合當有事。不知怎樣訪著香君。豔名竟來兜搭。那香君既委身方域。矢志不移。偏生楊文驄蠻橫使強。不與講明。竟用花花草子趕來抬人自家。嘻笑著上樓。雙手來抱香君。不提防香君是有準備的。取出剪刀。急圖自盡。文驄心慌奪過剪刀。那臉額上鮮血已斑斑點點的灑在一把泥金扇子上。面這扇子係侯公子定情物。事一面還題著詩句。一面却空著沒有書畫。好個文驄見事不諧。忙打躬作揖的陪了小心。拾過扇子。依舊血點做了天然顏料。畫了幾枝桃花。因笑說香君。香君不料你小小嬌娃。竟能守貞不二。我楊龍友雖係好色。若狂然亦愛才如命。倘遇著侯家公子。尙祈爲我道歉。香君無語。文驄也使下樓去了。這叫來得突兀去得從容。後來由侯方域編成一齣傳奇。取名桃花扇。但是扇子公案完了。楊文驄又一面拉攏侯方域。一面又在大鍼面前極力揄揚。勸大鍼羅致方域。以爲己用。諸位做王莽的。必然要買屬揚子雲做董卓的。必然要買屬蔡伯喈。大鍼既自號斯文。焉肯輕輕把方域放過。趁這文驄介紹。便拏定主意。往拜方域。方域亦係豪放不羈。也就答拜大鍼。大鍼好不快活。設酒款待方域。那知酒過三巡。

方城乘著醉意兀的提起三朝要案指著阮大鬚子竟潑口的烏龜忘八痛罵起來大鍼只是哈哈大  
笑一壁廂罵得利害一壁廂笑得利害文驄難受不過當將方域拖拉出去然後重復入席大鍼只才  
囔說這畜生不知死活好生無禮我是容他不得算了算了仍用那一網打盡方法因入宮與內監  
韓贊周商議請問這韓贊周不是往淮城去迎路王的嗎奈因他奉迎路王不著另有人迎立福王只  
好趕回南都大凡做太監的是依人取媚瞧著馬阮當道早是掉轉風頭與馬阮連合一氣今日阮大  
鍼前來問計贊周便笑說這事不必打草驚蛇啗們可襲用曹孟德借刀殺人計策那禰衡不是打鼓  
罵曹的嗎曹操偏不自己殺他偏要把姓禰的交給黃祖啗想闖將高傑是殺人不眨眼的何不將姓  
侯的交給與高傑包管高傑容這厮不得大鍼說用得用得次日便招呼高傑過來叫他如此如此這  
般這般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這高傑不是駐兵江北的嗎何以又趕到南都要曉得姓高的趕到南都  
也有一大段情節講那江北繁盛莫過揚州其時劉澤清要駐紮揚州高傑也要駐紮揚州兩下爭執  
起來各不相讓不免在揚州城外鏖戰一場揚人迎劉拒高高傑勢不得逞當將城外居民擄劫一空  
是婦女稍有姿色的都被搶入營中聽其受用他因奈何澤清不得便領兵闖入南都要求弘光帝撤  
換澤清可憐弘光帝是一位糯米菩薩當叫馬士英出任調停士英又不卽出面就叫阮大鍼理結這

事大。鍼是嘴。能舌辯。當說這揚州。已派史可法。前去督兵。姓劉的。既不能久。佔姓高的。也樂得奉讓。在我看來。將軍勇敢。有餘。謀略不足。我這理有個謀略之士。叫做侯方域。你如用他。到可以替你出點主意。大鍼講到這理。又同高傑。咬個耳朵。高傑只是嘻嘻笑著。說我們爲武的。看人行事。也不是專割人家。鞦韆子的。原來不止陷害方域。還要陷害香君。大鍼忙豎起大拇指。說一特等的豔物。到手便知。高傑略一點首。當下差個軍官去請侯方域。原說方域豪放不羈。除結識方以智。冒辟疆。陳真慧三位名士之外。又愛廣交武人。與寧南侯左良玉。踪跡最密。良玉是他的父親侯恂門下。所以對於方域。尤其逾格優待。方域能揮霍金銀。結納豪俠。以及恣情聲妓。都由良玉供給。那武昌一條路。是常來常往的。這高傑。雖係闖將。與那良玉。氣味相投。良玉亦時常道及。如今姓高的。既殷勤招致。方域便極口應允。當將香君。移住在陳真慧處。趕過來。見了高傑。講高傑。雖係武夫。然瞧見方域。英姿颯爽。吐屬不凡。到不便怠慢。却將阮大鍼。吩咐的言語。攔過一邊。書不煩叙。這時大學士史可法。已由鳳陽。祭過皇陵。趕至揚州。到得州城。所有知府。任育民。推官。湯來賀等。早率領紳士。居民。出城迎接。可法進了帥府。第一是將劉肇基。于永。綬。李鳳棲。卜從善。金聲桓。五個總兵。分路駐防。第二是飛檄四鎮。派劉澤清。爲淮海總兵。駐兵淮北。規復山東。一路派劉良佐。爲鳳壽總兵。駐兵臨淮。規復陳杞。一路派黃得功。爲滁和。

總兵駐兵廬州規復光固一路又派高傑爲徐泗總兵駐兵泗水規復開歸一路四鎮奉著閣部命令自然要拔隊起程先來面謁可法請示方略但這高傑是懷著鬼胎你道爲著甚麼一來是桀驚性成怕受約束二來前在揚州大肆劫掠怕閣部要按律治罪當時奉到檄文意欲不行轉是侯方域勸說史某雖係性情鯁直對於將帥師團到是推誠相與將軍前次在揚孟浪必能寬解你如不信何不親去一趨倘有岔枝惟我侯方域是問高傑說既如此就煩足下與某同去走遭方域說那個自然於是方域同高傑一起趕到揚州高傑暫駐城外先由方域入城見過可法說明來意可法笑說現在國事喫緊之秋如何還追究往事老賢契你去招呼他趕快進來不消說得方域去不多時自然領著高傑來見此時高傑猶心跳不寧見著閣部端堂大帳貌若天神忙的匍匐叩頭嚇得汗流浹背可法在上問話只是搗蒜般碰著響頭對答的語無論次可法却和霽嚴威離開鈞座用手扶起高傑因說將軍何必懼怕如此比如敵兵殺來豈不要滾鞍落馬嗎高傑被這句話一激心坎裏好似落下一塊石頭登時立起身來揩揩額汗忙說某瞧敵兵百萬不抵丞相的天威今日丞相這般遇某何敢不以死報(說出個死字爲後書伏綫)可法說難得將軍一片忠心我們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高傑不再多言啞啞答應的退出大帳方域見高傑退下也就起身告辭可法忙攔止住說我這理軍書倥傯雖有

兩個參謀何剛吳爾孛於事拂拭不開還得賢契臂助幾時方域是爽快不過當即留在史營我且不表（結過一邊）單表南都建設由史閣部督師北伐這種消息早到達燕京其時攝政王多爾袞異常驚慌忙招呼范文程洪承疇兩相過來在武英殿商量要政在下要補敘一筆這個當兒順治帝同母后博爾濟吉特氏已由范承謨承勳奉迎到京當下滿清的局面使以燕京爲都城以瀋陽奉京爲陪都至於赫圖阿拉之興京則又陪都之陪都在下編的這部清朝全史演義是以興京爲起點由興京而奉京由奉京而燕京算是愛新覺羅氏個地盤已發展至於中原將來由黃河流域又至長江流域又至珠江流域第二部的開拓又算是以燕京爲起點了（大開大合大起大落空中振筆墨采旁流）閒話少叙講那攝政王同范洪二相商議進兵方略依文程的意思是要趁南都基業未固急以大兵直撲金陵承疇却搖著手說不妥不妥我們前日發出去的檄文方允許他們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上諭煌煌如何反汗（却有見地并能照應上回）爲今之計是仍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扼守山東不使南兵北上至於李闖西去未遠可派吳三桂做個先鋒另外叫英王阿濟格統著大兵十萬西向臣料闖賊是現財難捨據聞他的高驛大馬馱載金銀每日行程不過二三十里這叫做金銀不累人人轉累著金銀了（精理名言得未曾有）多爾袞忙說是極是極當傳平西

王三桂入朝，叫他趕領本部人馬，加緊前追李闖。然後由阿濟格統兵繼進。三桂得了這道旨意，自是興高采烈，請問這是甚麼意思。他因愛妾陳圓圓尙陷在劉宗敏營裏，如不奪取回來，怎麼洩這口怨氣。當下點齊部衆，更不停留，立即出兵。星夜兼程，趕去不上十日，已趕至山西平定州。正與劉宗敏後營接近，原講闖將劉宗敏帶領三萬賊兵，尾後保護那大隊驛馬。這時瞧著大兵追來，趕緊立定陣腳，出馬來戰三桂。三桂一見宗敏，恨不得一口吞下。忙的舞動玉虎擺尾綽金槍，磕著坐騎，飛奔過來。兜著宗敏心口，便是一槍。宗敏也就舉槍撥開，一來一往，大戰有二十個回合。畢竟三桂是拚著性命，一槍一槍的扎個不休。偏生宗敏手眼略鬆一鬆，竟被三桂一槍扎傷左臂，一聲不好，忙的撥馬便走。三桂是逼緊趕來，認準宗敏後心，猛可一槍，還虧宗敏躲閃得快，一槍由腰肋擦過，已經帶動皮肉。三桂因用力過猛，亦幾乎墮馬。就在這個當兒，宗敏已跳出圈子，有十來丈遠。闖兵忙一擁上前，搶回主將。三桂又趕去，廝殺一陣，聲稱不把我那陳圓圓交還，誓不休兵。不提三桂奮力勇鬪，單講宗敏退回後帳，忙將陳圓圓招呼出來，說我今爲你這心愛被吳三桂殺到這般地步，你究竟是怎樣說。法圓圓笑說：當初與將軍原有成約，講得牙齒白，料是不能……（應前詩）宗敏聽到這理，不由把兩眼圓睜，說：你同我相處多時，原來是假的。圓圓笑說：世間何事不假，我便歸給吳長白，也是個假。比如闖王。

皇帝他據坐金龍寶位不過一二十日這時滿清兵到也就奉讓照此瞧來那皇帝的江山也是假的不但關土是假便是滿清韃子也不能算真歸總一句人生不過個臭皮囊你瞧我生得嬌嬌滴滴能有幾時文昌菩薩勸世的話講著芙蓉粉面無非帶肉骷髏你今把我當做骷髏不當做紅粉那就悟出天地間形形色色無一非假試問將軍替關王押著大隊騾馬馱載著無量金銀這金銀知道屬與誰人那一個死了還能帶去你想假是不假（語語有理）宗敏說你既瞧出樣樣是假你何必捨我要跟三桂（亦駁得有理）圓圓說天下事是假的只這信義兩字是真的從出世方面講來有這兩個字便可成佛成菩薩成羅漢從入世方面講來有這兩個字便可成聖成賢成英雄成豪傑你莫多心我瞧你是個英雄豪傑才暫且與你厮混你如不守信義我早是撒手西歸了（句句斬釘字字削鐵）宗敏雖係強盜然而被圓圓這幾句話也就無可回答因說你一定要跟那三桂嗎圓圓說我們最苦的是女人身既已墮入塵劫不免要受這次輪回了這段冤孽我也有我的主張不過這個時候仍請將軍以信義爲前提保守佛菩薩的五戒第一不作誑語便了（寫圓圓粗知佛學爲末後遁入空門做個張本）宗敏嘆口氣說既是你厭棄人世聲聲菩薩口口佛陀我也留你不得我只當你死你只當我死趕快去罷圓圓得了這句又念聲阿彌陀佛（險些不得生還）忙的招呼幾個關兵護送

出營。竟來與三桂會面。三桂這時如半月一見了圓圓，便握手抱腰，接吻親嘴，笑了。又哭，哭了。又笑。圓圓見三桂顛狂如此，不由從鼻子噴了一聲說：「我勸你把愛賤妾的心腸移置一點點到你那老父身上，只就得了。」（當頭一棒，頂門一鍼）三桂正在快活，不過猛的聽了這句彷彿從頭頂上澆了一瓢冷水，一時動彈不得，呆立不語。圓圓又嗤的一笑說：「將軍敢是痴了？」三桂只才回過意來，彼此挽著手，進了大帳，只顧問長問短，也不去追趕賊兵一切。待阿濟格來再爲計較。（結過一邊）話講阿濟格帶領大兵十萬，仍用著進塔索尼葉臣褚庫四員大將，浩浩蕩蕩殺奔平定州。既至該州地面，三桂便領隊出迎。那知阿濟格擺出親王架子，見了三桂將頭一昂，說：「你駐兵這裡，如何不去避賊？」三桂答說：「我已將賊殺退，現因身子不快，不能臨陣。」阿濟格連連冷笑說：「此話哄誰？誰不知你得了愛妾，便不去追賊？」三桂也就冷笑說：「難道物歸原主，也有個罪名嗎？」阿濟格是大大不能忍耐，當又發揮了幾句。三桂那裡能受，便氣沖沖回營，具了個感冒風寒，請假專摺到京。那知三桂的專摺去了，阿濟格也連夜的趕辦手續，奏上一本。可巧兩起本章，是同時到達。由內閣大學士洪承疇閱悉雙方情節，忙的面見攝政王多爾袞。其時多爾袞因國家新造中原，未定不敢得罪漢人，又以阿濟格本非自家十分親信，其所以不親信的道理，諸位閱過前書，自然明白。無待在下贅述。當下多爾袞便與承疇商議說：



如今既各懷意見，不如調回三桂，別遣大將做個先鋒，承疇忙說：「以臣看來，不須另行派人，可一面嚴飭八王火速進兵，他部下四員驍將，總算屢經大敵，個個得力，以方張之兵戰那失敗的流寇，怕不唾手成功嗎？還有一支人馬，現在鴈門關內，按兵不動，此時可下道嚴諭，著那譚秦、姜瓖趕緊夾攻，再好不過。多爾袞忙說：『是的是的，』」

「噲到一時忘記，那兩人於是一起下了三道上諭，一道是叫吳三桂率領所部人馬趕緊來京聽候調用，一道是叫阿濟格奮力殺賊，非勦滅流寇，直搗西安不許回京，一道是催促譚秦、姜瓖須刻日進兵，太原無得仍前觀望。講這三道諭旨，是同時發出，書是一起，話分先後。」

先講吳三桂得了准假的答復，早是攜著陳圓圓一路同行，可羨他倆鸞鳳成雙，鸚鵡并影。三桂又沒了大夫人，自然是內房專寵，無庸交代。（結束一路）再講阿濟格奉到嚴諭，火速進兵，因派準塔做個先鋒，講這準塔是久歷戎行，如今已年過四十，他的使用兵刃，是不拘一格，最擅長的是一桿花槍。如今又新學了一套煞手鋼，這個頑意，是由異人傳授的，你道爲甚麼因爲前在太原被那神箭手陳永福射了一箭，中傷右臂（照應第十七回書）準塔便發憤在心，徧訪名師，精求藝術，居然被他訪到一個老兵，年紀在八十開外，教導他一套煞手鋼，這煞手鋼的作用，能轉敗爲勝，叫做奪命金丹。可知天地間不問甚麼技能，只要精益求精，比如準塔前半世的戰功，也沒甚驚人出色，到了後半世。

他○便○獨○立○奇○助○所○向○無○敵○甚○麼○征○李○闖○征○獻○忠○陣○陣○不○離○準○塔○就○是○這○先○聲○奪○人○的○道○理○閒○話○少○講○單○表○準○塔○挂○了○先○鋒○正○印○第○一○陣○便○衝○踏○賊○營○這○時○賊○將○劉○宗○敏○因○前○番○受○著○槍○傷○已○由○後○營○移○住○前○營○卻○將○前○營○主○將○郝○搖○旗○改○住○後○營○如○今○姓○郝○的○劍○痕○平○復○當○見○大○兵○殺○來○忙○即○提○戈○出○馬○請○問○甚○麼○呼○做○戈○便○是○槍○枝○旁○邊○有○個○倒○划○的○鈎○子○一○槍○戳○出○順○手○一○帶○也○可○鈎○人○下○馬○利○害○是○利○害○極○了○但○是○遇○著○準○塔○戰○不○了○十○個○來○回○準○塔○忙○賣○個○破○綻○使○出○新○花○樣○的○煞○手○鐮○猛○可○的○回○馬○打○來○不○偏○不○斜○竟○打○中○搖○旗○腰○膀○一○聲○啊○呀○登○時○墮○馬○諸○位○這○郝○搖○旗○在○闖○營○裏○也○算○是○數○一○數○二○的○驍○將○何○以○著○這○一○鐮○便○滾○跌○在○地○要○曉○得○搖○旗○腹○部○本○來○被○袁○妃○戳○傷○（○又○將○前○書○一○提○）○此○時○傷○上○加○傷○如○何○熬○痛○得○過○而○況○袁○妃○又○冤○魂○纏○骸○一○交○跌○下○搖○旗○使○爬○不○起○來○準○塔○早○躍○馬○上○前○舉○槍○來○刺○在○這○閃○電○穿○鍼○的○當○兒○偏○生○有○條○黑○漢○跳○出○來○將○搖○旗○馱○去○這○黑○漢○不○是○別○人○便○是○搖○旗○個○義○兒○名○叫○郝○小○旗○在○下○趁○手○交○代○搖○旗○回○營○便○一○命○嗚○呼○後○來○小○旗○頂○冒○搖○旗○大○名○也○是○橫○衝○直○撞○殺○人○如○麻○此○係○後○話○（○伏○第○二○十○六○回○後○書○）○當○時○準○塔○鏑○打○了○郝○搖○旗○一○聲○呼○叱○大○兵○接○著○衝○殺○過○去○賊○營○抵○擋○不○住○當○即○地○坍○山○崩○骸○長○的○溜○走○骸○短○的○丟○命○在○下○且○不○理○會○這○時○要○緊○叙○一○段○重○要○事○故○你○道○甚○麼○事○故○（○我○却○願○聞○）○源○語○皇○太○子○慈○娘○并○永○王○慈○熾○定○王○慈○煊○是○由○宗○敏○帶○往○西○路○押○在○後○營○其○時○三○個○人○聽○得○後○營○崩○潰○

殺到面前忙的趁亂跑逃。試問這皇室服裝要算是分外出色。被闖兵瞧見。固然是。一刀喪命。被滿兵瞧見。亦復是一劍送終。可憐那永王定王皆死於非命。了結永定二王。獨有皇太子慈煥。卻被一陣陰風捲起。黃沙迷著亂兵的眼目。說也奇怪。從慈煥眼睛裏。彷彿瞧見個宮裝豔服的美女。這美女不是別人。怕的便是袁妃。何以猜準是那袁妃。因為袁妃個冤魂。既然糾纏著郝搖旗。豈有不惦念皇太子的道理。如今姓郝的既被準塔結果。這一縷貞魂。自然趕到慈煥這邊。無如一個女魂不能保全。著三條生命。所以永王定王死在亂軍。這慈煥暫得安然無恙。不是編小說的好談神話。現在哲學大家也在那理研究靈魂學。如果世無靈魂。甚麼多神教一神教。又何以流傳至今。諸君不信。請看那袁妃已將皇太子慈煥安安穩穩的護送出險。諸君如要問護送到甚麼地方。此時萬叙不及。下一回書自有交代。又隨手伏綫。這時先鋒準塔衝翻賊營。接著大兵繼進。可笑那些高驛大馬。馱載著累贅金銀。却被大兵截下。世間人是一副眼光。闖賊曉得金銀是好的。滿洲韃子也曉得金銀是好的。大兵得了這許多金銀。不知怎樣也就無心謹賊。你搶我奪。伶俐的揀那輕便珠寶。儘量收納。笨拙的三五人。攙塊金子。十數人。攙塊銀子。原交代過的金塊子。重一百斤。銀塊子。重一千斤。大兵因攪弄金銀。反致陣脚大亂。紀律毫無。那知左光先谷可成。袁宗第。蔞養成。又趁勢殺來。大兵只好拋棄金銀。復

行拚命大鬪。這一場惡殺彼此都爲的金銀。李闖忙了一輩子。忙得這許多金銀。如何捨得善讓。一聲咆哮。招呼李過帶領高氏趕入陝西自家却提了七十二斤重的大砍刀。飛舞過來。好個準塔。他是擒賊擒王。當由索尼葉臣褚庫戰住。其他賊將自家却舞動花槍來挑李闖。李闖舉刀使劈。被準塔躲過。刷的就是一鋼原講。這鋼是斂手才下的。如何才交手。便要這套頑意。要曉得準塔因著李闖的大刀。非常沈重。萬一第二刀砍來。格架不開。豈不要立時喫虧。所以得間便入。給李闖個冷不提防。孝敬他一鋼。但這鋼是百發百中。一下打去。正中李闖腰肋。李闖雖則猛勇。過人却非銅筋鐵骨。喫這一鋼。不由的哎喲一聲。口吐鮮血。拖刀逃跑。清兵在後面趕著。又是亂箭齊發。那闖王脊骨上左臂上大骸上。又著了三四枝亂箭。益復狼狽不堪。幾乎墮馬。跑出圈子。由闖兵扶擁回去。立即拔去箭枝。好個準塔領兵在後。是緊追緊趕。直至太原。那袁蘭左谷四將亦隨着敗下。偏生李嚴守住老營。瞧見闖王狼狽如此。闖兵被殺得七零八落。他也不看看風頭。忙對李闖嘆口氣說。我王自討苦喫。自取覆亡。當日如據定燕亂。不即出走。與滿人決一死戰。還未知鹿死誰手。我王離開燕京。是第一失著。既然認狠逃跑。就不該馱載這些金銀。這一隊的高驛大馬。是累贅不過。如今我們敗了。眼看着無數金銀。送給敵人。可算忙來忙去。爲敵人忙的。又是第二失著。我王平日貪殺無厭。部下文武。沒有一個心腹。別人降敵。

還○可○那○牛○金○屋○顧○君○恩○要○算○是○我○們○死○黨○居○然○會○賣○國○求○榮○甘○心○出○降○如○此○想○來○總○由○我○王○知○人○不○明○將○是○作○非○將○白○作○黑○又○是○第○三○失○著○（李闖致敗之由却不外乎此）原講李闖生平是專喜恭維最惡諫說今日受了敵兵苦痛又聽著李嚴絮絮叨叨兀的怒從心起殺向膽生不待李嚴講完噯了聲你這白頸項老鴉留此終是禍根左右快替我綁出砍首左右一聲答應登時將李嚴捆綁出帳刀起頭落可憐一個効忠闖王的才講了兩句正經言論便做了刀頭之鬼可想李闖一生雞肚猴腸實情不能容物但是這個當兒殺却李嚴那闖將闖兵格外是離心離德李闖坐席未暖偏又阿濟格指揮十萬人馬圍逼過來這時李闖心驚膽裂計無所出暗想三十六著走爲上著忙叫左光先谷可成兩個出馬抵敵自家却換了服裝忍著痛楚帶領袁宗第蘭養成取道後山溜走講這後山便是太行山的南脈隨處異名山路崎嶇狼不易走虧是闖兵輕車熟路走了一日一夜才越渡汾河穿出掃谷山意在趨向偏關折入陝西那知才出山谷忽地連聲大砲左右又衝出兩支兵來領兵的不是別人左是姜瓖右是譚泰這兩人奉著朝旨（點明第三起）當即差了探馬四路巡邏這太原南路的戰事早由探馬打聽得清清楚楚跑回報告所以兩個領兵前來料定偏關爲李闖必由之路特抄前在掃谷北口截殺闖兵一到即左右夾攻這時大砲一響闖兵早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李闖見不是路忙

指揮袁宗第蘭養成兩個出馬。趁著兩將出馬的當兒，他早棄了大砍刀，提了兩口朴刀，一騎馬衝出重圍。桃之天天，由偏關溜向陝西去了。那理李闖去後，這理袁宗第却戰姜瓖不過。蘭養成又戰譚泰，不過雙雙退回。但是兩將退了，已知闖王逃走，軍中無主，趕的招呼賊衆一起退出掃谷。兩將沿途商議說：這闖王不可共事，好個李嚴，三言五句被他砍了，簡直是全無心肝。我們不如退入老林，獨霸一方，還可相橫而動。主張已定，他倆遂沿著汾河逢山登山，遇水涉水，遁入老林，不在話下。又了一邊，單講譚泰、姜瓖兩將戰敗闖兵，打聽闖王已走，闖將已逃，忙的率領軍隊殺向太原。這時太原南路的闖兵，正與清兵殺得難解難分。兩將更不怠慢，當即揮動大兵，蹙入賊營。原講賊營是左光先谷可成兩個衝鋒，還有王進才、牛有勇兩個策應。進才有勇，因闖王殺了李嚴，也就嘆氣唉聲，打點主意，不肯替闖王效力。只有左谷兩將既已出馬，萬難退後。左光先領著賊衆，遇見準塔，不消七八個回合，仍被準塔用斂手鋼打落馬下，踹做肉泥。谷可成無心戀戰，領著賊衆東衝西突，指望王進才、牛有勇兩個救應。那知王、牛兩個見前敵戰敗，全營鴉飛鵲亂，早商議商議，胡哨一聲，領著賊衆也趕奔老林去了。（好個去處）可憐谷可成呼救不應，被困重圍。單只準塔人馬已抵敵不住，偏生譚泰、姜瓖又衝殺過來，慌得撇了人衆，單騎逃跑，却被譚泰一馬趕到，嚷聲漫走，從背後一槍，又結果性命。這一場前

後。夾。攻。闖。將。是。逃。的。逃。了。殺。的。殺。了。闖。兵。是。屍。橫。徧。野。血。流。成。河。那。些。高。驛。大。馬。馱。載。的。金。銀。三。四。成。爲。清。兵。收。取。儘。有。五。六。成。被。李。闖。預。先。推。入。汾。河。叫。做。拏。金。銀。髒。了。後。來。山。西。侖。子。大。大。的。發。了。一。筆。橫。財。你。瞧。滿。清。立。國。二。三。百。年。山。西。人。喫。著。不。盡。內。地。十。八。省。銀。號。商。店。都。有。山。西。人。開。的。禍。中。得。福。却。又。受。闖。王。的。厚。賜。不。淺。了。（收。得。趣。極。）正。是

金。銀。成。山。

馱。載。不。去。

可。笑。闖。王。

逼。入。死。路。

評曰。南都新立文武水火已非興隆氣象僅僅一史可法爲國效忠對於一切布置尙有條理然四鎮驕橫將不服帥所謂國亡無日寸膠莫理濁流一木焉支大廈吁可歎哉

在國事紛擾中忽夾叙海內四公子非閒筆也侯方域結交豪俠留在史營固然有一篇轟轟烈烈文字便是方以智陳貞慧亦復東西走於明亡極有關係至冒辟疆之愛妾董小宛後竟被劫入宮爲妃爲后有此一大因緣安得不提前伏綫但此種伏綫妙在以桃花扇戲齣做個過峽不但不嫌唐突且於弘光時局亦極有關合是叙事能手

叙吳三桂奪回圓圓不插在入關以後而編在征闖以前因要騰出筆墨爲圓圓特別寫照接着便叙準塔鋼打郝搖旗非寫準塔寫袁妃耳亦非寫袁妃寫皇太子隻身南下以引起南都大獄

耳筆意何等敏妙。

金銀累人實屬不淺。此種議論前由陳圓圍透發之後，由李嚴明揭之，可惜劉宗敏、李闖直是執迷不悟，必待身首異處，然後放鬆。此謂愚不可及。

## 第二十二回 鄭森材京營總戎政 左蘿石使館哭皇靈

講那阿濟格進兵太原，由先鋒準塔一路的煞手鐮，打死闖將郝搖旗，又會合譚秦姜瓖陣斬了左光先，谷可成，所有袁蘭、王牛、四將，當便落荒逃走。乘勝用了個紅旗報捷到京，不在話下。（攔過一邊）單說李闖一人一騎，兔走狐竄的奔入陝西，既到西安，滿意那右丞相李信必出城迎接，那知事出意外，姓李的再狡猾不過，他得著李闖由北京溜走消息，知道大事已去，早在一個月前改裝道士，逃得不知去向。（較金星有識）李闖不見李信，如失去左右膀臂，匆匆入宮，見著妻子高氏，螟蛉李過，忙嚷說了不得了，不得到手的黃金白銀，都在沿路丟了，李過只是跌腳說可惜呢，可惜呢，高氏說可惜甚麼，有著你爹在，再整頓人馬，殺出潼關，豈不把金銀復行擊回嗎？我們帶得來，累贅敵人帶了去料也累贅李闖，搖著手說莫講，莫講，我已賭著一口氣，將黃的白的一總翻入汾河。（補筆却不可少）高氏笑說，這樣更好，敵人更是帶不去，我們可就此出兵，李闖嚷說你講出兵，現在兵在那裏，又將在



那裏高氏說。你何不找劉宗敏和我的兄弟高一功過來計較。計較李闖忙說。是的是的一聲招呼。高一功早頂貫著銅盔銅甲。執了兩柄銅槌。腰挂長劍。隨那劉宗敏進來。單表一功係前闖王高迎祥姘婦所生。迎祥沒了。自成替位。那時年才十九。胡亂混入闖營。做些打家劫殺勾當。生成力大無窮。用的兩柄銅槌。計重百十來斤。性情粗暴。面目兇狠。一味使酒謾罵。所以李闖不重用他。由他橫衝直撞。魚肉西安。如今局勢已敗。急切須人。他却應命而來。見著闖王。便嚷說。你平日瞧我不起。如今須用著我。瞧我這兩柄槌。會打盡那些臊毬子。李闖只得笑說。好的好的。我要問你。現在我們西安還有多少兵馬。一功說。十萬。李闖點一點頭。又問說。可以出去打仗的。還有誰來。一功說。那末就算趙城侯李二綱呀。襄南侯李三維呀。李闖嚷說。不對不對。這兩個只好擺擺皇親的架子。還够上開火嗎。原來二綱三維。算是李闖族叔。俱係鐵匠出身。李闖知道沒有本領。不能濟事。在這個當兒。劉宗敏却在旁插言說。如以戰將而論。我那族弟劉芳亮。同房城伯馬世耀。要算得兩個人才。李闖只才點一點頭。當派芳亮世耀先行帶兵五萬。扼守潼關。然後又叫一功宗敏。刻日招集兵馬。越多越好。沒有限制。不提李闖在西安豫備單講。劉芳亮馬世耀兩將帶兵五萬。去扼守潼關。才到關前。那大清的前哨。已抵關紮營。所有關外要隘。早由葉臣褚庫占據。世耀忙的巡視一番。因對芳亮說。清兵未可輕敵。我們是緊閉關。

門不與交戰爲是好歹。靜候關王到來。芳亮應允計畫已定。任憑清兵日日討戰。只是不戰不睬。眨眨眼半個多月。李闖在西安又招足十萬人馬。并原有五萬。共計是一十五萬。這一次是捲土而來。李闖算有了經驗。先叫李過李二綱李三維保護後營。闖妻高氏亦隨營起住。自家却領著高一功劉宗敏奔到潼關。不消說得。劉芳亮馬世耀自然慌的排隊迎接李闖。一見著劉馬兩將便嚷問你倆與鬮子戰過幾仗。世耀無話可對。芳亮忙說他個主張說是守候王駕再行定奪。李闖登時楞楞著一隻獨眼。潑口大罵說好沒膽子的狗頭。叫你們來幹甚的。說著說著掄起一杆鐵骨朶馬稍趕在世耀背脊骨上。狠狠敲了兩下。世耀是痛在背脊。恨在心頭。暗暗打算他的主張（宜乎如此）爲最。芳亮見世耀捱了這次痛苦。免不得結束披挂。提著三環兩刃刀。躍馬出關。李闖忙的親自擂鼓。在關頭督戰。講那準塔在關前紮營。討戰不得。正待另想別法。猛可的關門大開。炮響鼓響。無數賊兵由一員賊將領出。準塔是有預備的。趕即端槍出馬。與來將更不打話。大戰了二三十合。知是不能取勝。不妨賣個破綻。撥馬便走。芳亮不知利害。放馬來追。準塔仍然用那煞手鋼一鋼打中右臂。把芳亮的三環兩刃刀震落在地。芳亮因失了兵刃。慌的拾馬飛奔。準塔是不能相饒。趕著一槍刺去。結果性命。正待割取首級。突然高一功掄動兩柄銅槌。撥馬飛來。馬到槌到。不是準塔躲閃得快。恐怕已打做肉泥。這個當兒一

功的兩柄槌緊緊圍兜著準塔可憐準塔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兵之力一套煞手鋼無可施行渾身大汗如雨急得泥丸宮裏走失真魂（險極駭極）在這閃電穿鍼性命交關的時候猛然一聲潮湧從一功馬後無不人仰馬翻只就奇了難道又是關聖帝君用些神兵助戰嗎（我亦疑之）不是不是你道從後殺出的是甚麼人馬原來不是別個便是關王駕下個房城伯馬世耀講這馬世耀因喫了李闖痛打他便忙忙的招呼部衆一擁出關在一功力逼準塔不肯放鬆當兒他算做個救星吶喊殺來只一陣砍瓜切菜自相殺戮在準塔算是死裏逃生在李闖却怒不可抑那戰鼓擂得行行的登時擲下鼓槌子一聲哇呀呀更不打話提起那七十二斤重的大砍刀跳上八尺高的昂頭大馬拚著不要命殺出關來好在蔡臣褚庫是據隘把守的瞧著李闖咆哮出關他倆便領兵迎敵一陣混殺却好索尼已同馬世耀搶先入關準塔這時身材鬆動畢竟功名爲重性命爲輕避過高一功的風頭却撥馬來尋李闖李闖雙戰葉臣褚庫已是不能取勝何況準塔耍那一套煞手鋼只是早曉得利害的當下不敢戀戰掄起大刀將三員虎將兵刀一格趁勢帶過韁繩拾馬逃跑不多遠剛剛高一功也就提槌趕到諸位必有一句駁我這高一功既圈兜著準塔如何又讓準塔逃走但準塔既走一功又何以不去緊趕要曉得戰陣之中千變萬化在那馬世耀叛關投清突然殺出一功是萬料不到的顧

及自家就不能兼顧敵人。東一壁殺得人仰馬翻，西一壁殺得鴉飛鵲亂，惹得高一功性急如火，不知向何方廝并。原說一功性情粗暴，有勇無謀，掄著兩柄骨朵銅槌，好歹在戰場團轉，好容易瞧準李闖，拖刀敗下，然後迎台上去，李闖碰見一功，忙嚷說：「我同你還是再去火併呀？還是退入關城呀？」一功這時才定一定神，向關城一瞧，叫聲了不得……：……：……：關城上已徧插滿清的旗號了。李闖掉頭一望，在馬上連連跌足說去了去了，如今是一塌糊塗。我們且由商雒奔入老林，再作區處。一功答說：「快走快走，這裏李闖高一功竄入老林，在下趁手交代。其時劉宗敏因潼關已失，也便趕到後營，招呼李過、李二、綱、李三、維一起護擁闖妻高氏不約而同向老林進發。這老林原係流寇窠巢，所有袁宗第、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早、已、收、合、餘、燼、在、彼、聚、集、李、闖、一、到、自、然、是、歡、迎、的、歡、迎、擁、戴、的、擁、戴、我、且、按、著、不、表、單、講、清、兵、由、賊、將、馬、世、耀、納、降、睡、手、得、了、西、安、其、時、阿、濟、格、發、下、帥、令、先、將、李、闖、起、造、的、宮、殿、并、文、武、偽、官、衙、署、用、火、燒、了、甚、麼、天、保、府、天、保、縣、一、概、屠、城、以、絕、賊、兵、歸、路、又、用、個、紅、旗、報、捷、飛、報、入、京、那、北、京、攝、政、王、多、爾、袞、得、著、西、安、已、下、李、闖、在、逃、消、息、忙、召、洪、承、疇、過、來、商、議、進、行、方、法、承、疇、說、如、今、西、安、雖、得、怕、的、李、闖、南、竄、與、張、獻、忠、混、合、一、氣、不、然、扼、據、老、林、復、行、招、集、餘、黨、後、患、正、不、可、思、議、臣、的、意、思、陝、西、方、面、可、升、任、總、兵、孟、喬、芳、做、個、陝、甘、總、督、他、部、下、有、兩、員、驍、將、一、叫、趙、良、棟、一、叫、王、進、

實不但武藝出衆而且謀略過人以這三個鎮守陝西萬無一失（保薦得人）并可趁此番勝利趕叫阿濟格率領進塔諸將悉衆南下非殄滅闖衆擒殺自成不得回兵至於江南那邊我們也可伺隙而動多爾袞說我個意思就派老十多鐸統兵十萬直下江南承疇說這事還須從長計議現在南都派的大學士史可法督兵臣瞧可法布置不差他派劉澤清駐兵淮北高傑駐兵泗水劉良佐駐兵臨淮黃得功駐兵廬州意在聯絡一氣以阻我南下據目下前探報告可法已將由揚州移駐清江浦料他是誓師圖北又打聽那高傑不駐泗水又移兵徐州那徐州與魯豫二省毗連魯省方面有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關南三虎是不懼怕他的爲最河南巡撫由南都新放個越其杰據說姓越的同明相馬士英係兒女姻親也不過奸佞一流他部下有個總兵許定國探係與我們這裏大學士李建泰是中表弟兄也是山西人臣想由建泰運動定國叫姓許的早日降清以便誘殺高傑他家四鎮最驍勇最跋扈最受史可法指揮的莫過高傑且高傑原係闖將以他號召一班逃亡的闖兵假如捲殺過來那到不可思議我們第一著是要勾結許定國倘得定國同意我王便可派豫王出兵那是計出萬全千穩萬安多爾袞點一點首忙的傳大學士李建泰上殿那知建泰上殿手裏却捧著個黃綾封函敘事極有變化）多爾袞一眼瞧著忙問這黃封是件甚麼建泰答說這是南都弘光帝著人

來遞的書多爾袞忙接過書件拆開黃綾封皮由頭至尾讀了一遍不覺連連冷笑轉遞給承疇說了聲你瞧你瞧嚙門方欲出兵南下他那邊竟大言不慚的叫我讓出北京以長城爲界你道詫異不詫異嗎承疇接書略讀一過忙說且不理他且傳明使左懋第陳洪範兩個來見（先叙其書後叙其人運筆不平）講這左懋第表字蘿石係山東萊陽人也是崇禎初年進士與吳甡同榜吳甡出京時懋第也便南下他有個胞弟名叫左懋泰住京奉母陳氏記得在那闖賊破京時候陳太夫人却憂悸病危臨死遺言叫兩個兒子要效忠明室懋泰遵命當即討告南都懋第得信本欲立即奔喪無如家亡國破忠孝不能兩全在這弘光帝初立當兒各事也沒理清頭緒始而用懋第爲應天安徽巡撫繼又內用兵部侍郎可恨大學士馬士英專權當國一心信任阮大鍼推翻從前三大逆案甚麼高弘圖姜曰廣呂大器張慎言劉宗周一千頭角蟬噪人物俱已免官的免官罷職的罷職卽如陳名夏光時亨周鍾項煜等原不算得純粹的好人但從前粘搭著清流黨籍的無不多方羅織嚴定罪名當屬刑部尙書解學龍嚴擬處分學龍擬定降闖罪名第一等是凌遲處死計十一人有宋企郊牛金星在內第二等是秋後斬計四人有光時亨周鍾在內第三等是絞罪贖金計十五人有陳名夏王孫蕙在內其餘如翁元益何瑞徵潘同春等凡屬挂名黨籍曾經降闖的或擬戍罰金或擬杖罰金這種疑重

疑○輕○無○非○由○馬○士○英○預○先○授○意○但○是○大○逆○不○道○如○宋○企○郊○牛○金○星○現○已○降○做○滿○臣○刑○律○雖○定○無○從○實○施○  
又○絞○罪○以○下○有○金○可○贖○那○陳○名○夏○等○自○然○捧○出○金○銀○分○別○贖○罪○爲○最○光○時○亨○周○鍾○是○要○頸○項○過○鐵○的○姓○  
光○的○係○與○周○鍾○姻○親○周○鍾○又○是○周○鑣○同○胞○兄○弟○在○前○周○鑣○附○和○高○弘○圖○呂○大○器○姜○曰○廣○錢○謙○益○擁○立○路○  
千○堅○拒○福○王○如○今○馬○士○英○阮○大○鍼○要○借○這○起○罪○案○牽○涉○異○己○計○惟○殺○了○光○時○亨○周○鍾○則○周○鑣○使○不○能○立○  
足○周○鑣○既○去○那○一○班○意○見○不○投○的○當○然○兔○死○狐○悲○連○帶○退○位○這○使○叫○做○一○網○打○盡○果○不○其○然○姜○曰○廣○高○  
弘○圖○首○先○去○職○呂○大○器○亦○同○時○罷○官○只○有○錢○謙○益○仗○著○另○有○靠○背○你○道○他○的○靠○背○是○誰○使○是○鄭○芝○龍○鄭○  
成○功○父○子○一○又○順○帶○叙○出○兩○個○重○要○人○物○講○到○鄭○芝○龍○係○一○個○福○建○人○遠○游○東○洋○日○本○娶○了○田○川○氏○  
女○兒○爲○妻○生○下○兒○子○原○名○森○材○是○大○大○有○來○歷○的○森○材○從○七○歲○時○離○了○日○本○現○今○一○十○五○歲○却○在○南○京○  
太○學○讀○書○慕○這○錢○謙○益○是○位○博○學○通○儒○當○即○拜○做○業○師○謙○益○不○時○的○在○朝○揄○揚○偏○偏○弘○光○帝○使○召○見○森○  
材○既○見○了○面○弘○光○帝○因○係○日○本○新○族○又○生○得○面○如○冠○玉○脣○若○塗○朱○問○一○問○家○世○談○一○談○學○術○當○即○破○格○  
加○恩○用○森○材○管○理○京○營○戎○政○隨○又○改○名○成○功○由○成○功○引○他○父○親○芝○龍○陛○見○召○對○稱○旨○也○就○提○升○做○總○兵○  
但○是○鄭○氏○父○子○生○性○不○同○成○功○是○才○略○出○衆○忠○勇○過○人○芝○龍○便○老○奸○巨○猾○在○京○奔○走○權○門○與○馬○阮○連○合○  
一○氣○因○這○個○緣○故○鄭○氏○勢○力○彭○漲○錢○先○生○反○得○了○絕○大○臂○助○這○事○是○從○那○裏○說○起○一○非○編○書○的○節○外○生○

枝因鄭氏父子於明於清有絕大關係故不得不隨手伏綫。閑話少絮講馬士英排擠了在朝許多正人當即薦用了江陰張有譽同鄉蔡奕升衛允文越其杰（見前）有的入閣辦事有的出京督兵一切用人行政全不同大學士史可法商量計較凡有密謀都由阮大鬚子從中主張（清叙南都一切朝政是補筆不是閑文）其時左懋第見朝事日非疏陳多次士英是視如眼釘又同大鬚子想條計策派懋第充做使臣（打發冤家離眼前）撰好國書加上弘光璽印督促姓左的北上燕都俗語講得是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原差副使是馬紹愉姓馬的因前次關外議和同洪承疇定立條約失却信用不肯同去（應第十四回書）却又改派左副都督陳洪範這洪範係從前兵部尙書陳新甲的堂弟新甲被崇禎帝殺了洪範也就改官南都如今與懋第同來正是借資熟手的作用但是姓陳的圓滑有餘姓左的忠直不屈既到燕都奉上國書由李建泰一面代遞一面招呼兩使暫住鴻臚寺正是棲息未定早已內廷傳宣左陳兩使自然隨著宮監進謁攝政王多爾袞行禮已畢多爾袞忙問說貴使此來是與本朝宣戰的還是議和的如果議和不當叫本朝讓出燕京以長城爲界如果宣戰你們大學士史可法既在江北一帶皖北豫南處處設防南朝有南朝的準備北朝也有北朝的準備只要提出戰字那便彼此交鋒不須客氣（問得利害）懋第從容的答說我大明與大清素重邦



交在前。清太祖晏駕時候，曾由我經略袁崇煥遣使弔喪，續後清太宗在位，我兵部尙書陳新甲亦曾誠懇請和，不幸我大行崇禎皇帝惑於浮言和議，中輟。本年三月，遽遭國變，逆賊李自成寇陷京師，由我平西伯吳三桂往大清借兵，今順治皇帝遂派我王領兵入關，攻破燕京，遂走闖賊大仁。大義有口，皆碑我大明喪君有君，此時專使下臣懋第同陳洪範奉書前來，專誠議和，何敢宣戰。多爾袞忙說住了。南朝既不宣戰，因何這國書上叫我讓出北京畫界長城。懋第又說我大明原有國土，豈止以長城爲限。如今畫出長城以外地方，正是裂土報功，不敢忘德。言詞侃侃。多爾袞只是哈哈大笑，說貴使錯了。我這燕京是奪取那李闖的，你要收還長城以內疆土，還須與李闖交涉。滑稽物各有主，這讓出燕京的理由，那李自成可派人同本朝交涉。你家弘光帝不配派你倆同本朝交涉。愈蠻橫愈覺滑稽。懋第也就笑說，比如房產田地買賣，也須問清原業。李闖是個打劫強徒，盤踞京城三十日，不能算做業主。如今光明正大的業主前來辦理交涉，我王反講不配，豈不是個笑話嗎。理由充分之至。多爾袞忙立起身來，嚷說笑話笑話。那漢唐宋元皆有失國時，會你做業主，他做業主，那江山永遠一姓，別個人不能承受了。老實對你兩個講，要想大清退出燕都，除非是太陽東落，海水西流。蠻橫已極。懋第聽了，只是怒髮衝冠，握拳透爪，急待發作。轉是副使陳洪範陪著笑臉說論理。

這一座燕京是大清取著李闖的。李闖是竊據大明的臣等。本不應前來交涉。但是迫於朝命。不得不走這趟。洪承疇從旁插言說。這國書我們是權且收下。但是羅石先生出言強硬。已無磋商餘地。以後有話便請足下過來斟酌如何。（借此收場。却另有作用。）洪範喏喏答應。忙圈著。第退出。仍歇宿那鴻臚寺內。不提。單講明使去後。多爾袞因對承疇說。請問高明。這事如何辦法。承疇笑說。事件須一起。一起的辦來。（胸有成竹。）我們找李建泰到此。原是爲致書許定國的。如今且請他趕速寫封切實書函。差個安人送去。講這建泰歸降滿清。還不曾立著一點功業。如今既有事借重。彷彿喚狗喫屎。不得不擺尾搖頭。喏喏答應去訖。至於那書是否發生效力。留著下文再叙。但是建泰既去。承疇又對多爾袞說。臣瞧那陳洪範。不是忠於爲明。以私交論。臣與陳新甲交情不錯。（誰不知道。）洪範既係新甲堂弟。我可招呼過來。勸他歸降。本朝這起交涉。辦安便可迎刃而解。多爾袞笑說。諸事一切仰仗先生。想到那理。便可做到那理。承疇連聲稱是。當即辭朝退至私宅。更不怠慢。便著人到鴻臚寺。招呼洪範過來。彼此見面。先叙些渴慕套言。然後問問南都各節。洪範使將福王昏庸馬阮專權甚麼起用三大案內私人。及排擊東林黨的士類。挑選民間秀女。起造興寧宮慈禧殿。各種朝政。有爲前書所叙載的。有前書不及叙載的。（包括得妙。）都由洪範講個淋漓盡致。承疇因歎說。照足下這樣講來。那

南都是不能成立。弘光帝也不過螢火之光了。某有一種疑問。那四鎮黃高二劉對於史可法意見如何（緊逼而至）洪範說講那南都重要人物。只倚重個史可法。無如姓馬姓阮的是同他十分反對。可法刻刻要提兵北上。姓馬姓阮的事。事掣肘。單就史部軍餉。已三四個月不發。還要運動四鎮。不受可法節制。但那高傑。雖係闖將。對於可法情感。還好。黃得功。算同左良玉一氣。劉澤清。劉良佐。却是驕縱不法。記得前日。我由淮北經過澤清。表示一種擇木而棲的意思。（是補筆。又是拍筆。）我勸他不必聲張。恐被羅石知道。承疇聽到。這理。覺得洪範的話頭。已經入港。忙即拏話打動。因說姓劉的講。著擇木而棲。擇主而事。狠有見解。我是不揣冒昧。想請足下。將他介紹。降清。當不失功名富貴。你可……洪範聽了。微微一笑。說是我可效勞的。承疇又足一句說。薦賢受上賞。劉澤清。如果降清。你這薦主。是一定大用。（一鼓雙響）洪範忙即打躬致謝。承疇相送出宅。次日進朝。又面見多爾袞。述明底細。多爾袞說。那陳洪範。既已疏通。不如將左懋第一并招致。承疇連連搖頭說。這却不易……多爾袞笑說。以先生鐵石心肝。尚被先皇上誠懇打動。（當面奚落無地。可容）何況……承疇聽了這句。不由面紅耳赤。然也顧不得良心問題。當即答應。幾個是字。就招呼太僕寺卿左懋泰。過來。原來懋泰從母夫人死後。頓忘遺訓。不待七終。已降了清朝。做個太僕寺卿。此時編著辮髮。翎頂輝煌。本擬於老。

兄來京叙叙手足情誼。就因這新改滿裝，自慚形穢，躲在家裏，不肯去見阿兄。今被承疇招去，叫他勸兄降清，也就沒有法想，只好硬著頭皮，準備領兄教訓。才進鴻臚寺，個大門報明履歷，內廂早傳出話來，說是左某私親，一概擋駕。懋泰在外發話說，豈有此理？難道同胞兄弟，不許見面嗎？於是不由分說，闖入內廂，見著懋第兄長，兄只是號啕痛哭。懋第亦哭說：「愚兄本應回家一祭母靈，使因打聽你已做了滿清官吏，你係滿臣，我係明臣，你讀聖賢之書，豈不知爲人臣者無外交？那一句經訓嗎？而況母親遺言，叫我効忠明室。如今你背母訓不孝，叛明室不忠，你認我做哥哥，我却不能認你做弟弟了。」懋泰哭說：「辱弟降清，出於無奈，但是識時務者爲俊傑，古語講得是：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如今大明既失天下，大清既得天下，只其中還有個天命，有歸我勸老哥不必固執。現在洪承疇叫我……懋泰才講到這裏，冷不提防，早被老兄給了個巴掌。懋泰連呼：「啊……留不住脚，一溜煙跑出大門。」懋第見懋泰走了，痛哭一番，因對陳洪範說：「我們此來，應該祭告諸陵，及大行崇禎皇帝。」洪範答說：「論理該當如此，但恐清廷不允。」懋第嚷說：「不允由他，祭不祭在我。」洪範無話可答。當由懋第寫封請願書，遞到清廷。那知書件遞去，清廷批答不允。懋第是急得咬牙痛恨，思量至再只得買了牛羊祭品，權做這鴻臚寺內做個祭壇，望北哭奠一番。從此瞧著編髮滿裝的，便大罵羯狗胡奴，把些

滿人罵得不敢擺邊。消息報到清廷，依多爾袞意思，便要將懋第砍頭。轉是承疇勸止說：兩國相爭，不斬來使。臣個主意，將左懋第認做瘋狂，改館在太醫院。一面叫陳洪範趕緊南下，姓陳的既承認說降，劉澤清若得劉澤清來降，那南路又撤去一重障礙。這是一層。再者，明廷既遣使過來，我們也應遣使過去。多爾袞說：然則照先生辦法，豈不同他雙方講和嗎？那是不行。承疇笑說：我們遣使，非是真實議和，不過一面備戰，一面同他虛與委蛇。多爾袞說：既這樣講，啗們不須遣使南都，簡直由啗的名義給一封似正式非正式的書札與史可法罷了。承疇說：這也用得，但必得個文學大家起草。方好多爾袞想了一想，說：嚙瞧在上書房行走那箇翰林學士李雯，文學不錯，就叫他起草如何？以李雯襯出侯朝宗，承疇說：好的好的。當即招呼李雯過來，抽筆構思，洋洋灑灑寫出一大篇文字。文曰：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一開口便不承認弘光帝即位，并來使議和，一概抹煞。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逐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之號，卜葬山林，悉如典禮。一將趙一桂事，亦一筆抹煞。親郡王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動感文武諸臣，咸使立朝，恩

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何不言西安已得。闖賊南竄。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國君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而非得之於明朝。卽日前對左懋第語。又在書面一提。賊廢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圖報。茲乃乘逆冠稽。誅王師。瞬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詎得謂平將以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乎。夫闖賊但爲明朝之祟。何常得罪於我國家。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則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第一道檄文。分明以南北對待。分明謂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乃墨迹未乾。遽然反汗。豈非嗜嗜怪事。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如用闖兵前導。是彼賊此亦賊矣。以賊導賊。自居何等。夫以中華之全力。且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之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豈待著龜。予聞君子愛人以德。細人則愛人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其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李闖殺常洵。以鹿肉拌食。叫做福祿脯。想此種福祿。卽彼種福祿。朝廷常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風義。討賊興滅。

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歸者。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但引三桂爲例。不引承疇爲例。何也。惟執事實圖利之。醒出勸降主義。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臨大事。輒同桀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般鑿。隱隱將豫王多鐸帶兵南下。預先通知。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豈爲隨俗浮沈耶。取舍從違。應早審決。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直是宣戰。毫無議和餘地。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勿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致貽笑於亂臣賊子。附闖者爲亂臣。賊子豈降清者。獨非亂臣。非賊子乎。予有厚望焉。書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

這一篇文稿。撰成當由多爾袞細讀一過。贊不絕口。忙遞給洪承疇說。先生高才。還有甚的斟酌。承疇說。枚馬文章。燕許手筆。不過如此。多爾袞說。這書寫好了。可交給陳洪範帶回如何。承疇搖頭說。這却不妥。他雖係有意投順。表面上是個南都使臣。我們只用他疏通劉澤清。至於這書。是要另用兩人投遞的。其時大學士剛林祁充格在旁插言說。嗒們瞧這封書件。還是由南人帶回爲是。洪範卽不可行。難道他們沒有隨員嗎。承疇忙說。是的是的。還是由我招呼洪範過來。問他一問。當將原書加蓋攝政王的璽章。袖攢出朝。徑歸私宅。更不怠慢。叫人將陳洪範找來。先問他隨行的有些甚人。洪範因舉出

一個副將叫做韓拱薇。一個參將叫做陳萬春。承疇說：「這兩人還可受你調度嗎？」洪範說：「如何不可承疇說：『既然如此，我這裏有封要書，是攝政王專致史可法的。你便轉交他，倆親去投遞，不得有誤。』」只是一層。第二層，那左羅石倔強到二十四分，這裏是不放他南回，不能留在鴻臚寺，立刻要移住太醫院。每日給他兩飯一粥，再想鬆動是萬不能夠了。你前日允我去招降劉澤清，此行務必辦到。洪範只是啫啫答應，當將書件受了，辭別承疇，趕回鴻臚寺。那知來到寺館，早瞧見一陣衛士將左懋第及一千隨從人員簇擁出門。懋第只是羯狗胡奴，罵個不歇，不消說得從此懋第等便改館太醫院，彷彿囚牢一般。有茶沒飯，有湯沒水，拘住一起，甚麼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到著實有點忠肝義膽，在下趁此交代。這左懋第拘囚在太醫院，直至明年五月，南都失守，福王逃亡，他先生并五個隨員是一同盡節，算得大明使臣不辱君命。第一個最有價值的清廷諡法，追贈忠貞兩字。忠既有的，真亦不媿，要算是明史有光漢族生色的了。（完結一場，不必更起爐竈。）講那亡廉鮮恥的陳弘範，瞧著懋第被捕慘狀，忙招呼韓拱薇、陳萬春兩個過來說：「他幹他的，我幹我的，我們就出京。兩人答應，當下離開京城，取路行至淮北。洪範忙叫韓、陳兩將過來，取出書件，交給他倆，前赴史營投遞。然後自家來謁劉澤清，姓劉的與高傑本有深仇宿怨，又因史可法信任高傑，今得洪範說明。」



來意那有不得風轉舵的道理。

功名富貴 其欲逐逐 朝楚暮秦 何辨黑白

評曰李闖再戰潼關已是強弩之末以屢敗之寇當方張之師如何抵敵闖既南竄依據老林可於此作一結束至其雲連山斷又隨手伏下孟喬芳趙良棟王進寶諸人爲後書別開生面腕力之敏眼光之遠非粗心作文者所可夢見

於闖賊未平時忽然要夾叙用兵江南却好借左懋第陳洪範北來議和做個過渡但文忌平行於未叙來使時却先叙李建泰代呈國書未叙建泰呈書時却先叙清廷計畫欲用李以勾結許定國謀殺高傑其謀殺高傑正是規取南都的要著筆曲步步緊信爲叙事能手

既叙左陳北來隨手又將南都政局說個大概非枝節乃急脈也南都危亡由於馬阮當國其援引黨羽排斥異己却係亡國根據不於此摘要補叙將來南北用兵更無補餘地然推波助瀾又將芝龍成功趁勢叙出則又腕力之敏而眼光之遠也心似水晶域手如白雨點文境似之有多爾袞去書方引出史可法來書這兩篇往復文字是南北絕大關鍵議和不成轉而宣戰當時事實總歸以左陳兩使做個過渡

## 第二十三回 眞慈娘認做王之明 莽高傑受騙許定國

那陳洪範既然疏通了劉澤清，一面寫封密函，差個專足向洪承疇那裏報告，一面回到南都復命，可笑弘光帝沒有主張，當招呼閣相馬士英過來，士英知道懋第留北，洪範獨回，早就滿心歡喜，拔去眼釘，講到失和一節，士英只寬脾大胃的講了幾句，你道他講些甚麼？他講北都既不宣戰，我們便畫江自守，自古長江稱做天塹，料定胡馬是不能飛渡的，臣和兵部尙書阮大鍼刻日巡閱江防，再督促史可法改駐清江浦，分檄四鎮預備抵敵，我主可高枕無憂，萬無一失。（活做春夢）在這個當兒，南都裏又發生一件奇冤大獄，這種情節由在下敘述出來，令人髮指，你道甚麼便是？皇太子慈娘已經駕到南都，請問這皇太子是一人來的，還是有人護送他來的？要曉得慈娘由袁妃的貞魂一路保護脫離闖營（緊接第二十一回書）便由山西逃往河南原想投奔歸德府尋找他丈人童觀，無如道路梗塞，到處烽煙，不知不覺的竄入安徽邊界，在那鳳陽城西一家荒僻客店，却遇著一位無名英雄，這英雄姓穆名虎原，是南都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家丁，爲人到有點忠肝義膽，這日萍水相逢，麇地碰著慈娘，其時慈娘是換穿平民衣服，頭戴烏巾，身著一領舊藍袍，腰繫絲緞，雖屬風塵，蹭蹬終覺天家龍種，氣宇不凡，年紀雖輕，而出言吐語異常莊重，穆虎瞧在眼裏，甚是奇異，因向慈娘扳談套問，口

氣慈娘不肯說出真實名姓。口稱姓童名良。請問這是甚麼意思。他稱姓童。便取岳家的姓氏。改名良字。便是將尊諱娘字去了。火旁（原來如此）穆虎又問你是從那裏來的。這年紀輕輕如何沒有夥伴。慈娘縐著眉頭說。此話一言難盡。我是從闖營逃出的。穆虎點一點首。忙問貴客既由闖營逃出一定知道永。定王及皇太子下落。現在死生存亡。究竟如何。慈娘聽講到這裏不由眼淚奪眶而出。言語便滿口支吾。穆虎早瞧科了八分。因悄悄說我瞧你行徑蹊蹺。你莫非是……慈娘到底年輕生恐露出馬脚。不大穩便。當下掣回便走。穆虎是瞧科了十分。因趕著慈娘說。如果你係大明皇帝太子。我可替你設法。南都內面有我主人高夢箕外面我可找靖南侯黃得功。做個保障。慈娘聽到這裏忙的拉著穆虎說。倘得如此不獨我慈娘心感便是先皇在天之靈也是感激不淺。說罷便嗚咽。哭將起來。穆虎聽說出慈娘兩字。知係皇太子的尊諱。忙悄聲說我們且不必聲張。且星夜趁到廬州去見那黃得功。再作道理。慈娘忙說這事一切仰仗。幹旋將來。再圖厚報。彼此商議已定。當即離了客店。趨程趕至廬州。來見靖南侯黃得功。得功得了這真正皇儲一面。又給信寧南侯左良玉一面。大張旗鼓。派了得力兵隊。護送慈娘。竟到南都。由穆虎先行引到至鴻臚寺卿高夢箕。著內夢箕是效忠明室。無有二心。既見慈娘。行了君臣禮數。問問當日在宮情形。及燕京擄後狀況。慈娘是有哭有說。使中

又提及聘妃童氏家住河南歸德本擬往彼依棲奈沿途流寇未淨路徑不熟不是遇著尊紀本宮是永無出頭之日夢箕是一面安慰一面差了安人給信與歸德童宅可惜童妃到來一雙鳳侶鸞儷已不能會面(閣下文使明)這時夢箕趕緊整束衣冠入朝奏明弘光帝得了這個消息彷彿被轟雷一擊兀的不能坐定你道爲何一來是因這慈娘係先皇儲嗣名正言順的要推位讓國二來是大學士史可法原有成議原講皇太子或永王定王南來不拘遲早他便要依法擁戴的(應前第二十一回書)心想壞了壞了我這寶位坐不成了痴呆了一會因搭趣著對夢箕說了聲朕已知道御袖一擡慌的退朝趕派太監韓贊周飛傳馬士英阮大鍼入宮會話這時馬阮二臣正檢點兵馬預備巡閱江防猛可的聽見外面沸沸揚揚傳朱三太子業已入都諸位民間因何稱做朱三太子因爲永王行一定王行二慈娘行三所以隨口稱做朱三太子有的講三太子好個一表人才要算個中興令王有的講穆家小子忠義過人他主人高夢箕要算得忠心報國有的講靖南侯黃得功這一次要做開國的勳還有講好了這一次朱三太子登基必然處死馬阮兩個大奸大惡用那史可法當朝了這些街談巷議兩人是一起一起的得著報告正待趕著入朝却好韓太監已奉旨到來緊急傳宣兩人更不怠慢飛的見駕弘光帝見著士英大鍼忙說適才高夢箕入奏講是皇太子慈娘已到我們如

何辦法。阮馬二人一口同聲說：好歹不能承認假的。固然不認，即使真的，我們也要認做假的。弘光帝說：他既火龍火馬而來，外有黃得功，內有高夢箕做他，兩保障怕那史可法、左良玉及一千總鎮已得著這起消息。二卿雖說不承認他，雖說以真作假，恐難辦到。士英尚未回答，轉是阮大鍼拊掌大笑說：擊不出辣心，下不成毒手，不能幹那大事。無論如何總要結果此案。（毒極惡極）弘光帝忙問：計將安出。大鍼忙伸出右手在白家腦袋上狠狠拍了幾下，接著顛頭晃腦說：有了，有了，臣記得北京的人講這慈娘模樣同駙馬都尉王昺的孫子生的一模無二。孔子便是陽虎，陽虎便是孔子。我們既要認真做假，只有硬指實他是駙馬王昺的孫子南來冒名頂替。覬覦寶位對大家不住，甚麼高夢箕呀穆虎呀，我們通用一索子鎖了，交與刑部尙書審問。如係假的不必交代，如係真的，我們也移換口供。照假的辦罪。（毒極惡極冤哉枉也）弘光帝說：既如此，還得先生同那刑部尙書唐世濟一同會審。大鍼答說：那個自然。君臣議定，大鍼趕過刑部衙門，先同唐世濟咬個耳朵，然後差了八名幹役帶著鎖練拘票，竟至鴻臚寺，不由分說，將高夢箕并穆虎用鐵練子鎖了。諸位要曉得專制政體，官法如雷，任是有職位的官僚，只要犯著嫌疑，由刑部大堂一道票提，是不敢違抗。既到刑部，早已點鼓升堂。阮大鍼同唐世濟并入公座，請出朝命高夢箕同穆虎匍匐在地，先由刑部唐世濟傳穆虎問供。穆虎便將

如何途遇皇太子。如何由靖南侯黃得功派兵護送。如何高夢箕問明來歷。入朝奏明。敘述一徧。世濟忙將驚堂一拍。喝聲住了。我只問你。你何以在那客店裏遇著一個陌生的人。便認他做皇太子。又膽敢同他出首。借了黃總鎮的護兵。不向別處寄頓。竟會投住鴻臚寺。分明你主人高夢箕同你做這圈套圖謀。不軌不用大刑。如何肯招左右給我。擊下打這狗才。不消說得當由執刑的將穆虎捺翻在地。用頭號竿板打得皮開肉綻。穆虎只是極口呼冤。兵部阮大鍼在上面嚷說。你這死囚。非用鐵錘腦箍敲炸起來。諒是不招。於是一班虎狼衙役。又用鐵錘敲碎穆虎的脚拐。仍是叫冤。又用腦箍炸起穆虎的腦袋。簡直比李闖拷索賊銀還要利害十倍。（隨手映帶自然佐證）穆虎是昏而復醒。死而復甦。高夢箕早瞧不下去。忙嚷說。這種事件關係宗社問題。我知你們用意不過是要苦打成供。將那真皇太子認做假皇太子。可知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明有臣民。暗有神鬼。這喪心害理的事。是禽獸做的。不是人類做的。（罵得痛快。不免禍到臨頭）大鍼世濟聽了一起惱羞成怒。齊喝說。你敢藐視朝命。辱罵大臣。顯係與穆虎串成一局。圖謀大逆。我要問你。這詐稱慈娘。究係何人化名。夢箕笑說。你講皇太子是假。我也未敢與辨。你何不請出皇太子當面盤詰。料有個真實。難逃大鍼世濟一起笑說。這却不錯。當即請出朝命。一面仍差八個幹役。去誘劫皇太子。一面却請總管太監韓贊周到來。不消多講。

先是皇太子慈娘到位。後是太監韓贊周到位。這時刑部大堂又添設一個坐位。以次排開。推著贊周居中。大鍼居左。世濟居右。一聲傳案。先由慈娘走上公堂。指著中間坐位。囑說：「你不是太監韓贊周嗎？」見了本宮。還不打滾下來替我行禮。（可見千真萬真不是假的。）韓贊周聽著皇太子囑呼他個大名。再睜開眼睛。定神將慈娘上下一望。不由的叫聲：「啊！你……這一句還不曾講完。早是阮大鍼將贊周衣袖一扯。急急的說：『不能承認。』（毒極惡極。）贊周會意。忙忙的搬過良心。却顫顫巍巍的說：『你……你莫非王昺駙馬的孫兒王之明嗎？』大鍼世濟一起站起身來說：『……你原來叫個王之明。慈娘當即連連冷笑。說：『韓贊周你好。你好。這狗才真是瞎了雙眼。我認得你不料你反認不出。』主子來來來。那年五月端陽。你不是同杜勳曹化淳在御園隨駕。我其時年才十歲。杜曹兩個給我一幅鍾馗嫁妹圖。你攀折一枝瑪瑙石榴。與我。你還記得這事沒有？』贊周一想。事是有的。只是此刻不能承認。因搭起著說：『誰同你講這些瑣碎。我猜準你是那王之明。這時阮大鍼趁勢把驚堂拍得轟雷價響。儘著喉嚨喊著：『嚷著一疊連叫了二三十聲。』王之明。王之明。你如不是王之明。還有誰叫王之明。（神情活畫。石上栽桑。）可憐慈娘是百口難分。一時氣急發抖。暈倒在地。嘴裏只笑了一句說：『我那父皇呀。大鍼瞧這情形。不便再問。忙叫唐世濟標了一紙硃諭。硬將慈娘改做王之明。加以逆犯兩字。送

入天牢（喪心害理，毒極惡極）那高夢箕氣忿不過，忙大喊說：「你們這班辜恩賊子，先皇帝何仇於你們？竟將大明一脈的嫡宗正派陷害起來！天如有眼，一定叫你們千刀萬剮，死喂狼虎（應著後書無一完好結果）大鍼揪著鬍子，哈哈大笑說：「瞧是誰該千刀萬剮？誰喂狼虎？左右快將這逆犯冠帶去了衣服，剝了好刑訊他的口供。人衆一聲答應，早是依著穆虎榜樣，先用毛竹大板，後用鐵錘，後用腦箍，夢箕到受刑不過，只大喊先皇崇禎帝，雖係九死一生，口供沒有一字刑部。唐世濟慌了，說這案沒有口供，如何定讞？阮大鍼笑說：「犯人供詞不過是種具文，我們可替他做篇供詞，他不畫供，我們可替他畫供，總歸是結果他們一起罷了（暗無天日，毒極惡極）三人草草議定，當由韓賀周人宮復旨，弘光帝便問：「這慈煇究竟屬真屬假？」贊周說：「主子不必深問，不假亦假，雖真不真，我們三日後擬辦完各種手續，一概勾決。」弘光帝說：「過於草草，恐怕惹起外臣反對，還是斟酌後行（尚有一點天良）」贊周說：「事已如此，且待士英大鍼到來，再說。」君臣兩人正在深宮議論，早是大學士王鐸捧進三起飛章，請問是那三起。第一起是由靖南伯黃得功具疏辨護，第二起是由寧南侯左良玉抗章直言，原來良玉得著功急函，知道皇太子已有著落，忙欲領兵入京，與湖廣總督何騰蛟會商辦法，講那何騰蛟係南都一位柱石重臣，江鄂保障表字雲從，係黎平衛人，記得他母親臨產時，宅前忽裂出一口。



石穴湧出無數的赤色鯉魚，還有條似龍非龍個動物，當時以爲奇瑞，故取名騰蛟，原係將門之子，生成有絕大神力，用一把鐵胎弓，能左右馳射，年未三十，那一副儀表儼若天神，朗目高眉，性情豪爽，上陣喜著爛銀盔，用的是一桿丈八點金槍，騎的是一匹雪片龍駒馬（極寫騰蛟是明末一位出色人員）。在前年張獻忠竄武昌，殺死楚王華奎時，曾其時湖南湖北響應獻忠，獻忠已自稱西王，改那武昌府做天授府，那江夏縣做上江縣，并且開科取士，與北部李闖聲勢相埒（於此忽夾敘張獻忠據鄂事迹，既補前書所不及，又伏後書之前提，脉理分明，先後照應，確確不是閑筆）。若不是姓何的與左良玉兩路夾攻，恐怕獻賊已順流南下，這南都已勢不可守，所以明廷因何左這次戰功，在崇禎末年，晉封左良玉做寧南伯，升何騰蛟做湖廣巡撫，弘光帝即位，又加封良玉做寧南侯，擢騰蛟做湖廣總督，兩人到意氣相投，誓死效忠明室，如今良玉得了慈煥下落，意欲出兵東下，因對騰蛟說明意思，騰蛟因說我公不必鹵莽，現在是馬阮當國，必然是顧全弘光的寶位，必然將這事糊糊塗塗的了，結我們如領兵東下，必然與事無濟，不待兵至南都，必然要生出岔枝，且獻賊在蜀伺隙而動，我公一動，必然賊兵大至，這裏武昌必然又發生戰事（連用許多必然，見得騰蛟明於料事），不是我攔住你，不往因其往，必無功，不如抗直效忠，具封章奏將慈煥南來說得關係天下耳目，或者爲萬一

之緩頰。良玉說話雖如此。馬阮如暗無天日。將皇太子害了。某一定領兵東下。聲詞討罪。騰蛟笑說。且到那時再講。良玉只才依著騰蛟上了一封飛摺。星夜趕赴南都。剛剛得功。那道專摺來。遞良玉這起專摺。又到那知事有湊巧。第三起由揚州史可法又趕進一封專摺。不必交代摺中內容。也是爲慈娘剴切辨護。這日內閣值日是大學士王鐸。先後得了三起飛章。不敢按捺。當即捧了進宮。遞與弘光帝披閱。弘光帝正與贊周躊躇。這事慮有外臣干涉。那知三起飛章都是一種表示。弘光帝閱過。忙說我原講這事不能草草照這情形。還是推位讓國的好。贊周說。何不快傳馬士英。阮大鍼入議。弘光帝略一點首。立派內監飛傳。阮馬二臣。阮馬二臣也就飛的入宮。由御前交下三起專摺。二臣讀了。馬士英却不開口。早是阮大鍼說。擊不定。決心幹不了大事。只一翻案。大事糟了。我們千方百計爲著。何來不瞞主上說。臣爲這件事體心血。用空現在各種供詞。已編排得齊齊備備。甚麼布告。臣民的甚麼宣示。疆吏的連上諭。膽黃都連夜印刷。明日午時三刻就要提出三個要犯。一起凌遲梟首了。一毒極惡極。我爲慈娘捏把汗。弘光帝說。這種辦法未免操之過急。大鍼說。按照大明律例。凡拏獲亂臣賊子。立即正法。我們既依法辦理。愈速愈爲不錯。弘光帝說。那高夢箕。穆虎是可以梟首的。爲最爲最。那個王之明。你們編排他是王之明。大家不承認他是王之明。卽便是個王之明。還要留個活口。何況不是王。

之明那能夠草菅人命。大鍼沈吟。一會說主子莫問臣等自有辦法。却不知道這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弘光帝說朕無他。囑千萬顧郵人言大鍼啞啞答應。牽著士英一起退朝。你道他倆怎樣商量。他倆想想這慈娘非殺不可。竟殺不能。惟有撮些痘藥先給慈娘喫了。叫他不死不活。然後漫漫擺佈他。一俟外面風聲平靜。再下毒手。至於高夢箕穆虎兩個。却在次日午前三刻。提出刑部天牢。由唐世濟勾決。處斬在破鑼破鼓送出的當兒。一般軍民男女有的講昏君無道的。有的講奸臣當國的。有的講殺了姓高姓穆的不算數。那朱三太子早晚也要開刀的。有的講朝廷如殺了朱三太子我們做百姓是不依的。還有的講死口滅了活口猶在難道。一兩個人編排三太子做王之明。我們便承認王之明不是朱三太子嗎。街坊閑言閒語。驀地法場上一通炮響。可憐高穆主僕兩人頭已落地。這叫忠臣義士反落個慘痛的結果。偏是奇冤大獄才去一樁。又來一樁。不上三日。那鳳壽鎮總兵劉良佐。又派兵護送元妃童氏南來。原講童妃家住河南歸德府。父親童觀曾任侍讀學士。姑父陳潛夫曾任巡按御史。却與河南巡撫越其杰有一面之交。一日童觀接到高夢箕急函。緊接上文。知道皇太子已到南都。因找姊丈陳潛夫過來說。某現在是身體病廢不能送女南下。如何是好。潛夫忙說。這事我願效勞。可順便會會新朝人物。要算自投羅網。童觀說若得足下護送。某便放心。潛夫高興非常。一面去

見越其杰那姓越的自然派人護送一面僱定車馬將董妃安頓好了經過臨淮見著總兵劉良佐良佐知道太子有著元妃現又有著忙高高興興的具了一封奏摺特派參將胡連帶領三百名壯健沿途保護威威武武的送至南都既至都城便打聽出不妙消息然既火龍火馬而來又未使中止那參將胡連只好遞上奏本由閣臣收了呈送弘光帝過目弘光帝是全無主張仍找馬士英阮大鍼過來兩人齊說一事照假辦事照假辦不問怎樣且把這董妃并陳潛夫交付錦衣衛獄（一味忍心害理）諸位想想馬阮兩奸既一手遮天那錦衣衛吳人格如何不仰承意旨以真作假但有一層那慈娘南來是與皇位有關係的這元妃係一女流與皇位無涉所以拷問陳潛夫也不用那毛竹大板鐵錘腦箍當時問不出口供由馬阮胡亂定董妃個冒充罪名定陳潛夫個欺罔罪名一并錄錢收入刑部天牢（未知與瘧子慈娘會面否）這件事只待清兵南下攻破南都還有五六個月辰光一起獄囚才得放出（結過兩案）但是清兵南下還要得那三路解決請問是那三路第一路是河南許定國由清廷李建泰去函勾串據聞已得了同意（虛按一筆）第二路是淮北劉澤清前經副使陳洪範疏通停妥早有復書到京爲最韓拱薇陳萬春兩人同洪範分手後即持了清攝政王要函趕至揚州謁見史可法這第三路個史可法却是南都柱石江淮長城不比那姓許的姓劉的沒有價值當

下接過書函先問那南使到京情狀。由拱薇回答個詳細盡致。可法說：「照你講來和議是斷然絕望。好個左羅石抗節効忠，挺然不屈，要算皇明第一個奇男子。欽佩！欽佩！如今陳洪範隻身南下，經過淮北，可順攏劉澤清沒有（問得鈞籤）拱薇說：「攏是攏的，不知他倆講些甚麼。可法笑說：「他既能攏劉澤清爲何不順道過我怕有別的作用（亦能料到）隨又嘆口氣說：「如今是人心難問，我且瞧這書子說些甚麼。當即拆開封函，由頭至尾讀了一過，却又哈哈大笑說：「奇了！奇了！他竟看我做洪承疇第三吳三桂第二了。一轉身便入後與侯方域商議。方域將書閱過，說論南北兵力，他是方張之師。我們是駱蹇之將，只還罷了。爲最馬阮當朝導君於惡，燕雀處堂不知禍在眉睫。我公以一木之力，欲支大厦難乎。其難然而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以某愚見，有一分力，須盡一分（慨乎言之）可法說是極是極。爲今之計，多爾袞既有書來，我們亦當有書去。我的意思，足下是最明白的。這篇文字，須借重大才，方域當即答應取紙援筆，立即稿成書曰：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因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可法待罪南樞，救援無策。師次北上，凶聞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即肆法於市朝，以爲世世者，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乎（揭明大義，誓不降清）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

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仇○而○二○三○臣○僚○均○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乃○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之○猶○子○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望○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僅○允○監○國○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南○都○越○數○日○卽○命○可○法○禩○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疋○逆○賊○（○其○實○滿○兵○入○都○亦○係○五○月○一○日○不○得○不○如○此○著○筆○）○爲○我○先○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黎○庶○且○罷○雉○髮○之○命○以○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震○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者○莫○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之○感○恩○圖○報○已○也○（○將○勸○降○意○竟○作○撇○筆○妙○）○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卽○指○左○陳○二○使○到○北○議○和○事○）○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特○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然○此○乃○謂○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不○討○不○葬○其○君○者○而○言○若○夫○天○下○其○主○自○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時○尙○未○得○慈○娘○南○來○消○息○）○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一○統○之○義○中○原○騰○沸○倉○猝○出○帥○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日○躡○事○春○秋○其○間○特○筆○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某○徵○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

嘗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就來書極力辨駁，以見弘光帝名正言順，且爲彼魯王、唐王、永明王留下地步。）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衣冠自治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明指覬覦非分，并應前書明以太祖努爾哈赤爲建州衛指揮，封龍虎將軍）載在盟府（圖賴不得）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祇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民瞻仰在此一舉（下語極有分寸）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帟，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將爲賊人所竊笑（妙妙）貴國豈其然耶！（前後從略，仍歸總通，不提宣戰，更不提降附，是筆墨之却有斟酌者）

書成由可法讀過，又讀，因嘆向侯方域說我們去書，不過如此。但是我這理注重通和他那理注重宣戰，怕的此書一去在目前，轉要挑動干戈。方域說去書歸去書，備戰歸備戰，我的個人擬往南都，瞧瞧動靜，可法說足下忠於謀國，令史某欽佩，不置。方域脫離史營，單講可法打發拱薇萬春去後，早接著南都飛諭叫他移駐清江浦，可法忙的督兵起程沿途，又得著皇太子南來，及以真作假消息，忙的抗章辨護，那南都自有批答，不在話下，却說史可法不日駐兵清江浦，這回布置又較前稍有變化。

當時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守徐州，賀大成鎮守揚州，王之綱鎮守河南，李棲鳳駐寧睢，劉肇基駐防高家集，張天祿充閣標前路先鋒。另外派高傑做個北伐總攻擊，以其外甥李本身並胡茂楨做他個副手。原講高傑由泗水移駐徐州，如今做了總攻擊的司令，又由徐州移駐歸德。諸位記清這歸德是屬河南省，河南巡撫便是越其杰，其杰部下得力總兵便是許定國。前文不講過的麼？定國與李建成同鄉，原有情感，既得著建泰密書，當即向清廷暗暗投誠，並將兩個兒子許杰、許英送京做爲質押。他是刻刻要誘殺高傑，難得高傑已至歸德，預先的備辦牛酒犒師，然後又選了兩名豔色的妓女一名金寶，一名翠玉，吹彈歌舞，色俱精。高傑原係貪酒好色之徒，今見姓許的送來兩個活寶，豈有不留營受用？但是那姘婦邢氏畢竟有些拈酸喫醋，高傑只受用一宿，到了第二宿，再找兩個嬌嬌，已不知去向，鬧得翻天覆地。好個邢氏挺身出來，說兩個淫貨是俺放了，你要討人不給俺，知道那是不行的。在下編敘到這理，記起一件事來，記得從前畫家畫個艷色美人，旁邊伏了一只老虎，請問甚麼意思，便是這婦女。魔力能降制老虎，照這高傑性格驕橫，臂力兇猛，豈不是一只虎嗎？僞生被邢氏伏住，早打躬作揖的嘻笑。邢氏用指尖刮著臉皮說：俺替你羞了，你要那倆不要？高傑嬉皮涎臉說：你如賞我，我自收受不知。邢氏掉弄甚麼玄虛，忙在後面推出金寶、翠玉過來。高傑不由的攬着邢氏說：我個



親娘能會調弄小子作怪極了（於百忙中夾敘這段趣史是編者一味醒脾）邢氏用手一推下文不知如何（妙妙）但是高傑受了定國這場恭維彼此便拉攏起來合當有事一日定國約高傑晚宴邢氏攔止他不去高傑笑說人家好意思不可却邢氏冷笑說你還睡在鼓裏嗎這許定國不是好人他個行爲你可問問你親生兒子（突然敍出兒子）原來高傑前妻牛氏所生兒子取名元爵今年一十六歲隨父在營他早打聽許定國已送出兩個兒子到京暗中告訴邢氏邢氏早要提起叫高傑提防今因姓許的又約赴宴怕是不懷好意因而提出那高傑是心粗膽大當找兒子不到使嚷說定國鼠輩豈我敵手說罷便跨馬入城原來高傑的營紮在歸德城外許定國的宅子住在歸德城內當下高傑一馬趕到許宅那許定國早笑面相迎請入內園燈燭輝煌羅列些歌童舞妓高傑心裏好不快樂入席既定你一杯我一盞高傑灌得酩酊大醉同來的百十名健壯也被定國部兵圈去犒飲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安排日裏捉金烏姓許的早預有埋伏姓高的却毫無準備那知高傑醉去一聲胡哨四路伏兵齊起可憐一位北伐總攻擊的司令竟死於漢奸許定國手內在下有一句總評這高傑雖係出身闖籍姘合闖妻來路不正然既棄闖投明經史可法曉以忠義二字他到是一意爲明與劉良佐劉澤清不同今日可法派他做前路總攻擊正因他亢直可用不料前抵歸德竟遭暗算許

定國不足誅高傑亦不足惜。只可惜史可法前鋒挫折，明勢益孤，清勢益振。此時高傑既死，兒子高元爵年輕，所有部衆權由外甥李本身代領。巨耐本身與邢氏不對，邢氏打定主張，帶著金寶翠玉兩個娼妓，竟混入南都，幹那烟花營業，也算風流造孽的小小果報。我且不提（寓勸戒之意）單表許定國殺了高傑，北投燕京，由李建泰帶領，引見攝政王多爾袞，好不歡喜。當即加贈一等，等哈番精奇尼巴圖魯，在京聽候調遣（敘過一路）書是一起話分兩頭。在那高傑未死許定國未來的當兒，多爾袞早得著史可法復書，早與洪承疇商量用兵方法。承疇說：這時却非派豫親王親征不可。還須厚集兵力，刻日奏功。多爾袞當說：是的是的。於是即命多鐸帶領過必隆、帥顏保、賚塔、錫罕、顧納禪、米思翰一起南征，並派修養甲修圖賴、預備紅衣大礮十六尊。圖賴的兩個兒子，一名修國綱，一名修國維，年輕氣銳，用做參謀，共計大兵二十萬，浩浩蕩蕩，由京師取道徐海，殺下江南。未知史可法如何抵敵。

方張之猷

大舉之師

傾國南下

何快如之

評曰：上回敘多爾袞致書可法，此回宜緊敘可法復書矣。編者偏不即寫復書，偏生從陳洪範南來轉敘入皇太子並元妃童氏兩案，都由成竹在胸，不肯使一直筆。

慈煊是王之明。非王之明。原係疑案。編者偏要說得千真萬真。猶之明初建文故事。正史與野史記載不同。說部要取裁野史。使人聞所未聞。

以兩大案做個過渡。於西路補敍張獻忠。却爲何騰蛟先描個小影。此伏筆也。妙在不脫左良玉個範圍。又於東路補敍史可法進兵清江浦。却先以一篇煌煌大文做個南北用兵關鍵。遠脈近脈俱提敍分明。

因可法北伐。用高傑充做前鋒。却好兜回前書。好敍許定國計殺高傑一段故事。至於戰史之中。還掉弄筆墨。插寫豔史。則又化枯寂而爲新奇。

## 第二十四回 鶴鎮交綏多鐸小挫 金陵著手由崧成禽

却說豫王多鐸。依例祭過堂子。由攝政王替順治帝訓詞。祝其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諸位記清。這時已是清順治二年。明弘光元的正月。當下豫王多鐸督率一班將帥。并二十萬人馬。軍火錢糧俱係十足。真是刀槍耀日。旌旗蔽天。滿朝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公送出盧溝橋外。然後多鐸拱一拱手。大衆退了。只才由直隸經過山東。到了徐州地界。原講駐紮徐州的是總兵李成棟。見著清兵大隊到來。異常喫緊。一方面飛報閣部大營。一方面嚴排陣勢。預備抵敵。多鐸忙派賚塔錫罕兩將出馬。彼此交鋒。頭

一陣不見勝負。到了第二陣，由修養甲修圖賴架起紅衣大礮，把明兵打得七零八落。李成棟知戰不過，只好退敗下去。多鐸見明兵退敗，忙的揮動大兵，一個個好似出山的猛虎，入海的蛟龍，好不得勁。一路殺來，居然得了徐州各州縣，如豐沛、蕭、碭、贛、榆等等，已是望風投款。行次鶴鎮，却好史可法領著大隊人馬截殺過來。大凡用兵的道理，是在先聲奪人。論史可法是個文臣，也不會使槍弄戟。但是這忠義正氣貫澈天人，他能奮不顧身，為明效力。第一是劉肇基拚命殺出，接著李棲鳳、張天祿也奮勇當先。軍中也備著火礮，早在鶴鎮左右布置停妥。這次清兵遇著勁敵，寶塔錫罕衝殺過來，却被李棲鳳、張天祿兩個截住。那劉肇基早在東邊土山燃放大礮，那礮彈如雨雹一般，打得清兵亂跌亂滾。寶塔錫罕不敢戀戰，慌的撥馬使走好個。劉肇基又在土山上揮動大隊人馬，一起衝下。姓劉的跨著聚紅馬，舞著春秋大砍刀，又是一副淡紅色面皮頂的古銅綠盔，鏡只差個黑臉。周倉彷彿是關侯再世。壯繆重生滿洲的韃子，最崇拜的是關聖帝君（照應前書）如今見了劉肇基，疑惑帝君又助明滅胡（匪夷所思）你想一班將弁，豈有不捨著兩骸飛跑的。其時前鋒寶塔錫罕奔敗回來，這多鐸的大營也就駐紮不穩。一聲潮響，登時早地坍山崩的，全軍震潰。加之李棲鳳、張天祿又分著左右兩翼殺來，只把豫王多鐸并一班將帥二十萬大兵趕退至一百里外。好個劉肇基，又步步為營，節

節進兵不但清營退出徐州連那豐沛蕭礪贛榆等州縣也就一起恢復（差強人意）諸位這一次鶴鎮鏖戰清兵大敗明兵大勝要算得南都第一奇功不但爲南都第一奇功在下編這部清朝全史演義是凡漢族與滿族交戰無不陣陣失敗這一次由史可法紅旗報捷信至南都在南都宜如何獎勵士卒犒賞三軍對於史可法宜如何慰其勞苦對於劉肇基宜如何嘉其忠勇那知弘光帝待著捷音方滿心歡喜那馬士英轉大大搖頭說這分明是史可法虛報戰功借詞索餉（冤哉枉也）諸位聽到這句想該神魂擺掉（怎麼不是）然而奸臣當國明社將亡不如此不足解渙人心敗壞大事當時南都除不行傳旨嘉獎外反格外的措餉不發（不知是何肺肝）原講總鎮劉澤清已受過濟廷運動原待大兵南下迎著投誠這時得著南都有功不賞有餉不發的消息他便從中煽惑在淮北布散謠言激動兵變要曉得兵聽將令將志既更兵心亦變謠言越布越遠那李棲鳳部下同張天祿部下俱已譁變起來史可法急待用好言安慰無如一錢不名不但已譁變的不能制止便是未譁變的也使噴有煩言澤清得了這種真相忙穿信消營約日夾攻多鐸好不得意忙又點齊人馬招呼修養甲修圖賴用紅衣大礮在前敵開路礮彈打到那裏明兵敗到那裏劉肇基力不能支彷彿華容道的關侯又變做麥城敗走的關侯了（信口軒渠）史可法知道大事不妙趕著收兵偏生劉澤清

竟改用滿旗從斜刺裏攻來。一座大營把守不住。只好由鶴鎮一路敗到桃源。又由桃源退回清江浦。但是兵退清江浦。必須趁渡黃河。可憐明兵在爭渡黃河的當兒。被清兵在後追殺。有滾入黃河的。有棄械投降的。這一場惡戰。清兵轉敗爲勝。明兵轉勝爲敗。都由劉澤清從中指撥姓劉的要算個殺才。（結過第二路）但明兵經此大創。士氣不能復張。人心不能固結。史可法當時檢點部將。張天祿已。是遇礮陣亡。李棲鳳已是彈傷左臂。所有十萬兵馬。已是損失過半。當下劉肇基敗回本營。報說淮北兵馬。現已叛明投清。那河南李成棟。亦探明有不穩消息。以某愚見。清江浦是不能扼守。請閣部還趕回揚州。再調兵馬。一方面控扼瓜洲口。與鎮江成犄角之勢。一方面當遣派重兵。駐紮大長六合大儀一帶。以備堵截清兵西去。這裏可由末將獨當一面。可法點一點頭。當即留兵二萬。派劉肇基在此駐紮。時已是三月中旬。清營收降了劉澤清。又乘勢招安了李成棟。你道李成棟因何降清的。便因淮北那起謠言。傳布到徐州。這徐州與河南緊緊交界。前由可法派駐河南的王之綱。同姓李的又屬一氣。成棟既然降清。那。之綱也就叛明歸附。多鐸瞧著。事順。手路。路。途。心。因。和。呼。兩。個。參。謀。修。國。綱。修。國。維。過。來。說。賭。們。這。一。場。戰。勝。前。鋒。已。將。敵。兵。追。過。黃。河。趁。勢。可。以。刻。日。起。程。率。兵。南。下。了。國。綱。未。及。回。言。轉。是。國。維。搶。著。說。以。某。看。來。似。非。萬。全。之。計。萬。一。此。時。大。兵。渡。河。前。面。史。可。法。扼。住。清。江。浦。不。

得。通。過。後。而。河。南。越。其。杰。又。從。後。掩。擊。欲。進。不。得。欲。退。不。能。豈。不。是。腹。背。受。敵。嗎。多。鐸。笑。說。那。可。無。慮。  
那。越。其。杰。倚。仗。馬。士。英。的。勢。力。來。做。河。南。巡。撫。不。過。是。個。草。包。貨。色。怕。他。則。甚。國。維。笑。我。王。但。知。其。  
一。不。知。其。二。其。杰。固。不。足。怕。怕。的。高。傑。個。外。甥。李。本。身。要。替。舅。舅。復。仇。他。部。下。還。有。一。個。胡。茂。楨。倘。然。  
領。衆。殺。來。豈。不。是。個。勁。敵。嗎。還。有。一。層。本。身。亦。流。寇。出。籍。現。聞。流。寇。嘯。聚。老。林。聲。勢。浩。大。李。闖。在。彼。戰。  
不。過。八。王。阿。濟。格。必。然。要。掩。襲。河。南。做。個。根。據。河。南。一。失。關。勢。復。張。李。本。身。再。一。氣。勾。通。那。就。不。可。收。  
拾。以。某。想。來。趁。這。王。之。綱。來。降。嚙。們。第。一。著。先。規。復。河。南。待。個。退。路。然。後。用。兵。南。下。不。遲。這。時。修。國。綱。  
也。就。發。言。說。嚙。們。如。用。兵。河。南。可。先。給。信。八。王。約。他。從。西。路。殺。入。嚙。們。却。從。東。路。殺。入。兩。路。包。抄。必。操。  
勝。算。多。鐸。只。才。點。首。說。用。得。用。得。於。是。一。面。飛。騎。給。信。阿。濟。格。一。面。用。王。之。綱。及。李。成。棟。做。個。導。綫。大。  
砲。一。響。當。即。全。營。拔。隊。撲。攻。河。南。未。至。歸。德。早。是。李。本。身。帶。領。人。衆。一。馬。當。先。遇。著。王。之。綱。李。成。棟。兩。  
人。便。潑。口。大。罵。兩。人。更。不。打。話。槍。來。刀。去。彼。此。早。厮。殺。起。來。李。本。身。畢。竟。本。領。高。強。力。敵。雙。將。一。刀。揮。  
去。却。砍。中。之。綱。的。左。臂。之。綱。負。痛。跑。了。成。棟。也。就。無。心。戀。戰。本。身。更。不。怠。慢。揮。兵。來。追。却。好。遇。必。隆。即。  
顏。保。放。馬。迎。戰。修。養。甲。修。圖。賴。又。在。高。阜。架。起。紅。衣。大。礮。轟。打。過。來。偏。生。胡。茂。楨。觸。了。礮。綫。落。馬。身。亡。  
清。兵。乘。勢。掩。殺。過。來。弄。得。李。本。身。力。不。能。支。只。得。大。敗。而。走。所。幸。高。傑。的。兒。子。高。元。爵。帶。領。人。衆。趕。尋。

本。身。本。身。見。勢。孤。力。單。歎。了。一。口。氣。說。這。歸。德。是。不。能。保。守。越。其。杰。是。不。足。共。事。的。我。們。且。到。南。都。再。作。計。較。（就。此。收。場。）不。提。李。本。身。高。元。爵。檢。齊。殘。部。回。南。單。講。清。兵。乘。勝。攻。克。歸。德。那。巡。撫。越。其。杰。早。賦。逃。之。天。天。溜。得。不。知。去。向。甚。麼。總。兵。李。際。遇。張。摺。彥。劉。洪。起。都。是。些。酒。囊。飯。袋。草。包。貨。色。降。的。降。了。逃。的。逃。了。多。鐸。便。睡。手。得。了。河。南。不。上。多。日。八。王。阿。濟。格。亦。領。兵。來。會。講。那。阿。濟。格。原。駐。兵。西。安。因。前。次。紅。旗。報。捷。之。後。（緊。接。前。書。）清。廷。又。督。他。乘。勝。進。兵。非。勦。滅。自。成。肅。清。闖。寇。不。許。班。師。阿。濟。格。只。得。將。在。陝。一。應。事。宜。交。代。新。任。總。督。孟。喬。芳。自。家。帶。領。大。兵。十。萬。仍。用。進。塔。做。開。路。先。鋒。其。餘。索。尼。葉。臣。褚。庫。仍。歸。大。營。調。遣。既。出。潼。關。並。會。合。譚。泰。姜。瓌。包。抄。老。林。這。時。老。林。賊。衆。愈。集。愈。多。由。蘭。養。成。袁。宗。第。王。進。才。牛。有。勇。先。後。招。致。已。有。三。四。十。萬。李。闖。好。不。快。活。但。是。他。個。活。勇。子。高。一。功。氣。餒。兇。橫。使。酒。罵。人。動。不。動。要。與。袁。蘭。牛。王。拚。個。死。活。賊。衆。也。就。離。心。離。德。還。有。一。層。人。馬。雖。多。餉。銀。缺。乏。因。這。個。緣。故。李。闖。又。添。出。惱。悶。爲。著。何。來。爲。的。那。大。塊。子。金。大。塊。子。銀。都。全。行。丟。了。這。時。不。得。使。用。所。以。又。常。常。發。起。脾。胃。對。於。部。將。輕。則。鞭。打。重。則。殺。劊。一。日。一。功。因。事。忤。了。李。闖。李。闖。性。發。招。呼。左。右。推。出。砍。首。不。虧。闖。妻。高。氏。求。情。早。是。身。首。異。處。諸。位。想。想。幹。大。事。的。到。了。衆。叛。親。離。還。能。够。固。結。團。體。嗎。假。兒。子。李。過。瞧。著。餉。銀。無。出。又。勸。李。闖。納。款。張。獻。忠。獻。忠。是。拒。而。不。納。李。闖。正。在。沒。法。偏。偏。阿。濟。格。的。大。兵。



又分頭殺來北路。是派的譚秦姜瓌西路派的是索尼葉臣褚庫留著準塔做個兩路策應。李闖慌了只好派兵迎敵。那知蘭養成袁宗第出兵向西遇著索尼葉臣褚庫一陣殺敗。王進才牛有勇出兵向北又遇著譚秦姜瓌一陣殺敗。惹得李闖火起提了七十二斤重的大砍刀跨上高頭馬穿出老林無巧不成書適值準塔兩邊策應剛與李闖劈面撞來正是冤家路窄頑熟了把戲不消一合搶的給他一著煞手鏑崩的一聲打中李闖個脊骨登時李闖是抱案逃跑口吐鮮血準塔更不怠慢將手一揮隨帶的大兵一擁殺入却好西路一支人馬北路一支人馬也就同時并進逢人便殺遇馬便砍又劈劈扑扑在老林子裏放起一把火來這一座老林周圍八百里枝接枝樹接樹當時煙燄突發火光燭天好似三國時火燒八百里連營好不利害。說是這樣說那袁蘭牛王四將路徑是熟的早已引著李闖并闖妻高氏闖子李過一陣跑了如問一千闖禍流星跑到那裏下文再爲交代。一妙不諱煞。

一單講阿濟格分兵殺敗闖賊火燒老林正在規畫進行趕前殺賊却好多鐸那邊的專差已來營投函阿濟格聞說阿弟已到河南約他會兵他便留著譚秦姜瓌駐此不動自家却帶領準塔索尼葉臣褚庫分了一半兵隊趕入河南來至歸德見了多鐸不消說得弟兄會面自有一場親熱一方面敘述西征戰績一方面談論南方略談一談往事講一講近情正在整日盤桓忽報許定國勅放了河南

巡撫由京到來。但是定國到來。係奉著攝政王諭旨。原來多爾袞在京。已曉得阿濟格及多鐸兩處戰勝。但是對於多鐸。是要他乘勝立功。做自己臂助。對於阿濟格。是要他久羈在外。不願與他會面。提一筆脈路分明。今著定國前到河南。仍是督促他弟兄倆分頭進兵。不能坐誤時機。不消多講。那阿濟格自然仍帶領準塔各將去追剿李闖去了。按過一邊。這裏多鐸在河南略爲布置。一切善後事宜。交給許定國。他便刻日起程。督率諸將各領人馬。一路浩浩蕩蕩的趕過黃河。光陰迅速。三月已過。四月將闌。原講駐紮清江浦的是總兵劉筆基。可惜這一次的關雲長嚇不走。曹孟德滿洲兵固然是人龍馬虎。那紅衣大礮。又日夜的怒發雷霆。明兵是當著者死。避著者生。由清江浦前抵揚州。不過三百里長一條運河。經不起左一回敗仗。右一回敗仗。不消三五日。多鐸的前鋒已直抵揚州。這時揚州是甚麼布置。聽我表來。原來史可法前由清江浦退回揚州。首先具摺嚴行自劾。并敘明此次戰敗。非部衆不肯出力。實係因軍餉缺乏所致。且劉澤清暗與敵通。李成棟王之綱。又甘心降滿。事出意外。非臣所料。大局如此。惟有趕請朝廷撥兵濟餉。派員協助。弘光帝得了這種警告。全沒主張。當同馬阮計議。大鉞却袖手不言。士英想了一想。說姓史的打了敗仗。不怪自家調度乖方。却來請兵請餉。請派員協助。別的不問。我們且派兵部侍郎衛允文去叫他監督一切。那便得了。弘光帝忙說依卿所奏。

當即派出衛允文前至揚州諸位要曉得草包貨色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允文會過可法可法知道他不濟於事暗地蹀了蹀脚只好拏定主張重行部署這一次部署却派金聲桓駐兵瓜洲于永綬駐兵天長卜從善駐兵六合賀大成駐兵大儀李棲鳳駐兵灣頭還有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汪思誠分別在附郭紮營自家却與在籍侍郎張伯鯨知府任育民嚴守州城安設大小礮壘準備抵敵在這清兵未到的當兒劉肇基已由清江浦敗回入城見了可法可法不講別的叫他帶五千精銳做個各路策應肇基得令去訖却說清營先鋒是賚塔錫罕兩將既至灣頭由李棲鳳出兵抵禦原講棲鳳前受礮傷算是驚弓之鳥與敵人戰不多合早支持不住清兵一擁而上只得下馬投降賚塔錫罕唾手得了灣頭接著顧納禪米思翰劉澤清李成棟領兵亦到四將既到那豫王多鐸的大營也就趕來事不停留當派各將圍攻州城日夜攻打但見清營的礮彈打去城頭上的礮彈還來起初是此發彼停接著一陣緊似一陣那半空中礮彈彷彿流星趕月炸雷穿電城崩又築築好又崩彼此傷亡不計其數多鐸是少年氣銳急欲圖功日夜的騎著五花駿馬揮動令旗前隊人馬打了後隊接著繼上修養甲修圖賴兩個是脫去衣袍赤著身子在火光裏督發礮火整整的血戰七日這日將州城西北角叫做仙鶴驢轟坍了一二十丈由賚塔首先陷城這賚塔姓那穆都魯氏是額駙康古里的兒子驍勇

善戰。當時稱滿洲有兩座塔。一係準塔。從阿濟格西征。李闡早建立奇功。一即賚塔。這賚塔手下還有個猛勇無敵的瑪哈達。他能倒曳奔牛。力舉千鈞。這時首先陷城。名雖賚塔。其實瑪哈達舞動兩枝鐵稍。在前開路。每枝稍計重五十斤。兩枝合重一百斤。你瞧這粗笨傢伙連動起來。那還有人抵擋得住。嗎。閑話休提。這時賚塔入城後面無數的鞭子兵也就蜂擁而上。那諸路策應。個劉肇基還是死命格鬪。一柄春秋大砍刀。是砍得七缺八折。後來碰著催命閻羅瑪哈達。只一鐵稍打落馬下。死於非命。計點在城殉節的除史可法不知下落外（奇聞）甚麼在籍侍郎張伯鯨。知府任育民。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汪思誠。無不自刎身死。參軍何剛。吳爾墳。亦同罹浩劫。最慘不過學宮裏明倫堂上。及影壁前二十四棵槐樹。吊死了百數十個生員。有一個乞丐。花子。還題了兩句白話詩。在影壁牆上。說是家亡國破。吾何忍乞丐。羞存命一條。至於婦女殉難的。越發不計其數。這樣奇忠異烈的舉動。在那稍有人心的。常如何憫惻。那知慘無人理的多鐸。因揚州城崗守不降。反觸動科族思想。抄襲那李自成張獻忠的成文。縱兵大殺十日。殺得雞犬不留。諸位不信。請看前人所撰的揚州十日記。便知在下不曾講誑了。清兵既得揚州。便南下瓜洲。取路過江。多鐸大營駐紮在凍青鋪。葦地有位老人。矍貌長髯。頭戴范陽巾。身穿褐色長衫。跨匹款段黑驢。到營求見（彼何人兮。來得突兀）守衛不敢怠慢。忙引

老人入見多鐸。多鐸本來迷信宗教。見來人容貌服裝。很是不俗。忙獻茶請教。老人說有帝王思想者。不應有強盜行爲。大兵所過。恣意屠殺。與強盜何異。與李闖張獻忠又何異。我非別人。乃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也。（石破天驚瀟秋雨）本擬脫身渡江。再圖恢復。現知人心已渙。天意難回。可速殺我。以成爾孺子功名。（如此結果。與世俗傳聞異詞）多鐸方錯愕。可法又說我自出首。不必狐疑。多鐸因歎說。好個忠臣。好個奇男子。大丈夫去洪承疇。吳三桂。遠矣。（又是映筆）當即解下佩劍。遞給可法。由他自刎而死。可法既死。清廷追諡忠正。諸位這史忠正公。在南都要算得架海金梁。撐天玉柱。他先生一死。眼見南都就亡在旦夕了。（又結過第三路）話說清兵到了瓜洲。那原駐瓜洲總兵金聲桓。已先期渡江。多鐸見無人阻擋。忙招呼多備木筏。張著燈火。大吹大擂的容與中流。比及黎明。天忽大霧。駐防京口的係鄭鴻逵。同那楊文驄。姓鄭的係鄭芝龍個胞姪。姓楊的便是桃花扇戲曲裏面的要人。一駐金山。一駐北固山。其時大霧漫天。鄭楊二人是按兵不動。那知清兵二十萬。已完全的殺過江來。俗說鎮江鑰匙南京鎖。這時清兵得著鑰匙。走去開鎖。必然是馬到成功。不必交代了。但是弘光帝與馬阮一班人物。在南都又作何勾當。有何準備。聽在下細細叙來。（補叙萬不可少）自從慈娘董妃收入天牢以後。弘光帝心坎子裏好似落下一塊石頭。滿擬這半壁江山。可以穩坐。

甚麼軍國大事。一概置之不理。多方百計搜括財財。借口是籌餉練兵。其實毫無其事。所得的金銀。儘管大興土木。起造宮殿。採選秀女。裁製綺羅。日夜的由阮大鬚子編串戲曲。自家得意的。燕子箋。逐齣排演外。又雜取王敬夫的杜陵春。徐渭的四聲猿。湯顯祖的牡丹亭。及最新時的桃花扇。在宮中演唱起來。把個弘光帝喜得眉花眼笑。大學士王鐸寫得一筆好字。在戲臺左右題著。上下楹聯。說是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樂是樂極了。那知清兵未到以前。南都早受了個大大恐慌。你道甚麼恐慌。便是寧南侯左良玉引兵西來。諸位這左良玉不是駐兵武昌。爲明室西路的保障嗎。何以要引兵犯闕。第一便爲慈煥童妃兩起案子。聲言弘光帝謀占大位。有心陷害。第二便爲馬阮當國排斥正人。冤殺光時亨。周鍾。雷縉祚等。擅翻先朝成案。起復逆璫。第三又爲著君昏臣奸。窮奢極欲。如不改變大政。方鍼國亡無日。所恃理由。原不荒謬。所以毅然決然。由武昌刻日起兵。那個同城總督何騰蛟出面勸止。只是不應。幕友有個柳麻子。名叫柳敬亭。善於演唱小說。當將三國演義上衣帶詔道。遙津兩段故事。講得淋漓透切。期在感動良玉。那知良玉把柳麻子一脚踢得不知去向。早是大兒子左夢庚過來。說我父掣定主張。何必顧慮。要去便去。不將馬阮兩個頭顱砍了。不必回兵。良玉忙說是呀。呀。當下開發六百號大船。裝載了三萬水師。扯起帥字大旗。揚帆東下。舟過九江。又邀約該處巡

撫袁繼威。繼威不肯部兵。便進城。放起火來。適值東南風起。無數火鴉。火鴿。順風飛撲。上船將船篷延燒。良玉一急。當使吐血。不上三日。竟會一命嗚呼。但是良玉死了。兒子夢庚。如果是識時務的。使該掉轉帆。就此收場。偏偏他秘不發喪。一路衝殺下來。其時南都得著警報。早調靖南伯黃得功駐兵荻港。這得功不是在前由史可法派駐廬州的嗎。廬州至荻港。路却不多遠。所以刻日即到。會記得得功與良玉交情十足。先前與良玉一起出關。後又與良玉一起起復。左既封侯。黃亦封伯。便是慈娘南下。黃也會給信與左。可算是患難交情。沒有點意見不合的。何以今日調黃拒左。這得功便慨然應命。諸位不讀過三國演義。那一段古城相會故事嗎。屢引三國演義。總是清太祖造下餘波。張翼德與關雲長是在桃園結拜過的。只要意見不合。尙且以兵戎相見。何況良玉公然稱兵犯闕。還傳布些聲討檄文。得功又何能瞻徇私交。所以。他由廬州趕到荻港。截住左良玉東下的師船。再一打聽。那老盟兄良玉已死來的主帥。是他兒子左夢庚。當下更不客氣。便以軍火從事一場惡戰。把夢庚殺得倉猝逃跑。還因爲故人情誼。不去追趕。就用個紅旗報捷信至南都。馬士英與阮大鍼非常得意。早是盧張戰功在弘光帝駕前。力保黃得功。當下加封得功爲靖國公。叫他移駐安徽太平府。爲南都近畿保障。不在話下。——補敘前文。正是緊伏下文。——但是南都因受這次恐慌以後。君臣們不加警懼。反益發猖。

狂起來。對於宗室益加禁錮。如唐王、聿健、魯王、以海，是刻刻提防。他倆勾結朝臣，又刻刻提防朝臣。意思別有傾向。重用太監韓贊、周靈、九德，并福府千戶常應俊、田成、張執中等，做個耳目。這班耳目，又與馬阮結合一氣，仰承意旨。這時朝政是紊亂不堪。外間雪片的告急本章，擱置不理。日夜的絲管嗽嘈，鑼鼓蓬撲。那知宮裏儘著愉快。清兵已偷過鎮江（一筆兜轉）由龍潭進撲太平門。弘光帝正在瞧那燕子樓戲齣。一生一旦，跳躍出臺。猛的常應俊、屈尚忠大踏步從外面跑來，氣喘吁吁的，只嚷著說：不，不，不好了。大清的兵已殺入太平門了。只這一句，彷彿半天空中打個霹靂，把個弘光帝嚇得魂不附體。登時戲臺翦羅，滿宮裏是鴉飛鵲亂。太監韓贊、周靈、九德原站在弘光帝旁邊，見皇上獨立不動，忙將御袖一扯。弘光帝只才復了知覺，嚷聲我去，我去。隨即除下御冠，解帶寬袍，換了行裝，別話不問。只問聲朕的坐馬，可曾預備。靈九德忙說有的有的，忙叫常應俊、屈尚忠在槽頭牽過一匹高頭大馬。鞍轡肚帶是結束現成，摘去鸞鈴，急急忙忙的將弘光帝捧著上馬。記得這日是五月初八個半夜，月色已盡黑。魑魅的出了宮門，由通濟門趕往太平一淘兒去。依黃得功，我日暫緩不表。單表清兵闖入太平門。那總督京營是忻城伯趙之龍，得著消息，早趕過棄械投降。甚麼魏國公、徐文爵、駙馬都尉齊贊元、靈壁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以及滿朝文武，聽說清兵已到。



弘光帝出亡，無不商議商議，奉表稱臣。還有那臨淮總兵劉良佐，高傑的兒子高元爵，亦在這箇當兒。先後趕到，風雲變換，氣象一新。當下豫王多鐸升坐在慈禧殿，延接諸臣。因問你們主子跑往那裏？那兩個欺君誤上的奸賊馬士英、阮大鍼，又跑往那裏？衆臣齊對不知。轉是劉良佐說：「某打聽清楚，現在馬阮兩人係擁著御林軍，挾著皇太后一起逃往廣德去了。還有唐王聿鍵、魯王以海，也是向南逃走。却不起多鐸笑說：「他們逃走也不過甕中之鱉、釜底之魚，這却無大緊要。」一語撇開，一啗爲最問的。由崧現往那裏？劉良佐因說：「聽講他是從通濟門逃跑的，多鐸點一點頭，當招呼賚塔錫罕過來說：「嚙們從東路來，這由崧必不往東路去。馬阮等既從南路去，顯見與由崧分做兩歧。以嚙想來，這由崧是必逃往西路。這時賚塔因問：「良佐，說你知道西路有何重兵？有何健將？」良佐說：「現在西路太平府有靖國公黃得功駐兵，由崧西去一定是往依得功。多鐸說：「不錯，不錯，因命劉良佐同賚塔錫罕趕領大兵五萬，速往太平。將由崧務必捉回。三人得令，忙的催動大兵，殺上前去。諸位由南京到太平這一條路，不過百數十里，經不起風馳電掣。儘日趕到，但是清兵到了。弘光帝又待如何說也可憐。這時黃得功兵祇二萬，他因前番在荻港決戰，右臂受傷，現值五月天暖，身著葛衣，手膀還用白絹紮住。一見弘光帝帶著韓贊周、靈九德常應俊、屈尚忠四個跑來，喘吁吁狼狽不堪，忙由馬上滾鞍下來。君臣相

見抱頭大哭得功說陛下錯了若是死守南都臣等猶可爲力此時將在那裏兵在那裏單靠太平這兩萬防兵何足濟事弘光帝嗚咽著說這事須卿救我得功未及答言在這個當兒忽地一騎飛馬跑到報說大清兵已離此不遠一句不曾講完得功慌了急得一把手將由崧曳過由江岸跳入船艙忙抽出令旗站立船頭說時遲那時快那個劉良佐已搶先一馬趕到大呼得功名字說你可速降不的抽出名富貴得功嚷說你叫誰降你這負心賊子可憐這一句話還沒講完不隄防一枝冷箭颺的射來不偏不斜恰中得功喉管得功登時栽倒心底明白知道軍心已變不可收拾忙即丟下令旗拔出箭枝取佩刀自刎（一個好漢）諸位這放冷箭的是誰便是蕪湖總兵田雄何以知係田雄因這田雄射倒得功即由江岸跳下船來搶入內艙扯住弘光帝彷彿挾隻公雞一般輕疊巧翻的又蹦蹦上岸碰見劉良佐一起趨入清營向賚塔錫罕報功那瑪哈達到有點血性瞧這田雄賣主求榮走上來照準田雄右頰便是一個巴掌這一巴掌不打緊却打落五個槽牙田雄一閃滾跌在地（該的該的）依瑪哈達性起還要給他一頓拳脚轉是賚塔喝止住說不許動手瑪哈達才痛著張嘴走開賚塔安慰田雄兩句叫左右將由崧拘押後營不再停頓趕著掌著得勝鼓轉回南京在下趁手交代這由崧不上半月已是病死有的講中毒身亡有的講猝然變故後人有詩爲證

金陵漫說帝王州。半壁江山一歲周。曲院鸚哥呼小字。春燈燕子悅名優。寧南跋扈先期死。關部孤忠與國休。馬阮不知何處去。深宮愉樂付東流。

這裏南都既破。由崧既得。算是大功告成。但在清兵入城各事未定的當兒。却有一般志士。做出些驚人舉動。只可惜所謀不成。那一般志士。想著國都已破。南方無主。便糾集成千上萬的人。搶入刑部。適值刑部尙書唐世濟衣冠結束。預備出外。迎降大家。遂一擁上前。揪住世濟刀棍。齊施將他打砍。做肉泥。應前死喂虎狼。然後闖入天牢。是重罪獄囚一齊放出。那慈煇及童妃陳潛夫也。便遇救出來。慈煇是喫過癩藥。不能言語。大家狠爲失望。然既已救出。預備去找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做個大大的謀主。誰知鄭氏父子已脫離南都。清兵已滿城密布。彼此相顧不得。各鳥獸散。所有慈煇童妃也就失落。不知去向。如今事體大定。由多鐸得意洋洋的。用個紅旗報捷到京。

王師飛渡

江南底定

豈曰人謀

實由天命

評曰：人皆知清兵南下。勢如破竹。不知鶴鎮一戰。劉肇基實立有奇功。如此奇功。而南都反斬而不賞。反聽奸人之言。措發兵餉。激成大變。劉澤清布散謠言。固屬可殺。然吾謂殺澤清不如殺馬阮。

將敘清兵南下。忽又折入勦闖一段。却以八王十王約會做個絕好關鍵。

史可法扼守揚州。或有責其不能經遠者。然而四鎮驕橫。經許多激勵。始能聯絡。不意二劉皆面從心違。高傑又以鹵莽敗事。徵兵不齊。徵餉不濟。守一隅且難冀其經遠。除非化身千萬。才可成功。只這事如何做到。

左良玉稱兵一段。是專爲得功寫照。非徒爲得功寫照。爲由崧之逃。此伏案也。

叔寶隋煬之亡。國亡於全。無心肝。由崧荒淫視陳隋。尤其當大仇未復。大敵當前。竟日事酣嬉。授權馬阮。無何國破家亡。求庇得功。得功遇害。身遂遭擒。自貽伊戚。夫復何尤。

## 第二十五回 破軍星落魂九宮山 黑煞神竄迹四川路

前文講到清兵攻克南都。趁勝捉住由崧。致於死命。大功可算告成。雖經一班義士謀立慈娘。總歸不能成事。這時魯王以海唐王聿鍵在逃。在多鐸眼光看來。不過視爲漏網之魚。喪家之犬。好歹大兵殺去。何患長江以南。不剎日肅清。當即權駐南京。用個紅旗報捷。這捷書到達燕京。恰好阿濟格那邊也將闖寇窮蹙的情形具報。清廷在下。這時這枝筆只好撇去一邊。再叙一邊。單表阿濟格前在河南。同多鐸分手以後。立即督率大兵向湖北進發。這湖北一省中貫大江。江以南便是武昌。江以北荆襄一

帶無非是朝闖暮獻。獻至降闖。闖至降闖。語能扼要。記得李闖由老林一戰失去窠巢。携著家小同蘭袁牛王四將一路南奔。卻好高一功郝小旗已先占住荊州。這荊州原受過張獻忠兩次蹂躪。讀者注意。後書便補叙明白。一獻忠殘殺不够。又加著闖兵殺來不知百姓有何罪孽。應該遭此浩劫。李闖既到荊州。一般荊州百姓沒有不變做流寇。朝降八百。暮降一千。越聚越多。李闖的聲勢依舊浩大。但有一層烏合之衆。不能抵節制之師。闖賊據守未久。清兵早追殺前來。先鋒準塔好不利害。那一套煞手鋼打得高一功郝小旗不能還手。諸位必有一句駁我前講。郝小旗膂力過人。高一功又驍勇。蓋世何以與準塔交鋒。只是有敗無勝。要曉得準塔的利益不徒在有勇。而又在有謀。有兩次一功小旗衝殺出來。遇著準塔用些埋伏火銃。齊發硬弩。齊施把兩將弄得身受重傷。幾被擒捉。諸位必然又要詰問。在下那蘭袁牛王四將何以不出馬接應。要曉得前書交代清楚。一功與四將大大不和。加之李闖時運倒。敗性情猜疑。所有蘭袁牛王也不肯拚死効力。爲後降明張本。閑話休絮。這日清兵圍攻荊州。李闖方踞坐行宮。大發脾味。在那裏剝人皮肉。挖人心眼。刀割劍攢。鬧個不了。驀地轟天霹靂。狼烟礮發。李闖只一脚踢翻坐案。慌的提刀跨馬。開城南去。李闖去了。那一班闖將及闖妻闖子也。就棄城逃跑。清兵得了荊州。見是一座空城。不復留兵駐紮。當由阿濟格將令旗一揮。忙的人龍馬虎。

追殺上前。清兵追得緊，闖兵跑得快。清兵是越添越多，闖兵是越跑越少。這是甚麼緣故？因為賊衆已離心離德，與其附闖，逃跑不如降清。苟活好在阿濟格要擒賊，擒王樂得沿路招安。以孤賊勢趕到夏口，李闖早駕起船隻，沒命的飛渡漢江。部下來得快的，爭過渡船，來得慢的，無不棄械降清。但是茫茫江面，所有船隻都被闖衆劫去。大兵只好望洋而歎。我且攔過一邊，單講對岸的武昌。此時已剩了一座空城。何以剩座空城？因爲寧南侯左良玉已故（緊跟前書叙起）他個兒子左夢庚又在荻港打了敗仗，算是全軍覆沒。其時湖廣總督何騰蛟因左軍覆沒，方在維持殘局，收拾餘燼。不料事未就緒，又得南都覆亡的確耗，可憐姓何的進退維谷，方寸無主，欲去武昌，又恐失了長江險要，欲留武昌，無奈南都已失大勢，瓦解頗聞。國內義士有擁立朱三太子消息，騰蛟只有急其所急，揮兵東下。意在與鄭芝龍、鄭成功父子聯合一氣，以圖重整河山。光復舊物。從五月中旬，騰蛟便由武昌拔隊，留那湖北巡撫傅上瑞屯駐此間，以防獻賊東侵。闖寇南擾，那知事出意外。騰蛟才到九江，這裏李闖已引賊奔至。傅上瑞是調兵不至，遣將不來，眼看一座空城，竟落於賊人之手。話不煩絮，李闖既攻據武昌，隨時高一功郝小旗并蘭養成、袁宗第、牛有勇、王進才，也就陸續趕至。闖叔李二綱、李三維、闖妻高氏、闖子李過，還有那愛將劉宗敏，無不抖擻精神，洋洋得意。一班豺狼虎豹，又嘯聚武昌，大開大合，氣燄復張。

原來寧南侯邸。即是張獻忠的宮殿。張獻忠的宮殿。即是前明楚王華奎的府邸。先前獻忠害殺華奎。將全城百姓屠戮過半。前書交代明白。彼時獻賊改武昌做天授府。改江夏做上江縣。如今李闖到了。又復佔居寧南侯邸。仍用大順皇帝名義。改江夏做瑞符縣。在編書的看來。維時胡運當興。天命已改。獻忠却無福消受。自成更晦氣。臨宮一班。闖禍流星。已是離心離德。團體不能固結。結果不其然。李闖坐席未煖。那清兵已由夏口殺來。何騰蛟又從九江殺來。書是一起。話分兩頭。先說何騰蛟兵至九江。接著前路探報。知是弘光帝由崧業已遇害。太子慈娘業已失蹤。現在豫王多鐸據定南都。聲勢浩大。未可小覷。姓何的心下一想。我此來本爲聯合鄭氏父子。擁立新君。如今慈娘既然在逃。鄭氏父子又不知下落。與其進戰失利。不如退守。圖功古語說得是。爭天下必據武漢。我還是在扼守武漢。以待時機。好在大明皇室不乏嫡派。宗支由崧雖亡。慈娘雖逃。必有繼起。宗室以倡義起兵。力圖恢復。伏下魯王。唐王永昌帝。接續起義。主張一定當即返旆。西行。遼程並進。比及半途。恰好巡撫傅上瑞劈面迎來。騰蛟見上瑞趕來。知道武昌有變。問明端的。因對上瑞說。那李闖不過是釜底游魂。燭火之光。何足爲懼。事不宜遲。我們須掩其不備。趕殺上去。一聲令下。早是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的撲向武昌。未及省城。只見郝小旗已領著一支賊兵。撥馬迎敵。騰蛟是奮起神威。不消三五個回合。早將小旗活捉過來。小

旗失敗。隨後高一功又舞動兩柄銅鎚，放馬來戰騰蛟。原說騰蛟長於騎射，能左右開弓。此時更不打話，磕定雕鞍，取過鐵胎弓，抽出金批箭，手眼快，一聲嚷著，只見一功右手舞的銅鎚，已滴溜溜圓滾滾落地亂轉。一功叫聲不好，誰知那坐馬後股，又被騰蛟一箭射中。那馬猛然一蹶，竟把一功掀跌下來。騰蛟瞧見，趁勢揮動戰卒，將一功捆縛過來。諸位這一功，不是闖王部下獨一無二的驍將嗎？論騰蛟與他鬪力，怕是不決雌雄。為最姓何的神臂善射，所以馬到成功。但是一功被擒，以後騰蛟忙用些好言安慰。一功也就棄暗投明，誠意納降。不但他自身納降，還說我個姐姐我個外甥，都可由我招來。至於蘭袁牛王四將，不須別的，只要郝小旗一聲招呼，都可聞風而至。騰蛟說這事果真的嗎？一功說如何不真？忙的折箭為誓。騰蛟大喜，立將郝小旗鬆下繩，縛招呼過來，說明底細。原講小旗冒著父親搖旗名姓局外的人，以為他是搖旗局中的人，知道他是小旗。這小旗因蘭袁牛王四人是他父輩之交，平日感情不惡，由小旗去勾結四賊，那四賊焉有不來之理。話休重複，當下一功小旗受過騰蛟吩咐，急急的趕回省城，裏裏外外串通，只把個李闖曠得定定，蒙在鼓裏。可巧李闖又腦病大發，閉著眼睛，便有無數冤魂纏擾，睜開眼睛，又沒有金銀使用，知道清兵又殺過江來，明兵又緊逼城下。一功小旗又戰敗被擒，他的心腹，只有愛將劉宗敏，到得煩惱不過，只好招呼宗敏過來，商量主意。宗敏一見



李闖便慌慌忙忙說。大事不妙。如今裏裏外外沒有我王的心腹了。怕的皇娘太子。也會變么了。李闖不聽。猶可一聽了這話。一縱身趕入內宮。來找渾家高氏。已經不知去向。再喚蝦蟇。李過。李過亦溜走失踪。李闖急得躁脚。復派左右去招呼蘭養成。袁宗第。牛有勇。王進才。誰知一去不來。一千人都被高一功。郝小旗。撮弄走了。李闖真個無明火發。拔出寶劍。逢人便砍。躲不及的。無不腦袋滾地。腸腹迸裂。還是宗敏膽大。一把抱住李闖。奪去寶劍。說我王還不快走。更待何時。李闖只才定一定神。趕即離了偽宮。提起大砍刀。跨上高頭馬。在這鴉飛鵲亂的當兒。宗敏又招呼二綱三維。並若干賊衆。一起出城西行。這裏闖賊西行。那裏何騰蛟。早一鼓入城。清兵正在攻城。見城頭上。徧插大明旗幟。一時不能得手。只好退兵。仍駐夏口。我且由他書儘一邊。叙講那李自成。提刀上馬。宗敏及二綱三維。緊緊隨著。沒命狂奔。行至延寧。部下賊衆已逃走一半。及到蒲圻。又在一半中逃走了七成。李闖這時彷彿是喪家之狗。落湯之雞。那裏還成個模樣。趕過通城。猛擡頭。瞧見一座大山。這山高插雲表。氣象險惡。李闖對劉宗敏說。俺聽講水滸上有座梁山泊。聚集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有個及時雨。宋江。橫行一世。是真的嗎。許久不提水滸。至此忽然提及。趣語趣文。宗敏忙說。真的真的。李闖笑說。如此俺權且做宋江。你權且做個智多星。吳用。在此落草罷。始終不離本行。宗敏答說。沒有去處。只好如此。

當下問問賊衆。有的曉得此山叫做九宮山。山上有座大廟。叫做九天玄女廟。李闖聽了。忙的領了賊衆。一馬闖上山去。進得廟門。只見大殿中間塑著一尊九天玄女娘娘神像。李闖下馬登殿。端詳一會。嚷說好個美貌娘子。如今俺的皇娘高氏走了。那娼根邢氏久已在逃。正缺少個壓寨夫人。你不嫌我。我就把你這泥娃娃。權且當做渾家罷。（匪夷所思）語言未了。不覺眼前進出無數火星。火星過去。彷彿崇禎帝后雙雙的繫著巾巾到了。還不算數。那班腦箍炸死的。沒有不突睛吐舌。踉蹌現形。最後是曹操羅汝才。惡狠狠的持刀上前索命。（借此總映前書）李闖腦海一亂。一個咕咚栽倒在地。宗敏慌了。忙搶上前扶他坐起。一會工夫。李闖將獨眼楞睜了一瞧。然後歎說。局敗如山。倒時乖。鬼弄人。俺在這裏是不能穩住了。宗敏說怕的我王適才言語觸犯神道。那神道顯出甚麼威靈。李闖只是點頭說是呀。是呀。隨即一翻身。匍匐在地。連連碰頭說。前言一概取銷。菩薩活菩薩。俺從今把你當做老娘看待如何。（愈說愈奇）闖賊碰頭已畢。又忙叫宗敏並二綱三維跪地碰頭。三個只好依從。從此一班零星闖寇。便嘯聚在這九宮山。九天玄女廟裏。但是糧餉無出。不無要東搶西劫。合當破軍星的煞運。告終這日。天陰落雨。李闖惱悶萬分。掄大砍刀。嫌得粗重。換了一枝鐵稍。忙叫左右在槽頭牽出高頭大馬。跳身上去。將手一招。有一二十個嘍囉。跟出廟門。跑下山來。胡亂向西北掠。

食那知村。斷炊煙。家家閉戶。搜尋一會人影。毫無李闌。急了。又撥馬轉過村。穿入樹林。原講天陰。落兩山路。滑遠不提防。一交跌倒。坐騎溜韁。李闌慌了。急急從滑地爬起。丟了鐵稍。去趕坐騎。幾個樹樑。一轉彷彿。陰風瑟瑟。前面晃蕩。出個黑影子來。闌賊不睜眼。猶可。只一睜眼。便是曹操羅汝才。勒着柄快刀。披頭散髮。跑來索命。非是在下好談神話。如果作惡的。沒有報應。在下也會丟掉筆桿。前去殺人。放火。幹那強盜勾當了。無如明有人言。暗有神鬼。諸君不信。請看生龍活虎。一個蓋世魔王。已被冤家迷伏在地。應前第十七回書。這個當兒。却轉過兩個劊子手來。這劊子手却是兩個村農。一叫趙乙。一叫張三。一人奔把鐵鉞。瞧著闌賊昏跪在地。張三說。這人是個大頭腦。趙乙說。不錯。不錯。一定是從九宮山來的。且待我孝敬他。一下子說著。輪起鐵鉞。兜頭一斫。只這一斫。可憐一位破軍星。已變做破頭星了。張三趁狠。也就舉鉞。斫來接二連三。你一鉞。我一鉞。兩人正斫得起勁。忽地遠遠有人喊叫。口稱大王那裏。兩人一嚇。棄鉞飛奔。不在話下。單表衆嘍囉跑來。見闌王腦漿迸裂。體無完膚。也。不及兜拳。凶手飛的凹山報告。俗說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劉宗敏和李二綱。李三維。商議商議說。這九宮山斷斷不能安住。依宗敏意見。要去投降。降明帥何騰蛟。好與高一功。郝小旗會合一起。二綱三維。却不以爲然。說我們一輩子也斫殺够了。白鴿子要往與旺處飛。你瞧牛金星。宋企郊。不是翎頂。驪

燈做著清朝命官嗎？以我倆愚見，與其投明，莫如降清。宗敏不復推敲，也就滿口答應。當即離了九宮山，越過武昌，不走取路，竟往夏口。既到夏口，直奔英王阿濟格的大營，報名投降。不消說得阿濟格自然升坐大帳，立召三人問話。三人將李闖身死、畏威投誠的來意，敘述一遍。那知阿濟格不動聲色，笑對宗敏二綱三維說聲：「啫，要同你們借個物事用用。」（奇特）三人齊問：「是何物事？」阿濟格又笑說：「便是你等三顆腦袋。」（該的該的）三人嚷說：「這腦袋如何借得？」阿濟格忙把臉色一沈，坐案一拍，說：「不借也要借。左右快替嚙將這三顆狗頭砍了一聲令下，不更停留三個闖禍流星，早是身首異處。」（了結闖賊一段公案）阿濟格見砍了三賊，忙用個紅旗報捷。那捷書敘述自家何等謀略，何等戎韜，如何闖賊授首，如何餘孽伏誅。這連篇累牘的浮詞，無非想重擁兵權，權當一面。不料捷書甫經發出，偏生旗牌官慌忙入報，說是肅親王豪格前隊已來。（接得緊湊）諸位知道，豪格前來是種甚麼意思？原來攝政王多爾袞在京已連得多鐸及阿濟格兩處戰爭確信，但是南都已定，由松已得。對於多鐸方面，聽他大權獨攬，不生疑問。爲最阿濟格多年在外，雖係戰事得手，闖亂就緒，究竟這個哥子心術難測，萬一滅了闖寇，再指兵西向，那四川是個天險要地，假如阿濟格殺退獻忠，據住蜀都，舊有異志，豈不是國基未定？反發生家難嗎？想了又想，當招呼大學士洪承疇過來，說明心事。承疇沈吟

一會說莫如以平闖事宜責成。英王以征獻事宜決付肅王。還有一層英王倚重的不過是前鋒準塔。如今肅王征獻不妨將準塔指調過來。那就得了。多爾袞點首稱善。於是立召肅王豪格入見。叫他統兵征川。原來豪格素懼九叔多爾袞。前次太宗賓天。他本不敢覬覦大位。不過因八叔阿濟格指使。意思不免活動。及受多爾袞一番抨擊。早已死心塌地的不生妄想。不但不生妄想。而且對於博爾濟吉特后非常恭順。對於九叔格外是奉命維謹。九叔與皇太后秘密行爲。那是大家知道的。豪格只諱而不言。所以多爾袞也就瞧得起他。這時承疇提及用他西征。多爾袞是沒有推敲。當命他領兵十萬。并派李率泰鄂拜。李繼學李國翰石恆年彭年及驍將佛尼勒隨征。豪格當用佛尼勒做了開路先鋒。這是甚麼緣故。因爲佛尼勒英年好勝。能力舉乾清門口的石獅子。善用一柄三環大砍刀。據稱在百萬軍中會取上將首級。在下且莫恭維他。看他受了豪格節制。領隊開行。由燕京取路。徑到夏口。既到夏口。依禮來見阿濟格。阿濟格好不耐煩。忙嚷說。現在闖賊已平。嚙在此正守候朝旨。抵備征川。又要虎口來此何幹。佛尼勒忙欠一欠身說。此是朝廷主意。阿濟格又嚷說。甚麼朝廷不過多爾袞瞧嚙不起。且待虎口見嚙。再說閑話免叙。隔日豪格到位。恭恭敬敬的來見八叔。彼此握手抱腰。已過阿濟格還未開言。豪格便問準塔。現在那裏。阿濟格笑說。問他則甚。豪格說。姪兒已帶有朝旨。叫他隨姪征。

川阿濟格說那○可○不○行……那知叔姪正在爭論那準塔已開信跑來豪格取讀朝旨好個準塔不問阿濟格肯與不肯早喏喏退出去結東他的軍隊諸位我有一句交代這裏阿濟格是按兵不動快快不服那裏豪格已統領十萬大兵改用準塔做了第一路先鋒佛尼勒却做第二路先鋒自家大營也就陸續開拔浩浩蕩蕩殺奔夔州這夔州是四川第一重門戶請問那黑煞神張獻忠現在四川幹些甚麼說來話長這一位蓋世魔王自從那年在大名府與曹文詔一場惡戰（遠接第十五回書）打破城池大得勝利他想一山不容二虎當即脫離闖籍夥結那射場天革裏眼左金王一路殺向南來原帶流寇五萬誰知沿途集合部衆越聚越多殺到河南有賊十萬殺到湖北荊州有賊二十萬但是獻忠破了荊州又得著四員驍將一名孫可望一名艾能奇一名劉文秀一名李定國四人也算闖禍流星趁著年荒世亂徧地刀兵也就在荊門山嘯聚打家劫寨放火殺人却值獻忠打破荊州四個人便來投帳下獻忠瞧著四人年紀輕輕趕起氣昂昂使些刀劍棍棒都給門路因說俺要同你們小夥子結拜兄弟狠不上算不如都給俺做個兒子一起改姓姓張好是不好四個雜種不約而同納頭便拜口稱恩父獻忠哈哈大笑說你們可曉得你老子的脾味最愛殺人嗎你們會殺人你老子便瞧得○起○你○不○會○殺○人○你○老○子○便○瞧○不○起○你○（這種庭訓千古罕聞）四個雜種穢兒聽了這句從這日起

便刀不離手。逢人便殺。始而殺的平民。繼而殺無可殺。又殺到自家賊類。有的砍去腦袋。有的斷去手脚。有的挖眼割鼻。有的破肚牽腸。還有的抽筋剝皮。但在這殺人如麻時。會却來了一位老神仙。這老神仙姓陳名么。係河南鄧州人氏。自小做賊。逃上終南山。在一個深洞裏。找到一位綠毛鼯鼠。眼珠碧綠的人物。心以爲仙。便磕頭搗蒜。苦苦求仙人度脫。那仙人說是你這業障塵緣未滿。我給你一卷仙書。你可喫著不盡。陳么歡歡喜喜。叩謝下山。開卷一看。都是些稀奇秘方。急回家依方試驗。無不奏效如神。其父不以爲然。以爲他妖術惑衆。待他出外。取出仙書。用火焚燒。燒得快完。陳么從外面趕回。連搶帶奪。只奪下四頁殘書。但這四頁奇方。也就巧妙無窮。陳么想著家鄉不可久留。不如混迹江湖。在外一混二三十年。鬚鬢有了。偏偏混在張獻忠帳下。做個粘土塑像的匠人。這粘土塑像。不過借此爲由。其實他藏著秘方。這日。陳么瞧那被刀戳劍砍的人都還。可以救活。急急忙忙的搬了一口大鍋。在自家住屋裏。放好鍋裏。倒些清水。鍋底架些木柴。柴燒烈了。水煎沸了。不知施些甚麼。手術急用。木棍子在水裏亂攪。攪著攪著。起了粘絲。却被賊夥。瞧科飛向獻忠帳下。報告獻忠。不容分說。叫將陳么推出。砍首。陳么嚷說。大王殺我不打緊。可惜把萬應神膏毀了。獻忠說。你講甚麼。屁話。陳么說。小人絕不放屁。這神膏能使死者復生。斷者復續。如其不信。可當面試驗。獻忠真個叫賊衆擡些斷膀。斷

臂。缺。頭。缺。脚。沒。眼。沒。鼻。的。身。段。叫。他。醫。治。說。也。奇。怪。那。斷。臂。的。安。上。膀。臂。斷。腰。的。安。上。骹。腳。斷。頭。的。安。上。腦。袋。沒。眼。沒。鼻。的。安。上。眼。睛。鼻。子。略。敷。神。膏。無。不。身。段。活。動。五。官。照。常。這。就。奇。了。記。得。在。下。聽。那。傳。耶。穌。教。的。說。是。上。帝。救。人。能。使。癱。子。不。癱。癩。子。不。癩。初。不。相。信。如。今。見。了。陳。么。有。這。種。手。術。豈。不。是。老。神。仙。就。是。耶。穌。基。督。的。化。身。嗎。(信。口。雌。黃) 閑。話。少。叙。講。這。張。獻。忠。在。荊。州。占。據。多。時。兵。強。馬。足。忽。然。生。了。野。心。渡。江。殺。奔。武。昌。其。時。駐。紮。武。昌。的。是。前。明。楚。王。華。奎。兵。不。滿。萬。却。用。文。臣。徐。學。顏。武。臣。崔。文。榮。出。兵。抵。敵。這。一。文。一。武。豈。是。獻。忠。敵。手。不。消。幾。仗。獻。賊。攻。破。武。昌。那。學。顏。文。榮。皆。死。於。非。命。獻。忠。慘。毒。不。過。將。楚。王。華。奎。用。個。鐵。籠。子。裝。了。沈。入。江。底。當。下。僭。號。改。元。稱。武。昌。做。天。授。府。改。江。夏。做。上。江。縣。居。然。開。科。取。士。(應。前。第。二。十。三。回) 後。來。獻。賊。由。湖。北。又。兵。陷。湖。南。攻。破。岳。州。渡。過。洞。庭。所。有。吉。王。慈。燿。惠。王。常。潤。齊。走。衡。州。桂。王。常。瀛。又。單。走。永。州。獻。忠。派。賊。分。頭。趕。馬。不。停。蹄。兵。不。歇。餒。第。一。路。賊。將。射。場。入。行。至。道。州。遇。見。守。將。沈。王。緒。惡。戰。一。場。被。至。緒。射。中。左。眼。巨。耐。射。場。天。奮。不。顧。身。上。前。攻。城。終。以。衆。寡。不。敵。至。緒。戰。死。賊。遂。破。城。那。夕。城。怨。之。日。却。來。了。一。員。女。將。銀。盔。素。鎧。坐。跨。桃。花。馬。手。拈。綽。金。槍。生。得。杏。眼。含。顰。柳。眉。帶。怒。一。聲。嬌。叱。人。到。馬。到。射。場。天。毫。不。介。意。說。聲。嬌。娃。子。你。想。在。老。虎。頭。上。撲。蒼。蠅。嗎。話。言。未。了。早。是。一。槍。刺。入。射。場。天。心。窩。跌。落。下。馬。死。於。非。命。諸。位。知。道。這。女。將。是。誰。便。是。



道州守將沈至緒的女兒名叫雲英。今年才一十七歲。論他武藝原敵不過射場。天只因射場天見他貌美。欺他年輕。所以白送了一條狗命。但是沈雲英既刺殺賊將。一面收殮父尸。一面趕退賊衆。以兵死守道州。但不上兩日。那革裏眼左金王聞信已到。率領賊衆。必欲攻屠道州。替射場天報仇。所幸在這危急當兒。得個解救。你道是何解救。便是何騰蛟已由湖南殺到湖北。獻賊聞耗。恐怕武昌有失。趕緊折回。却碰著左良玉一陣廝殺。前回書中表明左良玉與何騰蛟夾攻武昌。就是這段情節。一筆有照應。其時張獻忠復入武昌。四個義兒很爲出力。但是孫可望來戰何騰蛟。却被騰蛟槍刺肚腹。腸子拖出。幸虧賊衆救回。由陳么用神膏治好。艾能奇與劉文秀雙雙來戰左良玉。又被良玉奮起大刀。砍壞能奇左臂。文秀右股。兩賊撥馬回城。亦由陳么醫好。從此驚弓之鳥。不敢臨陣。這個當兒。騰蛟良玉是東西夾攻。用大礮轟開武昌。獻賊只好帶領四個義兒。落荒逃走。這裏獻賊逃走。那裏革裏眼左金王聽得敗耗。也就棄城不攻。由道州一路趕回。與獻忠混合一起。請問獻忠又敗往何地。原講荆荆是他個根據地。想西入四川不妨。權借荊州歇一歇脚。但是獻賊這次復到荊州。幾乎丟了老命。又作驚人之筆。你道爲何。因爲賊衆經過沙市。却擄掠了兩個絕色官妓。一名瓊枝。一名曼仙。都是比花解語。比玉生香。那吹彈歌舞色色精工。不用交代的賊衆。獻與獻忠。是樂不可言。當叫兩個美

人陪他歡宿。誰知兩妓雖犧牲花枝般嫩體。心底下早動了殺機。那瓊枝見識稍低些。獻忠叫他做頂頭巾。他却趁天癸來時。正是那霞飛鳥道。月滿鴻溝。取出胯下。胭紅襪布。替獻忠趕做了一頂頭巾。將襪布襯在裏面。獻忠不知就裏。戴到頭上。初時沒甚氣味。後來頂上熱氣烘騰。覺得奇腥異臭。實在難聞。將帽除下。才覺得這種氣味。就在裏面就近鼻子嗅了一嗅。一個嚏噴。噁心斗起。心底明白忙揪扭瓊枝過來。蹂腳。嚷罵瓊枝知事已敗露。并不抵賴。也就賊長賊短的。潑口大罵（好的）獻忠那能忍耐。隨手拔刀砍來。可憐瓊枝立時丟命。瓊枝死了。那曼仙益復孤掌難鳴。畢竟曼仙見識高些。膽量大些。他却隨身暗帶砒霜。內面藏著毒心。外面用些柔術獻忠不知不覺入了他個圈套。同他坐臥不離。曼仙又酒量很豪。獻忠喝三杯必叫曼仙喝一杯。曼仙覺得時機到了。這日偷偷藏藏的放些砒霜和酒。另置一壺。趁獻忠喫喝得高興。忙換了酒壺。滿滿斟了一大杯。過來請位。如果這一大杯被獻忠喝了。莫講一個黑煞神。便是十個黑煞神。也沒有活命。誰知人世殺劫未終。惡神造化未滿。獻忠接過大杯。將待就口。不料這杯酒斟得太滿。略一潑動。滴在地面。登時火星迸裂。獻忠急得跳起。大聲嚷說你好好好。你這媚根。幹得好事。隨即一手揪過曼仙耳朵。一手將大杯毒酒向曼仙嘴裏直灌。曼仙知道害賊不死。一口將毒酒吸盡（好的）不消片刻。腸腹崩裂。可憐身死之後。猶寸割碎斷肌肉。如

泥。唉。唉。善。惡。到。頭。終。有。果。報。只。爭。個。遲。早。罷。了。又。伏。後。文。獻。忠。經。過。這。場。大。大。危。險。因。想。在。荆。州。方。面。樂。趣。毫。無。一。心。要。入。四。川。說。走。便。走。立。派。革。裏。眼。左。金。王。充。做。前。路。衝。鋒。自。家。領。著。四。個。義。兒。并。陳。么。一。起。拔。隊。西。行。由。荆。州。過。宜。昌。不。走。水。路。徑。走。山。路。直。趨。向。石。柱。廳。來。講。這。石。柱。廳。與。夔。州。相。倚。角。却。係。四。川。門。戶。當。時。又。出。了。一。員。女。將。這。女。將。姓。秦。名。良。玉。算。是。紅。粉。英。雄。巾。幘。豪。傑。部。下。有。女。兵。三。千。健。兒。五。萬。扼。守。石。柱。險。要。聽。講。獻。賊。到。來。忙。披。了。繡。鎧。束。上。金。盔。端。了。一。桿。金。龍。棍。口。九。環。刀。跨。上。胭。脂。點。血。的。五。花。馬。好。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原。講。獻。賊。開。路。先。鋒。是。革。裏。眼。左。金。王。先。由。左。金。王。出。馬。與。良。玉。戰。不。十。合。被。良。玉。用。拖。刀。計。斬。去。首。級。革。裏。眼。更。不。怠。慢。搶。馬。上。前。也。是。戰。不。十。合。仍。是。用。了。拖。刀。計。被。良。玉。割。去。首。級。良。玉。拖。刀。計。與。準。塔。煞。手。鏢。同。一。利。害。當。下。賊。衆。大。敗。飛。報。獻。忠。獻。忠。見。連。喪。兩。員。驍。將。心。中。慌。了。接。著。派。四。個。義。兒。車。輪。臨。陣。仍。是。不。能。取。勝。最。後。自。家。出。馬。良。玉。只。這。一。齣。拖。刀。計。把。個。獻。忠。弄。得。無。法。可。想。無。路。可。攻。急。急。問。計。陳。么。陳。么。因。說。兵。法。講。是。避。實。擊。虛。與。其。在。山。路。攻。打。石。柱。不。如。改。由。水。路。攻。打。夔。州。獻。忠。連。說。用。得。用。得。當。叫。四。個。義。兒。日。夜。督。工。趕。造。船。隻。船。隻。造。好。滿。裝。賊。兵。從。瞿。塘。三。峽。逆。流。而。上。不。消。多。日。竟。攻。破。夔。州。由。夔。州。斷。殺。上。去。一。路。勢。如。破。竹。不。消。多。日。居。然。攻。破。成。都。獻。忠。得。了。成。都。當。即。改。建。國。號。起。造。宮。殿。設。置。文。武。百。官。開。科。取。士。一。

篤。暗。無。天。日。慘。無。人。道。的。文。章。由。在。下。在。後。書。細。細。叙。來。

闖。先。獻。後。 殺。劫。未。了。 禍。自。人。興。 孽。由。天。造。

評曰南都既平於多鐸戰功可以作小小結束但同時闖賊力已不支編者自當掉轉筆鋒趕敘阿濟格征闖一節然而闖賊自尋死路由九宮山出外掠食身死一二村農之手冥伏天誅非闖大清兵力也彼阿濟格者殺三降賊叨天之功以爲己能謂非圖擁重兵爲所欲爲得乎

闖賊既平獻賊自不能稽誅此書所以於叙阿濟格戰事告終後即趕叙豪格征獻也但前叙李闖事迹從細從詳叙獻忠事迹從簡從略非簡略也當時世局莽如亂絲編者每欲膽出筆尖借敘種種苦不得暇中間或用補筆或用側筆一俟轉入征獻正文然後源源本本講個痛快叙沈雲英陪出秦良玉叙瓊枝陪出曼仙兒女英雄爲本書生色讀至緊切處當爲浮一大白

### 第二十六回 勦獻賊逼上斷頭臺 擁明藩反抗薙髮令

黑煞神張獻忠僭號成都那四川百姓一場殺劫自不能免但是他崇拜一個和尚這和尚法號破山是密雲老人十大弟子中一個矯矯人物禪理精通法術廣大能知過去未來來與獻賊厮混也不過是慈悲爲心方便爲本獻賊非殺人不樂有了破山和尚在座滿嘴的消災延壽藥師佛救苦救難觀

世音念不絕聲。把個獻賊到弄得沒法。獻忠強著喝酒。和尚也使喝酒。強著喫肉。和尚也使喫肉。但是酒肉到肚。由和何吐出來。便成清水。獻忠也不理他。究竟天降殺星。非佛能度。脫每到雷雨。雷起轟轟。隆隆獻忠指天大嚷說。此老天叫我殺人也。(奇談)電光閃處。便發出礮火。礮火過處。彈落如雨。被打死的衆生。是勿計其數。及至破山和尚跑來。獻忠只是哈哈大笑。和尚只是念佛。獻忠笑說。我是不相信佛。只相信你。這和尚說我的菩薩摩訶薩。你既相信和尚。和尚是不愛殺人。諸凡罪過。求你減輕點。獻忠聽講。減輕兩字。忙嚷說。依你依你。今後該砍頭的。只斷去一隻手。好是不好。和尚口稱善哉善哉。誰知這句話還沒講完。獻忠便傳過四個義兒。說你等逢著小么。便替我斷隻手來。請問甚麼叫做小么。便是四川百姓。通叫做小么。當下四個義兒飛的奉命去說。不上兩日。大一堆小一堆的。手膀疊做一起。獻忠忽發奇想。叫賊柴將大小堆子堆疊起來。高有三丈。名叫手山。(奇想奇談)但是物必有偶。有了手山。便想到脚山。(奇想奇談)獻忠個生性。是想到那裏。做到那裏。他想手山是由男子的手脚山。必用婦女的脚。一聲令下。那四個雜種義兒。又趕出幹那斷脚差使。領著些如狼如虎的強徒。去挨門逐戶。尋找婦女。不論醜的俊的。村的俏的。只要裹著一雙脚。一概拏刀。斷下城裏婦女。不够。又搜到四鄉。可憐一班穿衫著裙的。都變做些沒脚蟹了。(一天足何如)這脚山辦法。是用大

脚。在。低。一。層。小。脚。在。高。一。層。堆。到。越。高。脚。尖。越。小。你。道。封。頂。的。一。雙。最。小。小。脚。是。取。用。何。人。便。是。取。用。獻。忠。自。家。個。愛。妾。名。叫。小。脚。老。蟹。何。以。稱。他。做。老。蟹。因。他。三。寸。金。蓮。行。步。挪。移。彷彿。蟹。爬。這。雙。小。脚。算。得。是。獨。一。無。二。的。了。獻。忠。既。要。他。一。雙。金。蓮。封。頂。也。不。管。他。花。枝。嬌。嫩。體。態。輕。盈。說。行。即。行。自。家。拔。出。寶。刀。趕。到。內。宮。嚷。聲。嬌。嬌。我。對。你。不。起。借。你。裙。下。蓮。鈎。一。用。那。小。脚。老。蟹。一。嚇。一。個。斛。斗。可。憐。一。雙。三。寸。金。蓮。已。是。不。翼。而。飛。我。且。由。他。單。講。獻。忠。笑。哈。哈。的。提。脚。在。手。跑。出。來。交。給。賊。衆。做。個。封。頂。估。量。這。脚。山。也。是。有。三。丈。多。高。一。殘。忍。之。至。如。今。兩。山。對。峙。當。中。却。要。設。座。神。壇。預。備。推。出。一。位。活。神。仙。活。菩。薩。來。由。大。家。羅。拜。羅。拜。（越。想。越。奇。）這。位。黑。煞。神。是。無。事。不。奇。無。想。不。幻。他。想。破。山。和。尙。道。行。甚。高。推。這。和。尙。坐。在。當。中。到。還。合。稱。誰。知。和。尙。禪。悟。朗。澈。去。來。不。常。早。用。個。李。代。桃。僵。方。法。將。陳。么。留。住。屋。內。自。家。却。跑。得。不。知。去。向。（神。龍。見。首。不。見。尾。）其。時。獻。忠。找。不。著。和。尙。只。好。捉。痴。補。乖。扭。著。陳。么。出。房。叫。賊。衆。取。過。神。盜。神。袍。替。陳。么。裝。束。起。來。陳。么。本。有。三。縉。花。白。鬚。鬚。只。一。穿。紮。齊。全。土。地。不。像。土。地。城。隍。不。像。城。隍。被。賊。衆。推。推。搯。搯。的。擁。他。爬。那。高。壇。請。問。是。甚。麼。高。壇。使。是。方。桌。素。方。桌。有。一。兩。萬。張。方。桌。衆。起。有。二。三。十。丈。之。高。山。下。望。上。矗。入。雲。霄。請。問。這。樣。活。活。動。的。高。壇。如。何。爬。法。不。爬。也。是。要。爬。陳。么。又。是。寬。袍。大。袖。厚。底。老。鞋。一。步。一。步。爬。著。上。壇。未。及。一。半。大。風。搖。搖。的。搖。得。桌。子。如。篩。糠。一。

般陳么只是叫苦可憐。上不得下。下不得。再朝地面一望。只見賊衆拉滿了弓。搭準了箭。獻賊兩隻。眼睛注定自家心底。一想下去。則死上來。則生菩薩活菩薩。我陳么今日已拚得粉骨碎身了。當下頭皮一硬。膽子一撈。偏生脚跟起勁。彷彿猿猴攢樹。一氣連搖帶抖。居然猴到壇頂。一張太師圈椅上。坐引得獻忠哈哈大笑。說這才叫做老神仙從此賊衆改口一律稱做老神仙。不敢再犯陳么的尊諱。但是老神仙猴在上面。獻忠又招呼賊衆將左邊手山右邊脚山澆起油來。用火燒著。頃刻兩座山又變做兩枝通天蠟炬。一種尸臭臭不可聞。奇想奇談從來未有。然後獻忠哈哈笑著。又押令文武百官並新科狀元一起羅拜。呀呀呀。這就奇了。獻賊除四個雜種義兒以外。又有甚麼文武百官。新科狀元到叫人摸索不著。諸位有所不知。獻忠自攻破成都。將前明蜀王至澍殺了。甚麼巡撫都御史龍文光。巡按御史劉之勃。總兵劉佳允。幾個罵賊不屈的。都請他們到五殿閣羅那邊赴宴。所有一班甘心降賊的。文的如汪兆麟。用做左丞相。嚴錫命。用做右丞相。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等。用做六部尙書。武的如劉進忠。用做御林軍統帶。其餘百官姓名在下也敘述不及。叵耐汪兆麟嚴錫命兩個狗頭。忝不爲怪。當勸獻賊正式登位。改號爲大西國王。改元爲大順元年。從元年三月開科取士。取中一位。年紀輕輕臉蛋子白白的。名叫張孝。同一個狀元獻忠那裏是考取人才。不過把狀元當做鑾童看待罷。

了。這一段補敘萬不可少。話休絮聒。這時老神仙猴在神壇。獻忠指揮著文武百官新科狀元并四個義兒朝上叩頭。部下賊衆也就黑壓壓的滿地跪下。好個老神仙能會作怪。他瞧著地面上萬頭搗蒜。早在半空中唱起香火調。大請九郎官來唱著唱著左右把兩隻神袖一揚。花碌碌如蝴蝶一般。一個擡身飛撲下來。無奇不有。請問這壇有二三十丈來高。何以老神仙敢於撲下。要曉得兩隻袍袖是兜風的。趁著風起。袖擡所以撲地不會跌壞。這老神仙既不會跌壞。獻忠益發相信他道行高深。從此便畱在宮內居住。這日獻賊獨坐密室檢閱文書。忽然後面有個人影一閃。說時遲那時快。獻賊便捉過寶刀。往後一送。這一送不打緊。一聲啊。啣一個咕。咚有人滾跌在地。這人不是別人。便是獻忠。個愛妾老腳。這老腳貌美性慧。還會幾筆書畫。替獻忠專管文書。他來是恐怕獻忠使喚。特地捏手捏腳。趕到這裏。那知做盜做賊的。總是多疑。獻忠覺得背後影子一晃。疑惑是人行刺。一刀出去。不料就戮中老腳。肚腹穿個通心。老腳滾地叫聲啊。嚕。獻忠也是叫聲啊。啣慌的抱著老腳起來。肚腹裂縫。早血。流。汨。汨的。腸子拖出不省人事。這獻忠畢竟機警。不過一踩腳。喊聲人來。早有三五個太監到了。這獻賊何以又有太監諸位。須知蜀王至澍死後。一班宮娥宮監都爲他所有。這個當兒。獻忠不講別的。忙嚷說。快把那老神仙捉來。太監們一聲答應。用些繩索。將老神仙捆到。獻忠瞧著老神仙繩捆索綁。



登時又發起脾味。掣刀砍人。原來太監們會錯意思。以爲獻忠吩咐。就叫捉就用那捉賊的辦法。帶些繩索動手。其實這個捉字。便是請字。到把老神仙唬嚇不小。總之解鈴的。還用著繫鈴的。由太監們將繩索鬆下。老神仙只才活動起來。比及入內。瞧見老腳橫躺在牀。血流滿地。老神仙摸索一會。歎說。這個是沒救了。（故意做作）獻忠嚷說。你敢講沒救嗎。老神仙忙搖手說。委實沒救。獻忠跳一跳。腳急得掣刀擲在老神仙項下。說聲老腳沒命。你休想有命。老神仙急的說。請寬限七天。獻忠嚷說不行。又請改限五天。獻忠仍說不行。立刻便要你起死回生。老神仙沒法。只好吠吠的答應。諸位這次醫治老腳。並不是老神仙故做留難。實係這老腳受傷太重。肚腹裂了。腸子斷了。裁縫的破皮襖。却虧他用鍼用綫縫紉起來。敷了神膏。推到二十四小時。才能復原。但是老腳復原。刻刻感著老神仙救命之恩。謀所圖報。伏筆在有意無意之間。不在話下。書儘緊要的說。甚麼鬪鬪完敬。油炸江鼎鎮。活刮狀元張孝同。那些慘無人理。駭人聽聞的事件。在下一時也敘述不盡。撇一筆妙。總歸黑煞神張獻忠的狠毒。比較破軍星李自成要增加二十四分。雖說是稱王僭號。四川全省鬧得人煙盡絕。雞犬無存。他還要同梓潼文昌帝君張亞認做本家。俗說文昌化解照。這樣瞧來。不但不能化解。而且增加殺劫。簡直文昌帝君是犧牲名譽極了。在這兩三年中。來投降獻賊的。又有那白文選。馮雙鯉。姓白的到

是六韜曉暢。能武能文。姓馮的亦復英勇。蓋世戰略無雙。看這兩條蛟龍。決定非池中物事。不過以世亂無主。且隨獻賊厮混罷了。（又是伏筆）獻賊用他倆做個都督。各帶三萬賊兵。然而川中大局。紛亂已極。有甘心附賊的。也有絕對討賊的。即如遵義地方。有那前明大學士王應熊起兵。重慶地方。有那巡撫馬乾副將會英起兵。洪雅地方。有那范文光起兵。夔州地方。有那譚弘譚詣兄弟起兵。納溪地方。又有那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樊一蘅起兵。這樊一蘅胸有韜略。手握兵符。與王應熊均係前明重臣。聲望極大。由他倆連合諸路。一致行動。以正當名義。伐草竊賊寇。就事論事。不須待肅王豪格入川。那獻賊已無立足之地。所惜天不相明。胡運當旺。這裏樊一蘅。王應熊。傳檄起兵。那裏肅王豪格。早率領二十萬人馬。直取四川。（一筆兜轉）原講第一路先鋒是大將準塔。第二路先鋒是小將佛尼。勒兵抵夔州。這時守城的不是獻賊部衆。却係爲明起義的譚弘譚詣兄弟兩個。有兵二萬。原受樊一蘅。王應熊兩人調度。不料奉到檄文。才整兵馬。恰恰大清第一路先鋒準塔已到。譚氏兄弟只好嬰城固守。準塔是抱著奮勇而來。不論是賊非賊。既有人馬阻止去路。自然揮兵撲攻。一陣礮火。打破城池。那譚弘譚詣自然是落荒而走。兵到重慶。可笑馬乾會英亦不濟事。清兵是一路破竹。銳不可當。這個風聲傳到成都。黑煞神張獻忠忙集衆計議。那左右丞相汪兆麟嚴錫命默無一語。獻忠怒不可遏。當

拔出寶刀，割去兆麟的耳朵，削掉錫命的鼻子。（該的該的）氣猶未息。這時總管御林軍個劉進忠，當即上前進言說：我王何必焦急？韃子能來殺我們，我們也可以去殺韃子。一方面叫平東將軍孫可望、安西將軍李定國、撫南將軍劉文秀、定北將軍艾能奇（新加頭銜）分守東西南北四路，叫都督白文選、馮雙鯉去抵敵清兵。臣便領著御林軍北出劍閣，殺向西安。那西安是李闖王故都，亦我王發迹之地。一聲號召，必四方響應。往日闖王得志，是憑借西安。後來失勢，是輕棄西安。（何嘗不是）這時我王能恢復西安，趁那燕京不備，一路殺出，怕那一窩韃子不過繼姓張的做兒子孫子嗎？（這却是夢話。）獻忠只才轉怒爲喜說：好的好的。我這兩年悶住西川，殺的都是我們漢族，懊悔遲了。不如去殺些韃子，替我們漢族復仇。（怕是殺韃子的要被韃子殺了。）主張已定，當派四個雜種義兒，并白馮兩將分兵去訖。自家却帶了寶刀，跨上一匹大頭驛子。這獻賊何以不騎馬好騎驛子？因爲近在四川，新與文昌帝君、張亞認做本家。張亞騎的是白驛子，他也挑選個黑驛子做了坐騎。這黑驛子身段又高，行得又快，恰好配著他一副猙獰黑臉黑盔黑甲，殺出陣來，好似一位玄壇尊神。但玄壇神用的是鞭，這黑煞神用的是寶刀，罷了。閑話剪斷，當下獻忠派著劉進忠在前開路，自家却率領賊衆二十萬，純係穿紫黑色的軍裝，黑壓壓一窩風，彷彿從黑風洞黑松林裏飛出無數黑老鴉來。（隨手

裝點。只有一件。獻忠拔隊走後。却叫左右丞相并大小文官。守住成都。留老神仙照管內宮。在下趁手交代。這老神仙。也是個沒魂大帝。獻賊走後。便和那老脚。厮混起來。老脚原感激他活命之恩。發誓圖報。兩個狗男女。商議商議。乘機席捲而逃。下文自有交代。（注意）書分兩路。話儘一邊。不講獻賊領兵北走。單講四個義兒。分守四方。也不過領著賊衆。距離成都百里遠近駐紮。惟有白文選。馮雙鯉。是要向清兵迎敵。不能落後的。行過雒江。才至彭門山。却好清兵第一路先鋒。準塔已到。準塔是據定彭門紮營。當先出馬來戰。白文選論文選。個武藝。却不弱於準塔。無如準塔一套煞手鋼。非常利害。不消一二十合。被那鋼打中左臂。文選是撥馬敗回。馮雙鯉。瞧著文選敗回的。放馬過去。雙鯉是用的兩柄日月合扇刀。知道來人鋼法利害。刻刻提防。所以準塔到。賣個破綻。撥馬用鋼時。雙鯉也不去上他圈套。（乖巧得很）但是避過準塔。避不過佛尼勒。原講佛尼勒。能力舉。乾清門口石獅子。力大無窮。他用的一桿金釘。密定的棗樣。架這傢伙。粗重有一百來斤。佛尼勒舞動這架。放馬過來。兜頭便擊雙鯉。覺得招架不住。跳出圈子。逃走。這姓馮的同姓白的。經此次挫折。兩人忙商議商議。說是我倆現投獻忠部下。本非得已。如今彼已領兵北向。眼兒成都不保。與其替彼抵死拒清。不如背彼棄暗投明。這時明兵在川的。有那王應熊。樊一蘅。我倆何不往投効力。商議既定。兩人便向王應熊。樊一蘅。那理

納款。我且不提。（畱下再叙）單表準塔佛尼勒領兵殺過雒江，進攻成都。這成都四面皆山，四個雜種義兒，原分著東西南北四路駐紮。但清兵二十萬，勢如潮湧，燬火又非常猛烈。東路的孫可望、南路的劉文秀，已是支持不住，棄了要隘逃走。姓孫的姓劉的走了，那李定國、艾能奇也就移動兵隊，追隨其後。當時却有一個疑問，爲甚麼爲的四個義兒不往川北，竟往川南？豈不是與獻忠背道而馳嗎？要知道，獻忠脾味是大家明白的，打了勝仗沒有話說，打了敗仗任憑是他親爺、親爺、親嬭、嬭，那眼睛一眨，是不能容情的。這四個是他義兒，豈不知老子個性格，所以一經失守，要隘便彼此商量商量，簡直同老子拆夥，殺向川南，另幹他們的事體。不在話下。（仍是畱下再叙）這時清兵攻撲成都，那左右丞相汪兆麟、嚴錫命，并尙書王國麟等慌了，抵備降清，忙放起一把火來，把獻賊蓋造的宮殿房屋，一霎時燒得辟辟扑扑，烈烈轟轟，乾乾淨淨，可憐那些斷手的男子、斷脚的婦女，一概葬身火內。豈不是個漫天的浩劫嗎？（繳一筆乾淨）大清既得了成都，左右丞相及尙書百官等出降，豪格見著兆麟，沒有耳朵，錫命沒有鼻子，也就砍去首級。（該的該的）其餘暫且收錄，一面出榜招安人民，一面又命人乘收合餘燼，重造行轅，部署略定。當派準塔佛尼勒仍衝鋒北伐，李繼學、李國翰、父子石恆年、石彭年兄弟領兵繼進，却畱李率泰鄂拜熬拜駐紮成都，以備調遣。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爲最張獻忠領。

著無數黑老鴉殺向劍閣經過的路是山嶺崎嶇樹林叢雜誰知那黑老鴉易合易散來是一窩風去也是一窩風獻忠趕到劍閣部下賊衆已逃散過半獻忠無法約束俗語講得是睡不著嫌牀歪他不怪賊衆離心離德反怪劉進忠主張不好給左韉子我穿一時跳躁起來要殺進忠忙的拔出金批令箭叫人向前營調回進忠這進忠再狡猾不過來至大帳瞧出獻忠神色不對忙嘻笑上前說報我王個喜信那邊甘總督孟喬芳畏懼我們威風已派王進寶趙良棟兩個總兵前來納降豈不是大王洪福嗎（隨機應變狡猾之至）獻忠信以爲真忙轉怒爲笑說倘得他倆來降大事濟了這都是愛卿的能爲（豈敢不敢）進忠信口胡講的瞞過一時得了性命知道目前便要現箍忙說我王且在這理休歇幾日容臣趕赴前途接洽妥當再來復命獻忠點一點首進忠是飛的去了你道他往那理去他打聽王進寶趙良棟的係領兵分駐前面就此投降（原來如此）原講陝甘總督孟喬芳由那洪承疇薦任以後（接上第二十二回書）他便在陝訓練兵馬籌足糧餉恐怕獻賊由劍閣北犯早派總兵王進寶駐紮在金牛道趙良棟駐紮在米倉道另派一個副將岳鎮邦分兵駐紮在陰平道只這三道係通蜀要害當時進忠却不走米倉不走陰平單走入金牛道來投王進寶進寶是豪爽不過見著進忠來降問明底細使用他做個向导一面通知趙良棟一面通知岳鎮邦以便分路進攻暫且

不表單表獻忠畱在劍閣一過三日不得回報派人前去探聽去探又不回接著再探三探一起的不得消息不但那探報不回便是部下賊衆也日過日少先前二十萬的此時卻不滿三萬你道獻賊心下急是不急偏生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獻忠在焦急的當兒那準塔和佛尼勒的大隊又掩殺過來獻忠這時才知成都已失大事已去俗說兵來將擋急急領了賊衆與準塔決一雌雄誰知不戰猶可一經動手又喫了準塔一鎗撥著騾子負痛飛跑但是獻忠跑了那部下二三萬賊兵眼見一齊覆沒只落了幾百名溜回獻賊心裏著慌不管路徑生疏是騾不停蹄又不歇歇趕到一座樹林夜黑難走權且打盹次早是大霧迷漫走出樹林彷彿幾聲鬼叫登時寒毛剔豎獻賊睜眼一看好似瓊枝曼仙兩個女鬼向他招手獻賊揮刀砍去倏忽不見走到一座亭子名叫鹽旗亭二鬼又來獻忠又揮刀砍去如是鬼鬧了半日霧氣將收却到了一座山坡名叫鳳皇坡不知那埋伏兵一聲梆響從樹林中亂箭齊發可笑一位黑煞神渾身帶箭如刺蝟一般坐下騾子也被射倒獻忠就地一滾滾到一堆柴草底下早由兩個女鬼將他牽住獻忠掙紮不動卻好劉進忠引著大兵過來用繩索捆了拔去渾身箭枝獻忠已是氣絕身死（如此死法卻與李自成大同小異總算是業報）書須補叙那敲梆發箭的正是劉進忠進忠知道鹽旗亭外鳳皇坡是由蜀入陝必經之路所以引兵伏入樹林卻好在霧氣

之中。瞧見獻忠黑盔黑鎧騎著那匹黑驃子過來不敢怠慢。梆響箭發。致將一位惡貫滿盈個黑煞神射死。但是獻賊射死王進寶的人馬也就到了。不但進寶趕來。那趙良棟岳鎮邦也陸續趕來。不但姓趙姓岳的由陝至蜀。那準塔佛尼勒早由蜀及陝。哈哈來去。總爲這黑煞神一個罪魁。畢竟征獻的主帥算是豪格。這黑煞神一顆首級。當然由準塔割去。却好後路李繼學等大兵亦到。一同折回。由豪格具個捷書并函首進京。在下趁此交代。這理是川兵歸川。陝兵歸陝。不在話下。一筆却結束兩邊。如今要講到攝政王多爾袞處理朝政。已是三年順治帝年。已九歲生成英睿。過人事母極孝。又事叔極順。原講大學士洪承疇是皇上師傅。趙廷臣高天爵李雯寧完我是在上書房行走。應前第十七回書。後來因寧完我胸無點墨。又加入一位學士金之俊。順治帝是冲年好學。注重人才。心想要開科取士。忙召師傅洪承疇入內商議。承疇說現在中原未定。此事似可緩辦。順治帝說一朝開國。全仗人才。先皇上規取藩陽。首先甄拔。土類聽說那時派你先生和張春閱卷。姓張的不肯你先生獨肯。又提起從前醜事。豈時至今日。國基已定。江南已平。闖賊獻賊先後授首。這開科取士反可緩行嗎。極寫幼帝英敏。承疇碰了這個釘子。連稱是是。忙即退出上書房。來與多爾袞商議。多爾袞說這事當然舉辦。但江南雖下闖獻二賊。雖平。那唐王聿鍵現在用監國的名義在福州起兵。魯王以



海亦用監國的名義在紹興起兵。路王常澆及其他宗室又在杭州及蘇皖贛三省起兵。江南一帶鬧得一塌糊塗。爲來爲去。卻是反抗嚙朝廷的。雍髮命令。暗想開科取士。必然從雍髮編辦入手。能夠人人雍髮編辦。方可做本朝簇新人物。想來想去。惟有借重你先生這條辮子。到大江以南。逛逛做一做模範。開一開風氣。借此過渡。文筆入妙。承疇怔了一怔。說難道叫老臣晃著髮辮戴著翎頂穿著譜服。踩著官鞦。到處搖擺起來嗎。多爾袞笑說。不是不是。昨得豫王多鐸的密書。說是江南事體。他人擔當不了。要請朝廷趕派個重要人物到彼協助。暗已想定辦法。擬派端重親王博洛率兵十萬去征閩浙。你先生係兩朝舊人。開國元勛。務必前往南都。做個各省的總經略。承疇以事體重大。謙遜再三。多爾袞那理肯行。當即取出尙方寶劍交給承疇。又沿前明舊例。不消說得承疇遵命。那端重親王博洛也即同時出兵。此次隨征的是圖賴。佟盛年。佟鳳彩。佟國器等。博洛以將不敷用。於臨行時又請咨調那山西駐防的譚泰。四川隨征的李率泰。因李譚兩人係至戚姻親。可以做得力的臂助。朝廷准咨。自然是趕去兩道諭旨。叫譚泰李率泰即日起程。前往江南會齊。不在話下。單表洪承疇博洛未到江南以前。何以唐王魯王先後監國起兵。又何以前明宗室在浙蘇皖贛四省同時並舉。這其中却有大大原因。一者是人心不忘明朝。二者是雍髮命令。激起漢族反響。在前滿清入關。所以收拾人。

心者是在替明滅闖容漢族自由如今薙髮編辮是不容漢族自由是要將四萬萬漢族變做韃靼的奴隸（如何不是）誰無種族思想又誰無國家思想記得清廷頒發的薙髮命令明明說著

向來薙髮之制未即畫一而姑聽其自便者因欲待天下之大定而始行之也今中外一家君猶如父民猶如子天下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異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奪我中國還指民人為異國是何理解）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盡使薙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實重罪若巧辭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嚴行察驗若復為此事瀆進奏章致使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之制度者殺無赦（利害之至）

只這薙髮命令一出各省是雷厲風行強著一般士民人人薙髮個個編辮雖神聖不可侵犯的衍聖公也要強制執行記得孔子嫡支嫡派的裔孫承襲衍聖公的叫做孔文譚當以歷朝尊孔不變祖制具疏力爭摺本到京多爾袞大動其氣要依法懲辦幸虧一班朝臣為文譚請命只才免了死罪仍勒令薙髮你道一個孔聖後裔尚不能保全毛髮何況其他所以當時一班志士激動種族思想謀立大明宗室這一番驚天震地的舉動早跳出四個人來這四個人前書交代過的便是商邱的侯朝宗桐

城。的。方。以。智。如。臯。的。冒。辟。疆。宜。興。的。陳。貞。慧。（緊跟第二十一回書說來有聲有色）原來朝宗自前年辭去史可法那邊秘書脫離揚州便趕到南都。瞧見馬阮當朝時局不可收拾因攜帶愛妾李香君來到宜興與陳貞慧聚集一起貞慧的愛妾李貞麗原係李香君個假母爲人秀慧還帶著幾分俠氣貞麗與香君既性命相依貞慧同朝宗亦志趣投合一住半年偏偏方以智冒辟疆又趕到宜興聚談時局記得這時多鐸的人馬已下南都四人便在席間商議起兵去約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做個內應後來打聽南都已破弘光帝從西路溜走馬阮劫去太后從南路溜走鄭氏父子及唐王魯王不知下落大家沒個主意好個李貞麗早從旁進言說以妾看來那鄭氏父子係起家福建一定趕回原籍起兵十有八九唐王聿鍵是跟他倆去了至於魯王以海傳聞與張國維有密切關係國維是浙江嘉興人氏或者魯王到了浙江卽在嘉興起兵亦未可知（兩路都被料到極寫貞麗）爲今之計我們是要分頭幹事不必集合一起四人齊說是極是極當下方以智拏定主張便趕回安徽與一班在籍紳士甚麼金聲呀邱祖德呀尹民興呀吳應箕呀江天一呀去密謀起兵不在話下（攔過一路）單講冒辟疆有四個至友有兩個住在松江叫做陳子龍夏允彝有兩個住在吳江叫做吳易孫兆奎都是富有才略忠於明室辟疆順了路道先到吳江去會吳孫兩位說明來意吳孫兩人便諾諾答應預備

刻日起兵。後到松江去會姓陳姓夏的兩個同志。那知其中却生出一個岔枝。你道甚麼岔枝。却因爲前充議和副使。個陳洪範。現在杭州擁立那路王常澆。這豈不是一件奇事嗎。事却不奇。但來得突兀。講那常澆同陳洪範。本無甚瓜葛。一在淮安。是被阮大鍼用兵圍禁的。一在南都是由和議無効不甚信用的。找清上項以醒眉目。這時何以聚在一處說也奇怪。那常澆是因防軍撤後。淮安正當戰綫要衝。乘間脫身南下。往依浙江巡撫張秉貞。秉貞與那陳洪範。却係姻親。因著洪範由北回南。受了馬阮的責備。不能重用。所以去函招致過來。借叙些親誼。其實洪範早與清廷通款。清兵不來。他却坐著一條冷冰冰的水晶板櫂。清兵如來。登時便冷灰發熱。別人比他脚跟不上。然而他是靜以待動。圓滑到二十四分。如今姓張的找他。他趁勢避一避風頭。趕往杭州。既到杭州。見過了張秉貞。又得知路王常澆也在這裏。原講他圓滑不過。乘便往謁常澆。却瞞過以前不肖種種。現出些憂國憂家的意思。常澆信以爲實現。同他虛心結納。不上多日。却得著南都失守。弘光帝逃走的警耗。當下住在杭州。一班在籍的明臣。如高弘圖。祁彪佳。劉宗周等。無不來勸巡撫張秉貞起義。秉貞是迫於大義。一方面召集兵隊。擁立常澆。一方面却飛檄江南諸路。結合起兵。所以陳洪範也做個投機事業。函致松江的陳子龍。夏允彝。陳夏得著消息。方存籌備一切。不料冒辟疆趕來。辟疆才來。不料清廷薙髮命令已

到松江甚麼通城王永寧王各路義旗各方兵馬一時雷轟電掣風起潮湧請問豫王多鐸聽了急是不急慌是不慌這時只有摸著自家一條髮辮沒有法想（收得科趣）

明末清初

漢族不幸

煩惱八千

都該薙盡

評曰叙張獻忠佔據西蜀日以殺人爲事手山脚山不過舉其慘無人道之一以概括其餘卒之大兵一到窮蹙無歸獻忠末路與自成正相等也

叙王應熊樊一蘅起兵是爲桂王做個影子因桂王監國在唐王魯王以後故於此回不便叙述以免先後倒置致使眉目不清

案當時戰史獻忠覆沒却在順治三年平服潞王以後茲獨搶先叙訖者以獻與闖同爲流寇闖亡則獻亦隨亡故不得不連類以及也妙在以紅旗報捷由燕都做個過峽借此將叔嫂關係略提一提就順治帝以開科取士引出薙髮命令又引出洪承疇與博洛同時南下然後却一步一步轉入征南戰史其中却用海內四公子做個綫索所謂千變萬化語語有根

## 第二十七回

蘇省浙省諸路起兵

唐王魯王同時監國

山城帶郭徧擁旌旗營壘沿江盡屯烽火只這浙蘇皖贛長江上下游四省都因那一道薙髮命令惹

起種族思想排滿風潮編書的也不表方以智趕回安徽也不表冒辟疆暫留松江亦不表侯朝宗。貞慧兩個主謀宜興如今要接叙前書表一表豫王多鐸攻克南都以後一切進行原講隨著多鐸南下的。是那賚塔錫罕遏必隆帥顏保顧納禪米思翰修養甲修圖賴修國綱修國維沿路收降的是那劉澤清李成棟王之綱李棲鳳在南都奉表稱臣的武的是那趙之龍齊贊元湯國祚柳祚昌劉良佐高元爵文的。是那王鐸錢謙益後來陳名夏由蘇州起來衛允文亦不知從何處猜出新的舊的文。武的。郡由多鐸一起收用（總括一筆眉清目楚）比時捷書到京由攝政王多爾袞用了個璽書嘉獎并將王鐸錢謙益陳名夏調京任用其餘都置在南都聽候調遣多鐸原用兩個參謀是修國綱國維當因南都已平由崧已得因請趁勝規取蘇松常一帶以肅清長江下游多鐸意在仍用賚塔錫罕做了前路衝鋒國綱國維齊說只這小小戰事何不派劉澤清劉良佐李成棟李棲鳳并衛允文前去以南方舊人辦理勦撫事件當不難奏功多鐸沈吟一會說話却依你倆但須你倆在軍指揮還得你父修圖賴你叔祖修養甲督帶著紅衣大礮一并前進方妥國綱國維喏喏稱是於是即派李成棟李棲鳳做了第一路先鋒各帶人馬一萬劉澤清劉良佐衛允文做了第二路先鋒亦各帶人馬一萬四位姓修的却領兵三萬在後不消說得清兵是一路一路的進發先講李成棟李棲鳳領了第一路人

馬趕至鎮江。鎮江又名京口。原講駐紮金山的是楊文驄。駐紮北固的是鄭鴻逵。鎮江城內空虛。却好金聲桓新由瓜洲移來。諸位須知道。成棟、棲鳳與聲桓原隸史可法部下。二季到了鎮江。卽去函招致聲桓。一想如今史可法是死了。南都新破。由崧成擒。我還爲誰死守。不如將就些豎起降旗。這理鎮江城降旗一豎。那鄭鴻逵早是著慌。忙的棄了北固。一路殺回原籍去了。且看後文。鎮江北固兩處失守。楊文驄知孤立無援。在這金山江天寺。尋個自盡。也算是效忠明室了。結過一起。這時二李睡手得了鎮江。卽擬前進。偏生那薙髮命令夾雜而來。如不因這層波折。當時長江下游。包管指日可定。唉。唉。人民殺劫。是不能倖免。前書交代過的。我們漢族人。富於種族思想。因種族思想才引起國家思想。不然。任憑四公子各方運動。亦不生何種效力。閑話剪斷。這時路王常澆已起兵杭州。由陳洪範給信與松江陳子龍。夏允彝。陳夏得信。沒甚推敵。當便刻日起兵。在這起兵當兒。却好冒辟疆趕到。緊接前文。辟疆原惦念著唐王魯王。想與鄭氏父子或張國維連合一氣。如今是緩不濟急。而况由陳夏兩人提出。路王常澆。却係名正言順。前次謀立路王。拒絕福王。正是一班清流黨的堅決計畫。無如畫虎不成。至於失敗。現却天從人願。這路王竟在杭州起兵。勿論何人。豈有個不願意的嗎。真能道出一般士民心理。辟疆既係願意。自然趕回宜興。報告侯朝宗。陳貞慧。侯陳兩人意思。本與辟

疆一致。因在本城找出個偉大人物，名叫盧象觀。這象觀是象昇的乃弟，從盧象昇効忠明室，大名一戰，自刎身亡。（照應第十五回書）轟轟烈烈的垂名千古。這象觀亦繼承兄志，當在宜興起兵，與杭州松江兩處相應。此外又有吳江的吳易、孫兆奎、崑山的王佐才、江陰的閻應元、陳明遇、太湖的葛麟、王期昇、崇明的荆本、徹沈廷揚，無不同時起義，無不與路王連合。一氣江浙兩省，已鬧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不料安徽的寧國、江西的建昌、撫州，得著消息，亦各各起兵，互為聲援。你想這樣翻江攪海的舉動，豫王多鐸如何處理得下？擔當得來？想來想去，沒有方法，只得一面用封密書飛報清廷，請多爾袞趕派得力重臣前來協助，一面督促李成棟、李棲鳳、劉澤清、劉良佐、衛允文，趕向蘇松常進兵。修家祖孫父子，聲著大礮，務在并力攻取，還恐於事無濟，又特派賚塔錫罕領兵五萬，做了後路主帥。話分先後，先講李成棟、李棲鳳，得了金聲桓來降，自是歡喜不過。這金聲桓表字虎臣，係遼東人氏，前在史可法部下，却未能十分大用，為人豹頭環眼，黑漆漆一副面孔，額下一部鋼鬚，渾身有千百斤膂力，善使兩枝鐵稍，各重五六十斤，坐跨一匹烏騅馬，不但本領出眾，而且武略過人。前由瓜洲趕過鎮江，并非望風而逃，不過因揚州已失，可法已死，斗大瓜洲，無能扼守，所以趕過江來，圖個英雄用武之地。不料事不遂心，強附二李，但以棲鳳與成棟比較，覺得成棟精銳，猛悍膽大，敢為與自家脾味相合，且成棟



籍貫遼陽。算做同鄉。所以聲桓與成棟格外要好。結了八拜之盟。這日多鐸的飛檄到來。限定刻日起兵。成棟却撇過棲鳳。先同聲桓出馬。第一陣是殺向吳江。由吳易孫兆奎出兵抵敵。諸位須知吳易是個主事。孫兆奎是個舉人。我輩書生。不過紙上談兵。那能够親臨戰陣。經不起成棟聲桓兩只出山猛虎。不須多戰。已唾手得了。吳江轉至崑山。那崑山起兵的是個總兵王佐才。畢竟佐才由行伍出籍。不似文人虛掉槍鋒。此往彼來。同成棟聲桓狠狠的接了幾仗。但終以衆寡不敵。佐才戰敗。李金兩將又唾手得了。崑山但是崑山得了。成棟聲桓方擬趁勝再進。那知宜興却出了岔枝。爲著甚麼。爲的李棲鳳由成棟聲桓走後。心底快快。却單獨的領了所部人馬。殺向宜興。原講宜興是盧象觀駐兵。這人是經文緯。武足智多謀。加以侯朝宗陳貞慧兩公子在帷幄。連籌李貞麗。又窄袖戎裝。腰佩寶劍。往來行陣。在城之左右。早預設兩處埋伏。棲鳳一到。兩路夾攻。象觀是金盔金鎧。囊弓壺箭。騎著白雪般的駿馬。挺著丈八長矛。從城中殺出。可憐棲鳳戰不數合。腰肋下被刺中一矛。落荒逃走。走不十里。却好衛允文同劉澤清劉良佐的第二路兵隊已到。允文却躍馬先行。瞧著棲鳳狼狽不堪。因笑說。那盧象觀與我頗有交情。待我勸他降清。省得動手。當與二劉計議。誘下許多海口。澤清說。我勸足下歇歇。這姓盧的是盧象昇個乃弟。怕不是好惹的。不如還與他開戰。爲是。良佐意不謂然。忙說。衛將軍既承認勸。

降。看來必有把握。你不去。我去。澤清不便攔阻。當下讓良佐同允文一起出馬。未至城下。早是一通砲響。盧象觀從城中領兵出陣。允文坐在馬上。雙手齊搖。說我此來不是厮杀的。是與足下密切談話的。象觀聽了。因勒著馬韁。按著長矛。忙說有話請講。允文哭說你與我不是私交。狼好嗎。象觀搖首說如今且把私交攔起。我聽你腦後辮子。非常討厭。抱定反抗薙髮命令。你是滿族。我是漢族。如不快走。看我對你不起。允文不知利害。還在馬上。嘵嘵講話。不提防一箭射來。象觀喝聲道。著可憐。衛允文已是應絃而倒。允文既倒。劉良佐方待撥馬。那知象觀的第二枝箭又到。幸虧良佐是躲得快。這枝箭僅射中右膀。良佐嚷聲利害。忙著揮兵退後。這一退動。象觀早掩殺過來。一陣衝突。清兵死傷無數。所幸劉澤清救應兵到。象觀才收隊回城。單表這次第二路清兵死了衛允文。傷了劉良佐。軍威大爲挫折。不日修養甲修。圖賴修。國綱修。國維帶著紅衣大礮到來。由劉澤清面述一切。不消說得。自然是台攻宜興。期在必下。但是盧象觀除準備嬰城固守外。却急急同朝宗。慧貞兩人商議。依朝宗主見。要往太湖那邊求救。貞慧說。只恐緩不濟急。你姑先去。這理容我略施小計。你道甚麼。小計便是一種反間計。一方面布散謠言。說劉澤清。劉良佐心懷叵測。已與宜興勾通。一方面又故意投些信札。約二劉裏應外合。諸位須知。二劉是個漢族。四修是個滿族。本來漢滿種族。已不甚融洽。加之謠言四起。函札紛

投國綱。國維早動了疑心。不即發表。一俟賚塔錫罕大隊到來。然後相與計議。原來賚塔錫罕在臨行出發的當兒。多鐸早叫他倆對於漢族人員。須特別注意。如二李二劉萬一瞧出反迹。即行梟首。不必稟知賚塔錫罕得了這句吩咐。自然刻刻注意。無巧不巧。才到宜興。便得了國綱國維的報告。錫罕聽了。到有點游移。爲最賚塔要下馬示威。當把劉澤清劉良佐兩個找來問問前敵的狀況。劉澤清到是高談闊論。不改常度。但是劉良佐係驚弓之鳥。既說盧象觀未可輕敵。又說路王常澆。此次起兵。四方響應。我們須避一避鋒銳。進塔聽到這理。忙把桌案一拍。說照你這言論。分明是搖惑軍心。照你這意思。分明是反反覆覆。照你這行貨。分明是個沒用奴才。啗打聽你與盧象觀。已是秘密勾通。罪名成立。這理却容你不得。左右快替啗將他推出梟首。一聲令下。隨時斬訖。報來（結果良佐）這時澤清見斬了良佐。心中說不出一種酸甜苦辣。呆立一旁。轉是錫罕向他說了聲。將軍却非良佐可比。前在淮北。你是狠替大清出力的。啗却想起一事。你個至好。陳洪範現在不是擁戴路王常澆嗎。你能夠去封切函。叫洪範不負前約。勸那路王早早輸誠。在彼不失富貴。在你亦立了功名。不知你能照辦嗎。澤清當即滿拍胸膛。說這事在我。我當即回到自己帳內。寫了一封切切實實密函。揀選一個得用旌牌。改換漢裝。一徑至杭投書。這洪範得著澤清密書。暗說好了好了。如今是功名富貴。相逼而來。一面

修函答復。準踐前約。交下書人去訖。一面來見秉貞。密議這事。原講秉貞擁立潞王。是被一班在籍明臣所迫。現在兵旣不足。餉又不充。當此利害關頭。免不得恇恇心動。洪範趁他心動。又拏些功名富貴。勢利話頭。一味慫恿。把個秉貞一顆心。登時歪在夾肢窩裏。忙忙去見潞王。所講說的話。都是長滿人志氣。滅漢族。威風可憐。常滂是生於憂患。飽受驚恐。因此想到忠誠貫日的一個史可法。節制那四鎮。雄兵尙然一敗塗地。如今姓張的膽小如鼠。那陳洪範又貌似忠誠。心實油滑。這理杭州何能立足。與其塗炭生靈。到不如早自解決。思來想去。長歎一聲。說卿意已悉。容我同高弘圖、祁彪佳、劉宗周三個入細商量。秉貞退下。當卽將高祁劉三人找來。說明心事。三人說這事如何灰心。宗社之託。臣民之寄。都在我主。除得我主。誰能繼紹。明統常滂連連搖首說。這却不然。現在唐王聿鍵不是起兵福州嗎。魯王以海不是起兵紹興嗎。他倆也是大明宗支。嫡派。我一响順從。卿等者以明室繼起。無人如今有了聿鍵。有了以海。比如千斤重擔。有人分肩。我儘可犧牲。一切諸位。那唐王魯王是幾時起義的。何以編書的不曾提起。反借潞王常滂口頭帶出。豈不是個大大脫節嗎。唉。唉。只可惜在下一枝筆。分撥不開。早想得個機會。趁使補叙。如今常滂口頭旣提出。唐王魯王我可先叙。唐王後叙。魯王（成竹在胸。不脫不漏）講這唐王聿鍵被圈禁在南都。狠是不能自由。然而性喜讀書。在大明宗室裏面。要算做

第一個飽學娶妃曾氏亦貌美有才記得聿鍵被圈禁在一座高牆以內除得讀書以外便與曾妃吟弄詞翰談及朝政曾妃從不時勸慰暗暗派心腹內監向外偵探後來探出鄭成功年少志大忠於明室因秘密的寫封書函借通款曲這成功原係忠孝性成早料馬阮當朝必歸失敗當即不時的去書安慰可巧時機到了趁著那清兵將至南都將破的當兒成功便派兵擁入高牆將唐王聿鍵並王妃曾氏先行護送出城然後隨著父親鄭芝龍取路趕回福州既到福州却好唐王同曾妃先後已到成功的叔父鄭鴻逵亦來這鴻逵却是從鎮江北固山逃走的他個逃走是一路殺人放火搶劫貨財與那強盜無異又携帶着兩個孽弟一叫芝豹一叫鄭彩這時尋著成功便囑說你今日是得意極了得著富貴功名還該携帶携帶我們才是成功歎了一口氣說如今富貴那理功名那理國是破了家是亡了叔父們沒有眼睛難道沒有耳朵嗎（國爾忘私公爾忘家忠肝義膽現於詞色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鴻逵被成功這幾句教訓不覺惱羞成怒說牡丹雖好也要綠葉扶持只這聿鍵到了福州固然是你們父子主謀也須同我三個商酌酌的成功說既辦大事自然要商酌個辦法第一件是要請這理巡撫張肯堂出來叫他籌兵籌餉第二件是要請那在籍巨紳黃道周出來叫他組織政府維持朝局鴻逵聽講提出黃道周三字登時搖一搖手說只這史可法第二（不易之論）我們如用著他由

他大權獨攬，簡直是有他講的話，沒有我們姓鄭的講的話了。成功笑說：「請問叔父今日舉辦七事，是爲姓朱的光復舊物呀？還是爲姓鄭的一門榮耀呀？鴻達說：「且把朱姓撇開，你不爲姓鄭的難送爲著姓黃的嗎？成功瞧這鴻達一味自私自利，不再搶白袖子，一拂趕著出去。先會了巡撫張肯堂，當下一說即允。後去謁見黃道周，講這道周表字幼玄，係漳浦人氏，與洪亨九先生却係同鄉。當時有人講論這漳浦出個姓洪的是賣國求榮，做了二臣傳的首領。出個姓黃的是忠心報國，做了史可法的替人（亦係不易之論）。這人在崇禎朝疏劾時相周延儒、楊嗣昌，在弘光朝反對奸人馬士英、阮大賊，生來賦性忠鯁，守正不阿，不談別的，記得南都名妓有兩個絕色，一叫寇白門，一叫卞玉京，常常與諸名流往來。其時錢謙益、李名夏要借他倆試試幼玄的操守。一天晚間請幼玄文宴，將他先生灌得酩酊大醉，替他寬脫衣履安歇。在一間別室，然後同二妓商議叫他倆必須如此。如此玉京默默不應，轉是白門說我單去試驗試驗。這道學先生當即趺坐別室，竟自脫去衣裙，渾身一絲不掛，揭開被窩，推在幼玄懷裏，躺下可笑。他先生只是鼾齁濃睡，一覺醒來，覺些蘭麝香溫肌玉，在抱，睜眼一看，驀見個嬌豔美人對他憨笑，諸位在那操守不定的，未有不見色起意。順水推舟，他却翻身下牀，若無其事。白門也就穿好衣裙，贊了聲好個坐懷不亂的魯男子。是金剛佛，是阿羅漢（絕好讚語）。玉京也趕著過來，錢

陳兩人從外哈哈大笑。幼玄也就大笑。在下趁手交代這寇白門。從此便謝絕塵緣。卞玉京亦因之超脫。凡想只可惜謙益名。夏名心未死。還要改事二姓。真是連個娼妓不如了。罵得痛快。一般名流聽者。一閑話少叙。卻說鄭成功既見道周。便將唐王大駕到閩。講個大概。道周說好極好極。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成敗利鈍。非所逆觀。我且同你去見唐王。再定辦法。成功喏喏起身。即與道周來見唐王。好個唐王。聿鑣著道。周成功到了。先行屈身下拜。然後痛哭流涕。說現今是國破家亡。未亡人因系明室嫡支。不得不苟延殘喘。勉復君父之仇。黃老先生。鄭小將軍。孤這薄德菲材。還要仰仗二位提挈。嗟說罷。嗚咽伏地大哭不止。曾妃亦從屏後跑出。哭泣跪地。一誠懇動人的。係賢王賢妃。道周成功惟有匍匐碰頭。悲淚哀哀。不能仰視。當即一口同聲說。臣等不以死報國。有如天日。唐王夫婦。只才叩謝起身。分別坐下。共議軍國大事。君臣正在密議。却好巡撫張肯堂亦慌忙趕到。當議讓出撫轅。權做唐王宮殿。刻日在閩文武百官。奉著唐王行了監國典禮。仍稱號大明。改元隆武。元年以福州爲天興府。拜黃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封鄭成功爲忠孝侯。成功以父親芝龍在上。不敢受封。唐王不允。因晉封芝龍爲南安侯。芝龍又以其弟鴻逵擁戴有功。芝豹。鄭彩亦隨王效力。唐王不便深却。忙又加封鴻逵爲三等侯。芝豹。鄭彩爲二等伯。諸位鄭氏。一門封侯的。封侯。封伯的。封伯。榮耀無比。其實皆由唐王寵任。

鄭○成○功○後○來○又○以○公○主○許○字○成○功○招○成○功○做○駙○馬○又○賜○改○國○姓○此○係○後○話○當○時○朝○臣○組○織○却○用○張○肯○堂○  
做○了○吏○部○尚○書○何○楷○做○了○戶○部○尚○書○蘇○觀○生○做○了○翰○林○學○士○姓○何○的○表○字○元○子○姓○蘇○的○表○字○字○霖○到○是○  
兩○個○効○忠○於○國○的○這○時○陝○武○朝○部○署○粗○定○當○由○黃○道○周○與○鄭○成○功○從○長○計○議○先○發○出○唐○王○監○國○詔○書○并○  
誓○師○檄○文○到○達○各○路○甚○麼○宜○興○的○虛○象○觀○呀○松○江○的○陳○子○龍○夏○允○彝○呀○太○湖○的○葛○麟○王○期○昇○呀○崇○明○的○  
荆○本○徹○沈○廷○揚○呀○江○陰○的○閻○應○元○陳○明○遇○呀○無○不○聞○風○響○應○不○但○江○蘇○響○應○那○安○徽○寧○國○的○金○聲○吳○應○  
箕○等○也○就○響○應○那○江○西○建○昌○撫○州○贛○州○三○路○也○便○同○時○起○兵○最○遠○不○過○是○駐○兵○湖○北○的○那○個○何○騰○蛟○此○  
時○新○收○了○闖○賊○部○將○并○闖○妻○闖○子○(應○前○書)計○兵○有○二○三○十○萬○聲○勢○非○常○浩○大○正○慮○中○原○無○主○正○慮○路○  
王○株○守○一○隅○未○正○名○號○今○奉○到○隆○武○監○國○檄○非○常○快○慰○趕○的○奉○表○稱○臣○率○衆○聽○候○調○遣○(趁○勢○叙○出○  
騰○蛟○是○承○上○起○下○之○筆○能○使○全○書○筋○搖○脈○動)你○道○有○此○一○舉○在○福○州○方○面○豈○不○是○龍○驤○虎○步○局○勢○一○  
新○嗎○(神○采○煥○發○得○意○之○筆)編○書○的○叙○過○唐○王○又○要○轉○叙○魯○王○這○魯○王○以○海○亦○係○明○室○嫡○派○宗○支○亦○  
係○罔○禁○南○都○由○清○兵○南○下○趁○亂○逃○出○諸○位○這○以○海○何○以○逃○出○因○他○嫻○習○弓○馬○武○藝○精○通○在○那○都○城○擾○亂○  
的○當○兒○他○却○先○率○領○衛○士○仗○著○寶○劍○騎○著○快○馬○衝○出○都○城○取○路○徑○往○杭○州○知○道○路○王○常○滂○已○在○杭○州○起○  
兵○不○復○逗○留○一○馬○闖○到○紹○興○來○找○前○兵○部○尚○書○張○國○維○為○甚○單○找○國○維○却○因○國○維○曾○做○過○他○的○師○傅○與○



他狠有情感。國維落職回籍。是以海知道的。所以海來此。不找別人。獨找國維。彼此見面。國維因說。現在是國亡無主。我瞧杭州方面。雖擁立路王常澆。儘著張秉貞。陳洪範用事。那是不能成爲事實的。爲今之計。我王莫若在此起兵。王如起兵。這理有個慷慨仗義的錢肅樂。此人專結交豪士。收納英雄。有他一聲號召。必然四方響應。以海大喜。當即將肅樂招來。肅樂見過以海。由國維相與計議。肅樂忙說。此間有個經文緯武。幹國棟家。平時自比諸葛孔明。的何不請他出山。國維連點頭說。你講此人。莫非是那鄞縣張煌言嗎。原來這煌言表字蒼水。是前明最有聲望。個孝廉。同那崑山顧炎武。餘姚黃宗羲。衡陽王夫之。是一流人物。但煌言於文學之外。又通曉六韜三略。長於用兵。最奇不過。身邊有一白猿。這白猿竟能知書識字。迎合煌言意思。煌言要讀那種書。白猿能先行檢出。煌言要做那件事。白猿能趕去料理。煌言到那理這白猿也便跟到那理。一雙碧綠深軀的猴眼。能够遠見千里。派他做個偵探。要算是一位福爾摩斯。閑話少敘。這時肅樂提起張煌言名字。國維便哈哈大笑。說他既自比諸葛。用誰去三顧草廬。肅樂說。今非昔比。就請魯王寫封聘書。由不才帶去。那就得了。魯王照辦。肅樂當即携書趕到鄞縣。會過煌言。說明來意。煌言以事關國家問題。與種族問題。自不容高臥隆中。取抱膝長吟態度。不消煩絮。兩人來見魯王。却好國維亦在這理。煌言說爲今之計。沒有第二個辦法。先請

魯王監國正了尊號名正則言順即以紹興權做國都一面傳諭各省飛檄四方一面組織政府魯王點首所有手續照辦當以張國維爲武英殿大學士太傅兼兵部尙書以張煌言爲輔國軍師以錢肅樂鄭遵謙熊汝霖孫嘉績爲各部尙書又以總兵方國安王之仁擁著重兵加封侯爵正行過監國典禮不料馬士英阮大鍼兩個奸賊聞信起來原講馬阮二人從南都攻破由崧溜走當即招集御林軍入宮挾著太后急急忙忙逃出都城取路向江西廣德進發既到廣德住不多時風聞益王由本已在建昌起兵永寧王由基已在撫州起兵兵部侍郎楊廷麟已在贛州起兵忙派人四出疏通無如皆拒而不納（補筆却不可少）後又聽講唐王聿鍵在福州監國魯王以海在紹興監國依太意思却要去依唐王馬阮以與唐王結下深仇於自家不利不如挾著太后來依魯王魯王亦深惡馬阮誰知那總兵方國安王之仁却要借馬阮兩奸以抵制國維兵力要挾無可如何偏生馬阮又善於逢迎把個魯王弄得沒有話說只好派他倆隨征效力不在話下（以上叙清唐王魯王）單講路王常澆自得了聿鍵以海監國消息知道兩處勢力發展與自家困守杭州徵兵不至餉不來大不相同可巧張秉貞陳洪範兩個又取消極主義時時在耳畔絮聒常澆聽了心下實不耐煩無如依著張陳兩個主見又被高弘圖郝彪佳劉宗周三人詰責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終日如坐鍼氈悶悶不樂我且由他

(攔過一邊兜回原路)再講劉澤清得了陳洪範個復書知道事已就緒只要清兵一到假必挾著路王開城納降心下兀的歡喜急忙笑逐顏開的來見賚塔錫罕呈上洪範親筆復書賚塔接過看了因笑對錫罕說畢竟劉澤清是個有用的不比那劉良佐恇怯無能反反覆覆這個當兒劉澤清才敢上前說了一句日前主帥盛怒之下才將未使替良佐分割其實良佐已歸降大清沒有甚麼異志賚塔哈哈一笑說將軍何不早講致使嚙誤殺好人(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不妨虛賣個人情)如今別話不談嚙們進取杭州必先從松江經過你可會同李成棟金聲桓去分路進兵凡是擋著我兵去路的務必殺他個痛快不留餘孽澤清喏喏答應當即領兵去訖書儘一邊說這理賚塔錫罕兩個主帥督促修養甲修圖賴架起火礮向前撲攻宜興一連六七日一座宜興城被攻壞了又築築好了又攻修圖賴奮勇當先乃是剝去衣袍赤著半截身子在火光中東衝西突這日用大礮轟城已倒了塢有十二三丈修圖賴歡喜不過正待揮兵湧進轟地一聲吶喊從東南角殺過一支兵來那領兵的不是別人正是太湖的葛麟這葛麟爲甚麼趕來便是由侯朝宗親往太湖一趟的宜興說得十分危急葛麟因念太湖與宜興是唇齒相依宜興有失則太湖必當其衝所以趕著領兵前來在這危城將破閃電穿鍼的當兒忽然半空中落下個救星那盧象觀是喜出望外更不怠慢催動人馬從城內一

擁殺出這時。佟圖賴赤著半截身子，騎在馬上，手持兩截槍，趕着廝殺。無如是腹背受敵，戰得行行的。却被盧象觀猛可一箭射中左臂，佟圖賴是招架不住，撥馬敗下。那宜興的兵同太湖的兵，趁著勝利，席捲殺來。這一陣惡殺，清兵死傷是不計其數。還虧著賚塔錫罕揮兵救應，只才彼此收兵。但賚塔錫罕回營，正在收集隊伍，檢點傷亡，早有麾下入報，說是端重親王博洛的前鋒已經到了。兩帥問係何人，答說是額駙李率。李率前書不講這李率，泰從四川咨調的嗎？何以來得這般迅速？要曉得由四川直下江蘇，是一路長江，下水順風，舟行比馬還快，所以譚泰未到，他已先來。既至南都，却好太傅大學士洪承疇，同端重親王博洛已到。當即入城參見。此時弘光帝的宮殿，却做了豫王多鐸的行轅。以品級論，多鐸與博洛雖係親王，但洪承疇官居相國，貴爲帝師，只這一柄尙方寶劍，不啻是皇上親臨。所以殿上安設座位。當時是承疇居中，多鐸居左，博洛居右。一班文武官僚，任是鵝黃馬，桂孔雀，花翎顏色，頂戴總站立一旁，沒有個坐位。單講洪太傅到了南都，對著大衆，不問別的，卻先問那四公子的踪跡。有的說：那方以智現做了金聲謀主。有的說：那侯朝宗、陳貞慧現做了盧象觀的謀主。還有的說：那冒辟疆是往來蘇、松、常、州行踪不定。承疇點一點首，却好譚泰亦由山西趕來。承疇因笑對博洛說：我個計畫是將譚李分做兩路，叫譚泰領著人馬向安徽、寧國進發，以征西路；叫李率、泰領著人馬向江蘇。

宜興進發以征東路。你可隨著去訖。務在席捲江浙。烈日奏功。（一筆兜轉絕好收場）正是

龍驤虎步

經略江南

虎嘯林谷

龍起深潭

評曰：滿清薙髮令下，激成諸路起兵。其時頭緒紛繁，叫人無從說起。看他用四公子做個綫索，能能使千頭萬緒一氣貫穿，是爲才大如海。

劉良佐劉澤清同爲明室叛將，一則身被刑誅，一則全活生命，固然有幸不幸。然留著澤清，卻爲勾通潞王與下回書有密切關係。

敘潞王有意降清，却借唐王魯王做了話柄。如此補敘兩王同時監國，方不唐突。但敘唐王扼重黃幼玄，敘魯王扼重張蒼水，又係獨具隻眼，不同人云亦云。

承驛南下，首訪四公子踪迹，是能尋著綫索與編者一般思想，一副眼光。

## 第二十八回 劉三季再離歸豫邸 陳洪範強詞劫潞王

原講端重親王博洛麾下，是帶著圖賴修盛年，修鳳彩修國器四個驍將。後以南征不敷調度，又咨調了譚泰及李率泰。如今譚泰既改征西路，這李率泰便充做前路先鋒。東抵宜興，一到宜興，寶塔錫罕自然是列隊歡迎。諸位必有一句疑問：這寶塔錫罕是由多鐸指派的，李率泰又是由博洛指派的，究

竟。誰。節。制。誰。住。下。卻。有。個。交。代。彼。此。是。各。領。各。兵。不。相。節。制。但。南。征。的。總。帥。此。時。不。是。多。鐸。卻。用。博。洛。無。論。何。人。總。要。受。博。洛。節。制。雖。是。博。洛。也。要。受。那。大。經。略。洪。承。疇。節。制。這。一。次。大。開。大。合。大。起。大。落。規。取。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所。有。總。帥。及。諸。將。的。功。績。要。算。是。洪。承。疇。的。功。績。時。來。運。來。出。關。的。洪。承。疇。是。猛。虎。化。爲。腐。鼠。入。關。的。洪。承。疇。又。是。腐。鼠。變。做。猛。虎。天。下。事。從。那。理。說。起。一。筆。有。陽。秋。足。見。承。疇。不。忠。於。明。而。忠。於。清。言。不。多。瀆。當。下。李。率。泰。見。過。寶。塔。錫。罕。問。問。前。敵。交。戰。情。形。因。說。這。斗。大。宜。與。一。座。城。只。須。嗜。們。合。力。圍。攻。何。愁。不。克。從。今。日。起。嗜。們。便。左。右。夾。攻。給。他。個。無。法。抵。禦。一。聲。令。下。進。塔。錫。罕。領。兵。進。攻。東。路。李。率。泰。領。兵。進。攻。西。路。當。又。架。起。紅。衣。大。礮。轟。個。不。歇。城。裏。的。主。軍。是。盧。象。觀。客。軍。是。葛。麟。協。力。防。守。的。是。侯。朝。宗。陳。貞。慧。在。著。前。日。得。勝。的。時。候。李。兩。個。愛。妾。却。前。往。如。皋。另。有。書。文。在。後。按。住。貞。慧。香。君。這。時。清。兵。圍。攻。宜。興。由。盧。象。觀。領。著。主。軍。向。東。路。抵。敵。葛。麟。領。著。客。軍。向。西。路。抵。敵。侯。朝。宗。陳。貞。慧。是。在。東。西。兩。路。策。應。先。講。朝。宗。走。到。西。路。適。值。一。個。礮。彈。轟。塌。西。城。葛。麟。正。在。揮。兵。堵。塞。那。知。李。率。泰。已。指。揮。修。圍。賴。趕。來。當。下。修。圍。賴。奮。不。顧。身。躍。馬。陷。城。葛。麟。早。無。心。應。戰。引。兵。衝。出。重。圍。侯。朝。宗。也。就。相。隨。去。了。了。却。西。路。貞。慧。原。係。策。應。東。路。比。見。西。城。已。失。忙。勸。盧。象。觀。殺。出。東。城。奪。路。竟。往。太。湖。那。知。象。觀。才。出。東。城。劈。面。遇。見。賈。塔。才。待。交。鋒。不。提。防。賈。塔。部。下。個。瑪。哈。達。早。

一稍打來，躲避不及，登時送命。貞慧見勢頭不好，捨着馬鬣，突出重圍，竟落荒去了。（了卻東路）唉，這宜興一座城池，經侯陳兩公子竭力助守，終歸失陷，豈不是個衆寡不敵嗎？清兵得了宜興，卻好李成棟、金聲桓同時又攻克江陰。劉澤清又前圍松江，書是一起，話分兩頭，先講李金兩將既得了崑山，方欲揮兵前進，適值宜興出了岔枝，依聲桓個意思，急欲引兵救應，轉是成棟說那李棲鳳是自討苦喫，他如今敗了，不服氣向我們求救，難道我們還去添蛇足嗎？且少待再講，不上兩日，又打聽着衛允文身死，劉良佐竟被賚塔殺了，李金兩人，大爲不平，聲桓嚷說究竟我們漢族與滿族終不勁，古人講得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彼既能冤殺劉良佐，獨不能冤殺其他漢族嗎？你與我怕總在嫌疑之列，成棟說管他則甚，你我有的是兵，權彼如疑及我們，我們便反戈相向，同滿族決個雌雄，對是不對，聲桓笑說此意與我恰合（爲後書助明叛清伏綫）我們儘可按兵不動，以觀其後，又不上兩日，却好劉澤清領兵到來，李金兩人會過澤清，問一問良佐被殺情節，意在窺探心理，那知澤清一心向清，沒有別的代表，反勸成棟聲桓立即出兵，不容怠慢，兩人明白當卽分定戰綫，由澤清去攻松江，由李金兩個進兵江陰，講這江陰起兵的不是閩、應、元、同、陳、明、馮、嗎、姓、閩、姓、陳、的，不過是兩個小小典史，一係新任，一係舊任，却能効忠明室，與嘉定的侯峒曾、黃淳耀合同起義，還有個秀才許用，做兩邊的謀主，由

他奔走各鎮鄉村，鳴鑼號召百姓。一般百姓都因著髮辮問題，引起種族思想，不論男的女的，壯的健的，老的少的，一口同聲都叫喊著殺韃子……甚麼又爬岩，又籌扁擔，農器總取出來當做兵刃。雖係是烏合之衆，却人人拚著性命從清兵到了江陰到處是荒荒鑼聲，東一簇人，西一簇人，通共不成隊伍。清兵殺來殺去，只是殺不退的苗蠻，打散一層，又是一層。這時又惱亂了三個人物，一個是在籍兩廣總督沈猶龍，一個是中書舍人李待問，一個是羅源知縣章簡，三個在城紳士又散出許多家財，招募死士分紮在城外東西南北四路。先是李成棟領兵殺至，被李待問章簡截住，後是金聲桓領兵殺至，被沈猶龍截住，彼此殺得難解難分。好個許用，又激怒鄉民團圍殺那銅鑼，是敲破了幾百面，喊叫之聲震破天地。忍耐李金兩將仗著本領高強，人龍馬虎，當下韃子兵固然被殺死的不少，然而村鎮鄉民已去七八，殺了三日三夜，由清兵又四下放起火來，可憐這一場殺劫，火劫真算是掃地以盡寸草不留，尸骸是堆積如山，血水是汨汨成河，大家爲保全頭髮，造到這般慘境，這是從那理說起，在下却有句交代。這時江陰城外已是地坍土光，所有沈猶龍李待問章簡已退入城中，嬰城固守。秀才許用趕向嘉定，不在話下。單講李金兩將殺得火起，整日整夜的不住架礮轟城，那閻應元與陳明遇弄得力竭聲嘶，有兩個多月不曾合眼。城中是糧盡餉絕，到了羅雀掘鼠，兩個還泣血誓師，直至守無



可守禦無可禦方被李金兩將打破城池不消說得沈翁龍李待問章簡及陳明遇都是一起殉難閣應元後死却在敵樓上大書一聯

八十日帶髮効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成棟聲桓兩個得了江陰却趁勝又圍攻嘉定這嘉定守城的是侯峒曾黃淳耀姓黃的是個進士姓侯的是個通政司行走與侯朝宗是一家峒曾有個族姪叫做侯承祖現任金山衛守備由承祖又結合總兵吳志葵又由志葵連絡崇明的荆本徹沈廷楊一起起兵骨裏總是擁戴潞王常澆無如常澆受制於張秉貞秉貞又受制於陳洪範比如洪範同劉澤清沒有暗中勾結一意爲明在這蘇松常一帶步步爲營節節爲守恐怕一般鞭子還不能得志軍國大事最忌有了漢奸大明失國失在那班漢奸手裏如要叫在下逐一說出姓名未免免誤正書（用筆純然揮灑自如）如今正書叙到李成棟金聲桓攻打嘉定這嘉定一座城池却經不起那礮火日夜轟炸侯峒曾支持不住只好又派許用趕往吳志葵那理求救那知志葵的救兵未到這嘉定城池已被清兵攻破城雖攻破這侯峒曾猶抵死巷戰巧巧遇著李成棟峒曾是猛發一箭直射面門成棟來不及躲避用嘴接住却磕落兩個門牙一

聲哇呀急噴出一嘴鮮紅血來。拍馬舞刀直取嗣會。嗣會戰成棟。不過巷道又窄。馬不轉蹄。却被成棟殺了。但成棟因吃了嗣會一箭。磕落門牙。不覺斗起殺心。忙著下令屠城。後來出種嘉宅屠城記。與那揚州十日記先後出櫃。我們一般漢族讀了。不由不咬牙切齒痛恨。滿清在下趁手交代。那黃淳耀不待滿兵屠殺。已是合門殉難。我且不表。單講李成棟既攻克嘉定。屠殺全城。隨又同金聲桓分路進兵。聲桓遇著總兵吳志葵。知道趕來救應的。相與戰不多合。志葵已大敗逃走。隨又攻破金山衛。那守備侯成祖也是力戰身亡。這個當兒。清兵所過勢如破竹。逢州州破。遇縣縣亡。蘇常兩府算是一律肅清。只剩了松江城池。與那太湖城池未下。聲桓會著成棟。因問說。這時我們是按兵不動呀。還去救應松江呀。成棟正在躊躇。却好劉澤清那理已派人求救。接敘緊湊。原來澤清進兵松江。那松江的陳子龍夏允彝。是狠有準備的。請問甚麼準備。他倆因松江係通浙門戶。與太湖毗連。因約太湖葛麟王期昇。彼此協力互助。如係清兵直攻太湖。由松江出兵。從左方牽制。清兵直攻松江。由太湖出兵。從右方牽制。所以澤清趕到松江。一軍不能分做兩用。同來的原有兩將。一為王之綱。一為李棲鳳。講這李棲鳳是前在宜興。經過挫折的。這王之綱也是史可法的部將。前在河南與成棟同受澤清運動。當即歸附滿清。應前二十四回。如今是歸澤清節制之綱。見澤清頓兵在此。久久無功。因說。這松江不

下如何規取杭州。如何與那張陳連合。且將軍是抱著奮勇而來。如不攻破此城。未免爲賚塔錫罕輕視。依我愚見。不如著人到李成棟那裏求救。成棟如來。那金聲桓必來。有這兩只猛虎前來。一定於事有濟。澤清連稱是一面派人向成棟處求救。一而又不肯服氣。次日領兵去攻松江。那知陳子龍同夏允彝早有了布置。你道甚麼布置。子龍是領著精兵三千。從黃浦江過來。抄出清兵背後殺出。允彝是大開城門。從面前殺出。還預先約定崇明的荆本徹沈廷揚來做救應。澤清那知底細。只顧殺上前去。不料澤清在前面交鋒。背後的營盤早被陳子龍衝散。澤清趕緊攔馬回救。劈面碰見子龍。手提著兩口青鋒寶劍。這寶劍不是等閑的。却能削鐵如泥。澤清不知利害。舉槍來刺。被子龍順手一削。早把槍桿削去半截。澤清慌了意。在撥馬逃跑。那知子龍手快眼快。略一轉身。飛的一劍。却砍中澤清右臂。一聲不好。可憐那半截膀子。已隨劍落下。子龍還待再砍。眨一眨眼。澤清已下去十來丈。遠倒運的王之綱不知進退。捨馬上前舉刀來劈。刀才落下。已剩了半截。不消多講。又被子龍用劍削了好個子龍。不待兩馬過門。給之綱攔腰。一劍一個。咕咚之綱上半截身子。已是倒地。下半截身子。却被坐馬拖去了。清兵這一敗非同小可。及至李金兩將領著救兵到了。已是落花流水。這時荆本徹沈廷揚原做著兩路策應。廷揚撞著聲桓。徑不起一枝五六十斤粗重的鐵稍。在左臂上擦了一擦。已是負痛敗走。

荆本徹見廷揚敗走，又瞧著金聲桓使用的傢伙利害，不犯著再捋虎鬚，當即收兵趕回崇明，不在話下。單講陳子龍正殺得興高采烈，忽見塵頭滾滾，滿清的救兵趕過來，惟恐有失，忙的收隊入城。同著夏允彝仍聚守一起，但是李金二將既到松江，小小的戰過一陣，一面收集澤清部衆，一面將澤清戰敗損臂的情形，飛報賈塔錫罕及李率泰三帥，又由三帥飛報總帥博洛，博洛又面見承疇，與議一切承疇因說：據探東路軍情，現在李成棟同那金聲桓銳不可當，所有吳江是破了，崑山是得了，江陰嘉定是屠的，屠殺的殺了，這兩個威名大震，我個意思預備以松江戰事責成李金兩將，一俟松江得手，杭州歸附，還預備將聲桓調取回來，好做西路接應（預伏後書）。博洛說別的不談，如今松江戰事既責成李金獨當一面，那太湖戰事勢必責成李率泰及修氏祖孫父子了。承疇說那個自然，爲最請大駕趕往指揮。博洛說：階使明日起程，計議已定。次日博洛即由南都首途，又率領著圖賴、修鳳、彩、修國器，并大兵十萬，浩浩蕩蕩，東抵蘇州。這蘇州城是南接太湖，東接松江，書不煩叙。那松江方面是由李金兩將進攻，太湖方面是由李率泰率領修家四將進攻。這時賈塔錫罕却派做東西策應，我却有一句交代在清兵未曾分道進兵之前，太湖松江係連絡一氣，如今局勢一變，彼此却不能兼顧。先叙李率泰兵到太湖，由葛麟用著陸師，在城裏守禦。王期昇用著水師，却在湖面分防。清兵是

不問水師陸師。由修養甲修圖賴架起紅衣大纛。只是轟個不歇。城裏的兵既無法抵禦。湖上的兵亦不好衝殺。這李泰是由博洛特地調來的。他想替博洛爭個面子。所以此次身臨前敵。大凡主將到了前敵。全軍未有不奮勇爭先的。只這礮火一緊。修圖賴早領著兵衆。攻陷城池。國綱國維接著上來。那葛麟已逃得不知下落。湖面上王期昇見城池失守。無能爲力。也就領著師船揚帆去了。了却太湖。這理李率泰兵下太湖。那理李成棟亦同時兵下松江。編書的慢點。前文不講那陳子龍非常利害。如何會失去松江。要曉得子龍所倚仗的是兩口青鋒寶劍。如今那寶劍竟會被一個小小強徒竊去。你道奇是不奇。事奇文奇。來得突兀。講這強徒叫做劉七。到是松江府城好好人家子弟。伯父劉廣虞。算是吳中名士。父親劉肇周。却心術奸險。姑母劉三季。生得貌美非常。真個有沈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記得在崇禎年間。由國戚田遇弘派人來到蘇杭物色美女。其時便有人豔稱劉三季不知怎的。倖免最後。却將陳圓圓買去。忽的照應第十七回書文。心四映。有人講道。這事由劉肇周做了手脚。因肇周結識個富紳黃亮功。亮功打聽著三季非常姣豔。趁其伯兄廣虞出外就幕。因在渾水捉魚。以千金買囑肇周。肇周得了這注財。香遂自行作主。硬將妹子嫁給亮功。亮功是個惡濁財翁。彼時三季年才十四。俗說彩鳳隨鴉。是不遂心願的。春初嫁去。年終便生了一女。取名阿珍。那知隔了

一年亮功便得病死了。三季替夫守節，愛女如兒，未滿十歲，阿珍便生得如花似玉，偏生肇周個兒子，劉七比阿珍大上六歲，定要這表妹爲妻。三季因劉七貌劣性頑，年齡較大，決計不允劉七，沒法又唆使父親肇周同他姑母淘氣。三季拏定主意，也不管女兒嬌小，便許與直塘一個錢姓人家小子。劉七知道，表妹喫過人家茶，沒有更移，竟終日同著一班流氓厮混，大凡不愛讀書的，便愛耍那拳捧，不知劉七得了那個教師傳授，竟會爬牆走壁，捷如猿猴，有兩次溜到三季房間，偷去兩只箱籠，還有一次趁著阿珍睡熟，竟想挾去飛跑，不虧阿珍高聲喊叫，已是不翼而飛了。隔了年餘，阿珍過了十歲，三季年在二十三、四，劉七亦年只十七，但是人小心不小，適值清兵南下，他却特地來見李成棟，成棟瞧這劉七小小年紀，因說你個小孩子軍中用你不著，劉七笑說大帥休從門縫子裏瞧人，小人却有飛簷走壁之能，成棟說我不相信，劉七說大帥何不試我一試？這一句却把成棟捉醒，原來成棟已打聽陳子龍有兩口青鋒寶劍，削鐵如泥（想係劉澤清對他講的），這種寶物不能明取，只好暗偷。如今劉七小厮既有高來高去本領，何不叫他去偷劍？主意已定，便向劉七說明。這話劉七是極口應承，到得翻來，進城門并混進陳子龍個府宅，諸位必有一句駁我，在這軍事異常喫緊個當兒，一個強徒何能混出混進，要曉得劉七原是本城人，又未嘗編著髮辮年紀，又輕性又佻，卽一路隨機應變，居然混

入子龍機密室。居然趁子龍伏案打盹。給他個冷不提防。掣出剪綰的手段。輕輕解去腰間寶物。刷的溜走在下。有句交代。劉七來時。是混出混進去時。是爬牆上屋。由水關小著身子。擠出搶到清營。見了成棟。雙手將寶劍呈上。成棟一試。雙劍果然是削鐵如泥。歡喜非常。當說且待城破之日。我自有好處。到你劉七說。小人也。不想別的好處。只想城池破了。保全我那姑母表妹。我個姑母可由大帥收下。受用我個表妹。可賞給小人。一甲意不過爾爾。成棟這時也不細問。忙說當得當得。一聲令下。早招呼金聲桓合并攻城。不表李金兩將并力攻城。且表陳子龍朦朧開眼。覺得腰帶鬆動。急急摸索寶劍。已不知去向。心下慌了。拷問左右。都回答不知。子龍雙脚一跌。忙的去見夏允彝。嚷說怎了怎了。如今被強徒竊去。應用傢伙。清兵如來。如何抵敵。允彝也是作急。彼此正在發怔。城外早已鼓聲震耳。礮火殷天。兩人趕著跨馬上前。誰知城牆各路。都被清兵架起雲梯。人上站人。捷如猿猴。城兵無法抵禦。夏允彝是力戰身死。陳子龍既失去寶劍。不敢抵敵。撥馬溜出南城。不知去向。了却松江。書儘一邊。叙成棟這次得了松江。聲桓却勸他不必屠城。留待總帥博路到來再說。成棟也就依了。但是小劫小殺在所不免。爲最劉七一心惦念著姑母表妹。當引了一起清兵。竟到三季的住宅。衝開宅門。三季慌的自縊。劉七首先上去。替三季解下項巾。幸而不會斷氣。當找出僕婦張媽。叫他看護。又急急問說小

姐阿珍現在那裏張媽因說在這十日前早送往直塘錢家去了劉七不信忙的四處搜找不得影響只有唉聲歎氣的先將三季安頓好了然後來見成棟說是我個姑母得了惟有表妹現在直塘小人要趕去尋找成棟笑說究竟你個姑母人品何如你可引我去瞧一瞧我使放你去找你表妹劉七喏答應忙引成棟來至黃宅成棟一見三季真是天仙化人贊不絕口當招呼張媽過來叫他好生看謹放著劉七去尋那表妹阿珍自家回到大帳見著聲桓笑講這事畢竟聲桓有些斟酌當下勸了成棟一番說我們要幹大事的不能淘鎔女色如今總帥博洛近在蘇州聽講豫王多鐸又有前來消息我們漢族人格不可被滿人看輕成棟笑了一笑說算了算了提起滿人簡直穢濁不堪比如堂堂個鄉政王同那博爾濟吉特后叔嫂做的把戲是通國皆知的（又作提筆文心四映）我們漢族洗洗屁股比滿人面孔乾淨十倍（肆意謾罵）聲桓說你既明白這道理又何必犯那不乾不淨的毛病成棟應聲說依你依你不上兩日却好豫王多鐸到了蘇州你道他因何來的一者因南都重地有了洪承疇坐鎮自家可以抽身二者因江蘇全省完全肅清眼見得潞王常澂奉表歸降在即如其博洛前去自家不去未免有碍面場三者多鐸也是貪花好色他打聽蘇杭兩省是個美人出產的地方所有旗婆子的風味已領略夠了必得漢族妖嬈充一充下陳賞一賞齷味方始稱心（逗起下文）



有這三種原因。當即揚威耀武，帶著邊必降帥顏保，顧納禪米思翰，四位驍將，來至蘇州。見過博洛略談些軍事，便問及各處風景，漸漸不倫不類，不男不女的兜搭起來。這種消息，易於傳播，早被李季棟聽了，迎合意旨，用著花花轎子，忙把劉三季擡著送來。原講三季是知書達禮，爲夫守節，那有故事。二夫之理，到得蘇州，落在一所高房大屋，仍是張媽用心看護，可憐三季是三番尋死，四次蔑活，弄得張媽解救不迭。這日多鐸換了行裝來瞧三季，三季躺在一張睡椅上，矚著個衣服華榮，面龐俊俏，個人物站立面前，向這自家嘖嘖贊美。心房早是跳動，但因這髮辮後垂（不脫抵制薙髮）很不舒服，將粉頸一掉，仍是流淚，噎泣多鐸殷勤說，娘子不必悲苦，皇家富貴，養似神仙，陪同你亦係天緣好歹，不必固執。三季也不理會，多鐸一笑起身，次日便送些金珠綵緞過來。張媽是喜笑顏開，忙的上前收取。三季忙的推搡著說，我要嫁他，除非……張媽忙問，除非是甚嗎？三季欲言又止。張媽是糾纏不休。三季被逼不過，只得吐出一句說，除非他退去王妃，娶我做正室（大大難題）不然，休要夢想。張媽說這事如何做到？三季說他不做，到休想我做，到且這事還須將我那阿珍找來，才可定奪。張媽沒法，只好將三季意思告訴來人，由來人回去，又轉達豫王。多鐸該是姻緣有分，多鐸毫不留難，一面招呼李成棟趕緊去搜尋阿珍。一面盤算這明媒正娶問題，偏生事有湊巧，喜必成雙。那阿珍早由李

成棟找來原來劉七率領兵隊趕至直塘闖到錢家不問是男是女一概繩捆索綁并不殺害單把阿珍一個搶回松江這也沒有甚麼趣味諸位要知道阿珍年才十一總然劉七火急也不能即刻成婚不過畱在家中做個眼皮上供養罷了（措詞入妙）誰知不上幾日被成棟將劉七找去押令將阿珍交出派人護送到蘇好讓他母女重逢豈不是三季第一件喜事嗎那第二件便是娶做正妃問題無巧不巧那豫王多鐸個正妃忽喇氏却在京邸病故凶耗到了這理多鐸是疑假疑真且悲且喜疑假甚麼兀的天下事沒有這般湊巧疑真甚麼明明得著京邸凶耗一定是人已物故悲的甚麼究竟結髮夫妻還替他生個女兒許配女婿石華善（順手帶出石華善爲征南立功張本）一場恩怨至此空喜的甚麼難得天從人願琴絃才斷早得替人不能解決的問題立時解決不消講得三季遂充做正妃豈不升第二件喜事嗎諸位必有一句駁我滿清定例是旗不點元漢不選妃如今多鐸娶三季爲妃未免顯違祖制要曉得這些制度還是後來康熙帝定的如謂旗不點元那順治朝的狀元明明有滿人麻勒吉（熟於掌故）如謂以不選妃這多鐸娶妃明明娶的黃亮功妻子劉三季後來還生個小小貝勒豈不真憑確據嗎閑話少叙現在要攔點史去談戰史多鐸蘇州忙辦喪事忙辦喜事一重未了又是一重那博洛且不來理會且督促李率李成棟兩路先剿趁著席捲餘

威趕到杭州。那劉澤清早暗地同陳洪範通了綫索。紙是包不住火。這時洪範同張乘貞早拏定主意。來見潞王。常澆可憐。常澆聽說兵臨城下。已是沒有主張。聚集人衆計議。依高弘圖。郝佳。劉宗周。三個主意。是要背城一戰。乘貞洪範却嚷著說。請同兵在那理將在那理。糧餉又在那理。三人指著乘貞。洪範痛罵說。你倆係誤國奸賊。兩奸亦復破口對罵。鬧得彼此捲袖揎拳。不成話。說常澆早離開坐位。講了聲。諸卿且退。議降議守。且容我自家斟酌。當下弘圖。彭佳。宗周見事不可爲。忿忿退出。這張乘貞。陳洪範却立定不去。他倆何以不去。因爲得著那劉澤清密書。早已有辦法。降旗預備豎了。降表預備上了。不問常澆肯與不肯。是要挾制著同行的常澆。也有點知覺。瞧著兩人立定不去。因歎說。兩卿個意思。我已知道。我只怕做福王第二。降清也沒有生命。言之可慘。洪範聽到這理。不由的滿拍胸膛說。我王莫慮。這事有我。同張乘貞做個保障。常澆說。得兩卿用心了。且歎且泣。洪範因說。事不宜遲。趁著劉澤清在那邊做個活口。常澆說。原來兩卿已早定下預約券了。是是。齊國奴必有這種手續。我身也不能作主。只好好說到這理。張乘貞早招呼備馬。便有人牽馬過來。將常澆簇擁上去。一聲開城。那湧金門兩扇大開。城頭上早高高的豎起降旗。說也奇怪。不但端重親王。博洛趕來。那豫親王。多鐸大駕亦到。由張乘貞。陳洪範兩人搶先遞上降表。兩王收了。隨引潞王。常澆下馬伏地。

兩王將袍袖一擡，叫人扶起常澆，權留在後營安歇。到了次日，多鐸博洛率領人衆進城，略一檢點，才知前大學士高弘圖、前都御史郝彭佳、劉宗周、業已爲國捐軀，還有錢塘知縣顧成建、臨安知縣唐自綵、邵武同知王道焜、紳士陸培、屠象美等，亦因杭州失守，紛紛死節。那閩浙起兵相抗，又不免有大大小小，的干戈，大大的殺劫，在後。

人心不死，大義猶伸，是誰健者，旋乾轉坤。

評曰：叙江南諸路戰爭，獨於宜興加倍寫法，非寫慮象，觀寫侯朝宗、陳貞慧也。亦非僅寫朝宗、貞慧爲未寫之方，以智冒辟疆，畱有餘地步也。尋其綫索，只是以四公子做個書碑，以雉髮命令做個話柄。

寫李成棟必寫金聲桓，是用史家合傳體例，以兩人之出籍同，兩人之戰績同，後來背清投明，亦同一心路，故叙李金事異乎尋常。

蘇松常一帶戰事，不過殺人放火而已。編者知一路一路叙殺人，叙放火，毫無樂趣，忽於攻破松江寫出一段豔史，事妙却如文妙。

寫多鐸納三季爲妃，是爲後書太后下嫁多爾袞做個影子。彼亦寡婦，此亦寡婦，彼以寡婦而屈。

尊此以寡婦而驟貴。則是可弔之事。皆可賀之事。而可賀之事。又皆可弔之事也。弔乎。賀乎。還請問之。寡婦與婚娶寡婦之人。

以潞王常滂降清。却好爲江南用兵之總結束。讀者不可不知。

## 第二十九回 領雄兵分路破閩浙 撤殘局一氣捲煙雲

清兵既得了杭州。由豫王多鐸端重王博洛在城部署一切。先用個紅旗報捷。并將潞王常滂降表飛送清廷。攝政王得了這起捷音。快慰非常。一面嘉獎兩王調度有方。能於刻期奏績。一面致書洪承疇。聲明東南戰事。通由總經略負任親王以下統歸節制。其有不受調度及故違軍令者。得以尙方劍便宜行事。這道朝旨一下。承疇是大權在握。代表清廷全權。因想杭州雖定。那唐王魯王據守福建福州。浙江紹興。同時監國。兵既不弱。將亦稱強。爲今之計。當督令博洛進兵浙閩。所有多鐸部將。應酌撥幾個驍勇善戰的。歸博洛節制方好。主張既定。一面飛檄多鐸。請他仍回南都。一面飛檄博洛。叫他慎選將帥。還派個行營御史黃熙允前去佐理軍務。并非閑筆。一面又調取金聲桓前來。做那譚泰的臂助。書是一起話分先後。先講金聲桓奉檄趕來。當由承疇面詢方略。聲桓是胸有成竹。對答如流。承疇知係大將之才。可以獨當一面。隨即表請清廷。特放聲桓做了江西提督。所有皖贛軍事。一并責成。

聲。桓。不。消。多。講。聲。桓。自。然。領。兵。西。去。與。譚。秦。會。合。一。起。以。規。復。安。徽。寧。國。及。江。西。諸。路。不。在。話。下。（攔。過。一。邊。）次。講。多。鐸。博。洛。同。時。奉。著。承。疇。飛。檄。兩。王。商。議。商。議。說。現。在。老。洪。威。權。無。比。啗。餽。還。要。受。他。節。制。豈。不。使。漢。族。用。事。來。壓。制。滿。族。嗎。國。綱。國。維。在。旁。插。言。說。兩。王。不。必。多。疑。只。不。過。是。九。王。個。手。術。比。如。中。原。略。定。怕。這。老。洪。不。退。處。閑。曹。嗎。如。今。老。洪。的。命。令。卻。不。可。不。遵。兩。王。笑。說。是。極。是。極。依。多。鐸。意。思。是。要。將。全。部。將。帥。移。交。博。洛。沈。吟。一。會。說。到。可。不。必。只。借。用。賚。塔。及。佟。氏。祖。孫。父。子。并。那。個。李。成。棟。也。就。得。了。多。鐸。答。應。因。留。下。六。位。驍。將。歸。博。洛。調。遣。其。餘。人。衆。仍。然。帶。回。南。都。在。下。趁。手。交。代。那。劉。澤。清。李。棲。鳳。從。此。病。廢。張。秉。貞。仍。做。浙。江。巡。撫。陳。洪。範。與。承。疇。本。有。淵。源。留。做。高。級。顧問。只。可。憐。路。王。常。澆。被。拘。囚。一。兩。個。月。也。便。給。他。個。生。死。不。明。做。了。弘。光。帝。由。崧。第。二。了。（收。束。一。切。找。抹。清。楚。）閑。文。休。叙。單。講。博。洛。帥。次。杭。州。早。是。紹。興。方。面。得。著。消。息。原。講。魯。王。以。海。軍。用。的。是。大。學。士。張。國。維。軍。師。張。煌。言。在。這。個。當。兒。又。跳。出。兩。位。有。名。英。雄。當。代。豪。傑。一。是。石。浦。總。兵。名。振。一。是。秀。才。王。翊。這。王。翊。與。黃。宗。羲。是。兒。女。姻。親。王。翊。的。女。兒。王。蘭。許。給。宗。羲。爲。媳。宗。羲。別。號。梨。洲。是。明。末。清。初。的。一。代。大。儒。他。在。專。制。時。期。使。發。生。共。和。革。命。思。想。你。道。這。人。眼。光。遠。是。不。遠。學。識。大。是。不。大。他。與。王。翊。張。名。振。規。畫。時。局。意。在。勸。魯。王。聯。合。唐。王。協。力。拒。清。一。方。面。拒。守。錢。塘。江。以。爲。進。取。地。步。一。方。面。須。注。意。四。明。山。及。

舟山寬籌後路。因這舟山係一座良好軍港。南可以貫串閩粵。北可以收合崇明。以控制長江。這種計畫是空前絕後的落想（一點不錯）無如第一步聯合唐王從張國維使不肯贊同（可惜之至）第二步扼守錢塘江。雖係千人一見。然而方國安與王之仁又擁兵在彼。又添兩個渾蠶馬士英阮大鍼從旁撮弄。使方王兩軍不受魯王約束。并不聽二張調度。唉。唉。這兩個禍團子。攪到那裏。壞到那裏。也是大明的氣數合當如此（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至於第三步駐兵四明山。舟山由王翊張名振去同煌言商議。煌言說此意與鄙見適合。也不必另派別人。當用王翊駐兵四明山。張名振駐兵舟山。做那錢塘江防營策應。兩人領兵去訖。此時張煌言帶著隨身白猿。却四路巡防（再寫白猿）爲最當時喫緊不過的是道。錢塘江放心不下的是方國安王之仁兩個總兵。因這兩人將略平常。居心圓滑。加之馬阮兩厮又混做一起。所以煌言是刻刻留神。既到錢塘。便將沿江形勢相度一番。何處應該屯紮。重兵何處應該安設。礮壘當將國安之仁招來指示一切。國安之仁也不敢顯違節制。但在煌言指示方略的當兒。那通靈猿忽攢上高樹。碧睛閃閃的向江面望了一望。只見銀沙壘夾著海潮。而至那猿猴忽的撲下樹來。趕在煌言耳畔啾啾了幾聲。煌言叫聲不好。登時驚慌起來。你道甚麼緣故。便是這潮捲銀沙。大大不妙。因甚不妙。因這潮起沙來。退必沙落。萬一海潮驟退。錢塘江裏長起沙灘。

豈不是敵人涉江如履平地嗎（預料及此）煌言見及於此國安之仁尙不會動問。早是士英大鉞兩人齊說我們仗皇明洪福監國威靈自然潮退沙退請軍師先生不必煩心（活脫兩奸口吻）煌言聽了這話不覺連連冷笑對著士英大鉞說二位且請去喫飯睡覺在此不必多言馬阮確了這記釘子自然搭趂著退後合當有事紹興方面又有緊急動議由魯王以海趕召煌言回朝你道甚的急事便是福州隆武帝遣派使臣劉中藻來至紹興勸魯王以海取銷監國這種重大問題自然是由那大學士黃道周發起道周個建議以爲號召天下當統於一尊以起義論是凡明室宗藩皆可倡義舉兵以監國論這代表君位統一事權却不容一時有兩起尊號且聿鍵係以海之叔聿鍵無子僅僅有個胞弟聿鏞才亦平庸（順伏一筆）道周想來去因與隆武帝計議如果以海能於取銷監國則將來儲位當然屬之以海諸位想想此事如能辦到唐魯兩處便可並力圖清使臣民不生二心豈不是旋乾轉坤的妙用嗎大則可恢復舊物小則可南北分朝計畫之善莫過於此那知事有不然使臣劉中藻費奉詔書并輦載黃金白銀前至紹興見過魯王以海說明來意依以海意思頗以叔姪情感心腸活動朝臣如錢肅樂鄭遵謙孫嘉績等亦多有贊同那張名振王翊兩個自然是奉表力勸請以國家大計爲前提偏偏尙書熊汝霖是當廷反抗大學士張國維亦以取銷監國出爾反爾未免自失



信用（所見者小）當因廷議不決，由以海趕召軍師張煌言回來解決。這事講這煌言既自比諸葛與那黃宗羲是一流人物，宗羲既以唐魯聯合爲言，豈煌言反有膠執己見的無如煌言才趕到紹興其時方國安已追蹤而至。原來國安到處派有密探，由劉中藻費詔入境探馬早報告來使輦載許多金銀國安好不樂意也不問個是非。分個皂白，拏出那攔路搶劫的手段，竟找到劉中藻個住所，先將中藻個耳朵割了，然後招呼兵隊將輦來的黃白物事一起扛擡而去。中藻也不待議案解決，嚇得溜回福州，從此浙閩兩路絕斷往來，兩不相顧。在下不怪方國安行同盜賊，劫去金銀，却怪張國維沒有遠識，沒有定力，以致唐魯水火禍不旋靈。這豈不是一個大錯嗎？俗語講得是：鵝蚌相爭，漁人得利。這時博洛因唐魯交關，早派出兩路人馬：第一路是人馬五萬，由圖賴做了統帥，以佟盛年、佟鳳彩、佟國器隨征；第二路亦是人馬五萬，由賚塔做了統帥，以李成棟、佟養甲、佟圖賴隨征。自家與國綱、國維權駐杭州，做那兩路策應，不提單講圖賴係費英東的兒子，與塔瞻、伊爾德圖、格齊名，并爲九王多爾袞所寵用的。記得從前關外戰爭，圖賴是著著見將陣陣當先（又照應到十回以前）後來多爾袞攝政，臨朝四個驍將並解釋兵權，留京安住。如今由博洛奏請隨征，這圖賴的架落，是没人巴結得上的。這時統兵五萬，趕至錢塘，偏生是海若助威，陽侯效順，江潮驟落，現出白漫漫一片沙灘。如果是沒

膽量的也提防著銀沙滑踏陷落馬蹄好個圖賴一手仗著鐵稍一手挺著銀槍大喝一聲竟躍馬衝去水深處不及馬腹水淺處僅過馬蹄人衆瞧著主帥先行也就蜂擁隨去不消片刻渡過對岸可笑那對岸明兵方倚這錢塘江面以限制馬足爲今之計猛見清兵浩浩飛渡方國安早嚇得魂不附體王之仁是格外屁滾尿流這時阮大鍼馬士英却一齊高聲喊說我們可快豎降旗及此不降更待何時人衆得了這句忙高高豎起降旗方王馬阮四人的下馬匍匐圖賴也就指揮大兵不許廝殺當令四個降臣薙髮改裝用做前驅向導諸位須知杭州趕到紹興計程遠近不過一二日可達這時錢塘失守那紹興是不能立足的了軍師張煌言得著非常警報急勸張國維保護魯王退走四明國維不應以海忙說師傅不去這座孤城就請師傅扼守我與軍師權避至寧波以圖規復何如國維應說當得如此當由煌言奉著以海前往寧波以四明山舟山兩處做個拱衛不在話下再講圖賴兵抵紹興忙指揮著佟盛年佟鳳彩佟國器三將並力攻城不消十日竟用火礮將城池攻破這時張國維頗懊悔先前不該與福州拒絕以致今日不得個救應（遲矣晚矣）只好自刎身死也落個完名全節其餘錢肅樂鄭遵謙孫嘉績及熊汝霖等是歸唐的歸魯的歸魯暫攔不表當時圖賴既攻克紹興一面飛書報捷一面集衆計議依國安之仁主張是勸圖賴進攻寧波務使以海窮蹙歸降士英

大鉞却不謂然。因說：這寧波一隅，不戰自困。不如由衢州直取仙霞關，以往奪全閩門戶。兵貴神速，我倆情願在前向導。圖賴沈吟一會，忙說：你們雙方計畫均屬可行。那以海退走寧波，也是要派兵追剿的。聿據住福州，也是要南向規取的。我個主張，是雙方並進。當派方國安、王之仁領兵去取寧波。派馬士英、阮大鉞去與第二路大兵會合，好做征閩向導。一聲令下，國安、王之仁自然是領著兵馬取道寧波。但往寧波，必由四明山經過。扼守四明的是那秀才王翊，並帶著女兒王蘭。這王蘭，年才十五，生就俠骨仙姿，使一柄玉寶劍，是得異人傳授，神出鬼沒的劍法，與衆不同。比見國安、王之仁到來，因對著父親王翊說：這班賣國奴才，不思效忠皇明，反爲羯狗作僮，待女兒去取他倆首級。王翊尚未答話，王蘭早舞劍下山，遇見晦氣臨宮的王之仁，瞧著他是個嬌小女子，毫不介意。只是嬉皮涎臉的，瞧着王蘭也不打話。飛劍砍來，王之仁慌得舉刀來迎，只聽噹啷一聲，刀是截做兩段。王之仁嚷聲不好，誰知這不好兩字，方才脫口。那一顆腦袋已經落地。原來王蘭這口玉寶劍，也是削鐵如泥。國安遠遠瞧了，慌得撥馬飛跑。不料馬的速度，不如王蘭飛行。霎時劍到人到，可憐方國安又白白送上一顆腦袋。這時清營喪失兩將，不由得土解瓦崩，自相踐踏。幸虧佟盛年、佟鳳彩、佟國器三個到來，然後集合敗兵，停頓不進。圖賴得著這起消息，焦急異常。幸而士英、大鉞還未走開，圖賴因對兩人說：這事如何處理？士英

大賊齊說。依我倆。恐見如果。先唐後魯。不致有此挫折。由他說嘴。圖賴說事。已如此。無可如何。兩人又說。打聽我軍。連失二將。由敵營跳出個耍劍的女子。料想這劍是銳。不可當。如今必得以劍制劍。在前。李成棟傳聞有遺賊盜劍故事。不知他那劍。可否能抵敵。這劍圖賴正在躊躇。猛被阮馬二人提醒。這句不覺哈哈大笑說。這事還得你倆去與賚塔講明。兩人喏喏答應。飛馬去見第二路統帥賚塔。賚塔何得推辭。當派李成棟趕緊帶兵前來。原講成棟的兩口劍。便是陳子龍仗著衝鋒抵敵的。此劍到手。還未及試一試鋒利。如今得著這個機會。自然與高采烈。趕著過來。既抵四明山。指名要那個飛劍的女子。出馬。王蘭聽了。自然稟明父親。仗劍下山。一個是遼東好漢。一個是江左名姝。成棟用的青鋒劍。彷彿是雙蛟。出水。王蘭用的玉鋒劍。逼真是玉龍盤空。三口寶物。俱係精金百鍊。論膂力。王蘭却鬪不過。成棟論技術。成棟却鬪不過。王蘭但是三道蛟龍。在半空飛舞起來。彼此均不能取勝。叵耐修盛年。修鳳彩。修國器。趁著他倆廝併的當兒。却指揮著擡槍火礮。一擁上山。王翊忙著抵敵不住。只好率衆敗走。王蘭見父親敗走。惟恐有失。亦無心戀戰。忙的撇下成棟。縱身飛去。大兵得了四明。那寧波方面。也就不能控守。軍師張煌言。早是保護魯王以海。退至舟山。這舟山一名翁山。四面皆海。有張名振。紮營蛟門。接著王翊父女兩個先後趕到。清兵只落得望洋而歎。不更停頓。當即引隊去了。

留著魯王以海以爲一綫之延。却說賚塔由成棟去後。忽地行營御史黃熙允奉著總帥博洛命。來營督促進兵。賚塔是不再遷延。當派士英大鉞做了前軍向導。取路殺向衢州。這衢州層巒疊嶂。西接江西西北通道安徽南連全閩。以仙霞關做個門戶。地勢非常險要。當由大學士黃道周帶領重兵駐紮在此。所用部將爲三等侯鄭鴻逵。二等伯鄭芝豹。鄭彩。還有一位插翅虎名施琅。這施琅係晉江縣人。氏與鄭氏同鄉。表字尊侯。生成力大無窮。且富有膽略。記得他在十五歲時獨自上山打獵。貪取野獸不覺黃昏日落。迷失路途。正在不辨東西南北。猛可一陣腥風跳出兩隻斑斕大虎。諸位那景陽岡個武松不過打死一隻老虎。便在水滸上大享名。又提水滸始終不脫綫索。這施琅遇著兩虎一隻被他打死一隻。還送他出山。你道他武藝精是不精。福分大是不大。看官必有一句駁我這施琅打死老虎。或者他膂力過人。人還相信。至於那不死的虎。又引送他出山。豈不是句神話嗎。在下起初也是懷疑。後來研究實在委係兩隻虎分攪兩座山頭。各自稱雄。一日虎與虎鬪。兩不相下。物猶如此。何況於人。前面一隻虎係鬪敗逃跑。後面一隻虎是緊追緊趕。不提防施琅伏在旁廂突起一衝拳。打中虎額。這虎就地一滾。又被施琅兜胯一脚。踢中要害。這虎便嗚呼哀哉。誰知畜類亦通人性。前面的虎見後面的虎不來追趕。摸轉一看。知係被施琅打死孽畜也。曉得懷德畏威。瞧著施琅替

他打死仇家也便伏地搖尾蹲著不動。施琅會意因大叫一聲虎兄你可領我出山那虎點一點頭忙掉轉身子在前引路將近一所村落施琅已知到了大路當向那虎拱一拱手說聲虎兄請了一陣怪風那虎已倏忽不見施琅後來逢人談及此事所以福建人替他起個綽號叫他做插翅虎施琅（沁脾之筆無奇不有以此人關係後日征臺故用特別寫法）這施琅嫻習武藝又精通戰略年才二十便投效隆武帝駕下隆武帝以他一表人才交與成功差遣成功又因前鋒缺乏驍將轉薦與道周道周却派他做個前路衝鋒但是道學先生最重涵養道周瞧著施琅矜才負氣不免隨時抑置這日駐兵衢州施琅忽發大言要向道周請兵一萬殺上南都以為直搗黃龍之計（壯哉此舉）道周那理肯聽當時道周計畫是要以衢州為根據一面連合江西建昌益王由本撫州永寧王由基贛州在籍侍郎楊廷麟又由廷麟結合安徽寧國金聲吳應箕各路以便一氣銜接一面又飛檄湖廣總督何騰蛟這騰蛟原係翊戴明室控制湘鄂得著道周飛檄因即選派郝永忠帶領人馬三萬奉迎隆武帝駕幸江西諸位須知道周熱心謀國騰蛟個効忠勤王均具有旋乾轉坤的作用驚神泣鬼的思潮無如人隔兩地天各一方一邊刻日出兵一邊已戰綫交接俗說鞭長不及馬腹這時衢州情形危急萬狀一個施琅又以年輕氣銳不使獨當一面三個姓鄭的均係各擁重兵不受閩臣約束當日鄭鴻逵

稱黃道周。做史可法第二。以我看來。可法部下四鎮。尚有高傑。爲忠義所感。黃得功能。一死報國。如今道周。部下的鄭氏弟兄。通同是不學無術。通同是圓滑取巧。單靠那鄭芝龍。做個護法。芝龍更老奸巨猾。他個心理。是用隆武帝做着礮臺。用黃道周做着礮架子。倒了他。便跑了這種黑幕。道周如何得知。現在賚塔領的人馬。先到衢州。俗說兵來將擋。道周當派施琅向前截殺。鄭芝豹鄭彩分左右翼救應。各領人馬五千。分撥已定。由施琅首先出馬。來者不是別人。正是統帥賚塔。賚塔臨陣。并不動手。當派部將瑪哈達出戰。原講瑪哈達力曳奔牛。手中用的兩枝鐵鎚。非常粗重。好個施琅。生得虎頭燕領。猿臂熊腰。頂貫著金盔金甲。手擒一枝丈八蛇矛。生鐵鑄成。足有百十來斤。坐跨一匹紅駿。怒馬見著瑪哈達。并不打話。掄矛便刺。瑪哈達亦舉鎚相迎。大戰了五十來回。不分勝負。彼此收兵。到了第二日。施琅又來搦戰。身邊卻帶了暗器。賚塔仍舊出陣觀戰。仍派那瑪哈達上前廝殺。但是賚塔背後。却站了兩個參謀。一係馬士英。一係阮大鍼。馬阮兩人。何以臨陣。卻因賚塔誇說。來將非常驍勇。氣概不凡。他倆也就乘輿同來。但他倆同來。也有個鬼使神差。我且不表。單表施琅與瑪哈達。又大戰了二十合。知道不能取勝。忙賣個破綻。撥馬便走。瑪哈達急急去追。却被賚塔防到有詐。因回顧馬阮二人。說誰替賚塔追回瑪哈達。大鍼未及答言。轉是士英。喏喏連聲。說我去我去。說著馬韁一帶。嘴裏儘管叫。

喊○敵○人○有○詐……這個當兒瑪哈達猛可的勒馬施琅猛可的掏出一枝鏢來說時遲那時快瑪哈達猛可的身子一閃馬士英在後猝不及防猛可的心窩腔裏著了一鏢一個咕咚猛可的栽落馬下（連用許多猛可句法却有變化）一時人聲潮湧賚塔却喝止不住好個施琅趁勢轉殺過來瑪哈達也就無心戀戰這一陣人仰馬翻早被施琅衝入重圍那兩個打溜拳的鄭芝豹鄭彩也便領兵殺來得著馬士英個首級忙忙割去報功但是二鄭得了首功姓施的反白戰一場無功可錄施琅忿忿不服也不替道周効力竟單人獨騎走入仙霞關尋那芝龍理論去了他一動脚不打緊這理賚塔又領著大隊殺來這一起廝殺非同小可修養甲修圖賴是架起紅衣大礮肉薄登城鄭鴻達鄭芝豹鄭彩見勢頭不對早已嚇得飛跑只可憐一位大學士黃道周死守不去卻被清兵入城活捉過來還有巡按御史王景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總兵項鳴斯皆守城不屈而死在下趁手交代這理賚塔捉住道周卻派兵押送南都既至都城總經略洪承疇早是出帳歡迎道周一見承疇只是呼呼大笑承疇請教一聲幼玄先生接著說別來許久幾令洪某想死道周聽了故意的將承疇上下一望因嚷說你這厮不必欺我那洪亨九是大明個忠臣受國厚恩錦州一戰他先生早以一死報國先皇帝聽到他先生死了手撰祭文這事是通國皆知的你敢以市井無賴盜用亨九先生大名亨九有知必



爲厲鬼以擊其腦。哼。哼。那盡忠死節的。才是洪亨九。賣國求榮的。必不是洪亨九。假如你真個是洪亨九。我也不承認你是洪亨九。何況你不是洪亨九。又來冒充做洪亨九。我爲真洪亨九。慳死。我爲假洪亨九。羞死。我那洪亨九呀……我那死鬼的洪亨九呀。道周這一套。亨九長。亨九短。硬把個真亨九。要當做假亨九。指著和尚罵禿驢。你道這洪承疇。還能忍受嗎。比如我是洪承疇。我也要撒跑尿。在那尿汪子裏尋死才好。（淋漓酣暢。不留餘地。）誰沒良心。誰無羞恥。承疇知道周不肯降。清只好羞答答的溜回後帳。另由人將道周牽去。道周陷在監牢。仍是痛罵承疇。却被多鐸聽不下。隔了幾日。多鐸叫人送給他一瓶毒酒。立飲身死。這真算得是史可法第二了。（回應前書了。結道周書不煩叙。不提黃道周爲國効忠。單講寶塔得了衢州。一面是出榜安民。一面捷報總帥博洛恰好。博洛早督促第一路統帥圖賴率衆南來。算是兩路大兵會合一起。由李成棟。佟養甲充做前鋒。直取仙霞關。這時退守仙霞關的。便是鄭氏弟兄三人。原無鬪志。却由鴻達動議說。我們弟兄與其在此戰。清兵不過。不如退至安平鎮。與大哥混合一起。芝豹鄭彩忙說。用得用得。當下不畱一兵。兄弟三人竟退走安平鎮。往依芝龍去了。講那鄭芝龍身擁重兵。以安平做個根據。隆武帝屢屢召促他扼守仙霞。以爲道周救應。芝龍只是不睬。隆武帝沒法。因與會妃計議。會妃亦無法可想。因招呼駙馬鄭成功過來說。

你個父親究竟是抱的甚麼宗旨。國家待遇難道有甚差錯嗎。成功聽到這句便即放聲大哭。說家庭委曲一言難盡。臣父不能做皇明的忠臣。臣亦不願做鄭氏的孝子。（是血性語亦是傷心語）爲今之計何騰蛟那理却特派郝永忠帶領兵馬前來接駕。現已行至江西。（永忠兵至却借成功口中說出）依臣主見我們儘可脫離福州西去與郝軍會合。隆武帝及曾妃點一點首好個曾妃急忙回到內宮將自家金玉珠寶服玩什物悉數發出變賣充做軍餉。所部將士無不感泣効忠。成功是慷慨誓師。勉申大義出發之日一般臣民有呼號攀轅的有歡祝戰勝的。唐帝唐妃對於大衆且泣且感。當由忠孝侯鄭成功在前領路徑出福州最奇不過有鄭成功個兒子盡忠報國便有鄒芝龍個老子叛明投清。你道芝龍因何投清目前實發生多種原因。一因與黃道周蘇觀生何楷等一班文臣大大不睦。故此生了疑忌。二因兒子成功不聽自家調度故父子視若仇讎。三因施琅有功不賞他不怪他弟兄兩個冒功反怪黃道周遇事專斷所以衢州告急不去救應。四因最近得清營一封勸降密書。你道這封書是何人寫的。便是那行營御史黃熙允寫的。熙允又何以密寫此書。只却由阮大鬚子德惠原來大鬚子因馬士英死了失了老伴便鬼鬼祟祟與熙允勾結探知芝龍是晉江人熙允也是晉江人彼此本有鄉誼當勸熙允寫封密書說你我功名富貴包爲在這封書內。熙允允了不料書至安平鎮竟

得了芝龍回復那復書的要義無非約定。婦外合偏生芝龍。書落在大鍼手裏。大鍼瞞過熙允。竟獨自來見賚塔圖。賴兩帥請先期往說。鄭芝龍并言明。芝龍已與他有了密約。兩帥如何不信。事不停留。當由大鍼帶領三五個健卒一馬闖上仙霞關。原講仙霞關是全闔門戶。一路怪石嵯峨。危險異常。大鍼事著奇功。賣著老命。一馬衝上半山。不料有兩個黑影子一閃。是穆虎。明是高夢箕。呀。不必點明。可以意會。一襠勁。一鬆坐騎。溜溜鬆鬆地一個筋斗子。將大鍼滾跌下來。一路彷彿滾大元寶。骨碌骨碌滾到一塊狼牙石上。登時腦漿迸裂。偏生路由的一隻猛虎。將他屍身拖去。大咬大嚼。當做點心。可算應了從前的咒罵了。(照應第二十三回)卻說大鍼一死。尸骸無著。清營也不去理會。不日賚塔圖賴兩帥指揮著大隊人馬。一路長驅直入。竟浩浩蕩蕩的殺過仙霞關。諸位這仙霞關一失。全闔已萬不可守。偏生賚塔圖與圖賴又分路進兵。李成棟與佟盛年。佟鳳彩。佟國器。是進攻建寧。佟養甲與佟圖賴。是進攻汀州。其時隆分帝已由半途折回汀州。因著郝永忠人馬未到之前。那仙霞關已經失守。彼此軍隊不能接頭。只好撤隊趕回汀州。這個當兒。鄭芝龍致卻領兵前來。在成功心理。以為父子天性。虎毒不能食兒。那知芝龍利用這句俗語。一到汀州。便將兒子成功招呼過來。用術羈留在自己營內。暗中卻派鴻遠。芝豹。鄭彩去串合清兵。由黃熙允做個綫索。安排既定。人不如鬼。不曉穆地由佟養甲。

修圖賴掩旗息鼓。襲入汀州。不消說得隆武帝及曾妃一般。睡在鼓裏。一霎時過雙被執。及至總兵姜正希巡撫楊文忠。得了警報。率兵救駕。通濟於事。鄭成功受老父一番詭騙。弄得有家難住。有國難歸。算來三載經營。活做一場春夢。有詩弔唐王云。

高牆被困更誰憐。一夕龍飛破禁烟。册后賢明講治體。館甥忠孝稱英年。三朝相業艱貞見。八閩哀音涕淚傳。北望壽皇亭畔路。追蹤痛哭到黃泉。

朱明失耀

胡運方張

由折入閩

乃執唐王

評曰。這一回書是專叙征魯。征唐。征魯則功得其半。征唐則既竟全功。論其事略。賚塔圖賴所向功多。博洛第總其成而已。

編小說要起人興味。叙張煌言必夾寫白猿。叙施琅必夾寫兩虎。叙王翊必夾寫女兒。王闡又因玉鋒劍找出兩口青鋒劍。五花八門。必使閱者讀了要讀。看了要看。疑作者筆底別有鬼神。江魯王不受唐王詔書。是大大失著。賢如張國維。猶不知兼顧大局。何論其他。諺云。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助唐亡而魯亦隨之。

馬士英之死。死於非命。阮大鍼之死。亦死於非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弒問善惡。到頭總不能免。

個報應。

黃幼玄痛罵洪承疇一段文字，自係聲裂金石，誠貫鬼神。

何騰蛟有心忠唐，以路途遠隔，救兵不及，是爲可惜。鄭芝龍一意降清，并誣騙其子，不令出頭，手段太辣，心肝全無，是爲可殺。

### 第三十回 對生相哭誦御祭文 立宗藩議設新政府

前書講到清兵襲破汀州，生擒隆武帝聿鍵，並元妃曾氏，好個曾妃當下慷慨對涕，對著聿鍵說：「我們個國破家亡，都由鄭芝龍那賊把持兵柄，只因這個賊遂引出三個孽弟，貽禍全閩，別省的救兵也就觀望不至，即使湖廣的兵江西的兵聞信殺至，這時我們已陷落胡虜之手，料然插翅難飛，我主可早爲之計，黃者要替太祖高皇帝掙個英名，二者要替普天下漢族留點生氣，莫像那寶貝由崧同路王常澆弄做不倫不類，講到這理，聿鍵恐一點頭，早有清兵將他倆夫婦隔開，分別簇擁著押送大營，可憐曾妃行至九龍，趁著防守疎懈，遂一躍入江，後來據說做了江神，很大，有點靈應。」伏筆在有意無意之間，聿鍵是沿途不食，到了福州，也便身死，同死的還有甚麼陽曲王盛渡、西河王盛淦、松滋王演漢、西城王蜂簡，都算是明室宗藩，一起殉難，不在話下。（隆武帝之死較弘光帝之死真個有霄

壤之別。這時圖賴賚塔兩帥到了福州。那修養甲修圖賴早由汀州趕到。李成棟修盛年修鳳彩修國器亦早由建寧趕到。其時唐臣來降的是鄭芝龍鄭芝豹施琅不降的却分做兩派。一派文臣是蘇觀生何楷何吾驕顧元鏡王應華。趁那汀州攻破隆武帝失蹤的當兒。早奉著王弟聿鏞趕往廣州去了。（伏一筆）一派武臣是總兵林察同那鄭成功鄭鴻逵鄭彩退守泉州。吹編書的慢點。你這筆尖兒只顧順拖。難道竟皂曰不分。好歹不辨嗎。那林察不降。成功不降。大家很相信得過。單這鄭鴻逵鄭彩前書講明受芝龍指使。串合清兵。既已做著芝龍心腹。如何不隨芝龍徑投福州。反妙成功退走泉州。豈不是個大大脫節嗎。要斯得他。倆臨時變卦。全係忠孝侯鄭成功弄的。玄虛。你道甚麼玄虛。前文不講到成功被他父親芝龍誑騙在營嗎。芝龍對著成功一味的虛情假意。彷彿爲國擔憂。成功因著父子天性。趁機哭勸芝龍。叵耐芝龍不動聲色。竟暗中做了手脚。及至汀州襲破。聿鏞被擒。芝龍知瞞不過。只才倒轉來勸成功降清。好個成功。亦不動聲色。忙找出阿叔鄭鴻逵來。因說我問叔父還是依賴滿奴。薙髮編辮的好。還是自家獨立獨霸一方的好。鴻逵終是野性難馴。因笑問成功。依你主見。難道背著你親父。脫離滿清個關係嗎。成功說。那個自然。我們鄭氏威風是在閩省。獨一無二的。聚的是兵。屯的是餉。隔著洋海。還有那日本倭子做我們靠背。大則掃盪中原。小則稱雄海上。免徭薙去頭。

髮拖條豚尾在後。惹人笑罵。不脫薙髮綫索。鴻達忙說不錯不錯。但有一層。如今是建寧失了汀州。破了福州。亡了全閩。殘破何處插足。成功說我同叔父趕到泉州。再議鴻達。喏喏答應。隨又勾結鄭彩。鄭彩允了。只有芝豹不肯違背芝龍。所以弟兄三個。遂分道揚鑣。偏生事有湊巧。鴻達鄭彩引著成功出營。却好總兵林察亦率衆來附。取路徑往泉州。原來泉州地方是成功的母親田川氏同成功的幼弟七左衛門寄頓在此。此時母子弟兄會面。談些國破家亡。各各流涕。當由鴻達鄭彩及林察再三勸慰。然後成功打起精神。在泉州部署一切。我且不提。一叙清一邊。單提鄭芝龍帶著芝豹施琅來到福州。由黃熙允引見圖賴賚塔兩帥。兩帥非常客氣。因說這次大功告成。都虧著將軍從中斡旋。但將軍兄弟四人。何以那兩位不來。且令郎成功。係福州個擎天玉柱。架海金樑。此番何不領他同來。芝龍歎說。這事一言難盡。我那逆子。經我幾番勸說。只不回心。不但他不回心。他還將鴻達鄭彩勾串過去。這却有個比例。記得總兵吳襄被李闖劫去。手書勸兒子三桂出降。三桂不從。白白葬送他老子一條性命。父子之間。各有各的心路。忽將吳氏父子一提。目光炯炯。照應前書。如今我幹我的。他幹他的。這却没有法想。圖賴又說。畢竟成功是你個兒子。你還得去書將他招來。本朝方相信你是真正歸降。非疑之。乃激之。芝龍未及答話。早是施琅哈哈大笑說。這個難題。恐今生辦不到位。聽講成。

功計劃一面是根據泉州并聯絡日本一面還要結合湘鄂皖贛橫行中原那郝永忠不是由何騰蛟特派來閩接駕的嗎據聞目的未達已折回贛州與楊廷麟一致行動爲今之計閩局定而未定安而未安聿鍵雖死怕的聿鍵的乃弟聿鑄及其他宗室還有再舉義旗稱號監國的舉動那時成功一定是縱橫海上大開大合只怕大清後患未有已時不是我抹煞芝龍高擡成功只這一個英才俊物料定不受犁牛挾制的（惟英雄能知英雄成功的志大才奇却被施琅一席話道破兼攻帶補并使前後書筋搖脈動）施琅這番議論把個圖賴聽得顛頭晃腦連稱不錯不錯因轉對賚塔說咱們且將這些情節詳細報告總帥由總帥再轉報總經略看是如何辦理不消講得當由兩帥致函端重親王博洛這時博洛已移駐衢州（點明）當下得著兩帥急電自然差個軍校飛報南都那知復文未到在嚴州方面突然發生戰事講這嚴州緊接衢州是與皖贛兩省交界你道甚麼戰事便是湖北的郝永忠與那贛州的楊廷麟連合一氣前來廝殺（却由永忠轉到廷麟叙入著筆絲毫不亂）講這郝永忠不是由湖廣總督何騰蛟派至閩省接駕的嗎這永忠的來歷先要補叙一叙原來郝永忠卽係郝小旗改名在前郝小旗冒用父親的大名稱做郝搖旗自從歸附騰蛟騰蛟知係子冒父名名義不慚因叫他改名永忠這永忠驍勇不減乃父那是大家知道的後來隆武帝璽書到鄂黃督師飛檄求



救騰蛟以永忠膽。路過人特派他領兵五萬。并用王進才。牛有勇。做他偏助手。本擬由湘遠贛。取道入閩。不料鄂兵未及入閩。那清兵早已殺過仙霞關。再一打。早是建寧汀州福州相繼淪陷。依永忠意思。便欲踏破清營。轉是進才有勇勸與廷麟合兵。永忠依允。當即折入贛州。來與廷麟計議。講這贛州原有個實任總督萬元吉。姓萬的性情卞急。年紀老邁。部下不受指揮。由在城紳士推出在籍侍郎楊廷麟來。倡議起兵。這廷麟却係科甲出身。爲人倜儻不羣。深明韜略。在未卽起議的時候。早結合中書舍人張同敞。你道同敞是何方人氏。又何以留在贛州。原來張同敞係明故大學士張居正嫡孫。祖籍江陵。記得他在崇禎末年。奉明廷旨意。向雲貴兩省調兵。所有苗蠻獍豸大小土司。都被他設法招來。計其人馬三萬。內有兩個土司。一叫陳印選。一叫胡一青。驍勇異常。有萬夫不當之勇。穿崖越壩之能。同敞用他倆做了大將。帶領人衆。由南向北。不料未過湘江。遽聞北京業已失陷。南都業已建國。原想趕赴南都。行到贛州。偏生遇著楊廷麟。這廷麟是一個清流黨派。很與馬阮不對的。既與馬阮不對。當卽截留同敞人馬。駐紮贛州。好在總督萬元吉信任廷麟。能於按月發放餉銀。同敞也便在此坐待時機。一住年餘。却好清兵南下。南都失守。由桐城方以智飛函前來。約同起義。諸位這姓方的是四公子之一。他個來歷是在前書交代過的。仍以四公子爲前後綫索。原來方以智由宜興同陳貞慧侯方

城冒辟疆三人會議之後，當即各辦各事。姓陳姓侯姓冒的如何規復，如何分合，前書已經敘過，不必重複。爲最姓方的趕到贛州（補叙中之補叙），先與金聲邱祖德尹民興吳應箕四人接洽。從中又有個不第秀才名叫江天一，這江天一表字文石，却係金聲的得意門生，爲人富有膽量，足智多謀。當那南都失陷，弘光帝被擒時，會天一是握拳透爪，忠憤填膺。這日瞧著以智趕來，與金邱尹吳四大名公議舉大事，天一首先發言說：現在國破家亡，我們要同申義憤，無論明室宗藩，有能成爲事實的，不能成爲事實的，只要義旗一舉，我們皆當響應。皖省係橫亘長江，以江西做個近援，以湖北做個外應。這理知府秦祖襄逃了，那推官溫璜算是個鐵漢，我們當然擁戴姓溫的做個城主，當然分兵扼守各要隘，一面駐兵績溪黃山，一面控制六嶺，使滿清勢力不得發展，才是以智見天一講得透透切切，因卽拔劍起立說：文石此論無可移易，但有一層皖南的事體，由你負責贛南的事體，我却不能辭。孟浪已經發函與楊廷麟去了，金邱尹吳四人也就一齊起立說：得二位先生熱心爲國，有不以死贊助者，與披毛帶角何異？（才起義便說出個死字，不免語識）話不煩叙，這理由溫璜做了城主，籌兵籌餉，那南都方面早經經略洪承疇派著譚泰督率三萬人馬過來，金邱尹吳四人得著警報，忙招呼江天一，一帶了義團，北向寧國截殺。天一得令，却分所部爲兩隊，以一隊叫麻三衡統帶，以一隊叫沈壽堯統

帶這姓麻姓沈的。又是江天一門生。亦係兩個秀才。一師兩徒。通是秀才。但這三位秀才。不比那咬文嚼字的措大。却都有膽量。都有武藝。麻三衡用的是雙扇春秋刀。沈壽堯用的是兩股日月劍。既到寧國。在九華山山下。同譚泰接了一仗。殺得譚泰大敗虧輸。譚泰很不服氣。接二連三。又與明兵開戰。却好金聲吳應箕帶領大隊亦到。彼此相持。足足有三五個月。洪承疇因沒有捷報。却派金聲桓督率第二隊的人馬又來。諸位是知道聲桓利害的。他用的兩枝鐵槍。每枝重五十六斤。這粗壯傢伙。是沒人抵擋的。到了前敵。第一陣殺敗麻三衡。第二陣殺敗沈壽堯。畢竟秀才武藝。那能夠抵敵百戰的上將。聲桓舞著兩枝鐵槍。帶著一羣人龍馬虎。不消多戰。早已殺至寧國城下。這寧國城裏。有個在籍御史黃澍。渾名叫做笑面虎。因甚稱他笑面虎。其人老奸巨猾。刁狡不過。他想大明氣數。無可挽回。早動了背明降清的念頭。黃澍有個兄弟。名叫黃潤。在武職裏做個外委。也帶領五百名營兵。當下弟兄商議商議。由黃澍寫了一封密書。叫黃潤暗地投清約降。聲桓得書。允其城破之日。不失他倆弟兄功名富貴。諸位這兩年交城。從中最怕出了漢奸。二黃既約定裏應外合。自然做好手腳。聲桓一到。黃澍黃潤。早是開城出降。清兵早是唾手得了寧國。金聲吳應箕不戰自退。但是寧國失陷。徽州亦不能保。這時方以智又趕往江西。一面結合建昌的益王由本。一面結合撫州的永寧王由基。一面又走入贛州。與

楊廷麟張同做計議大事。依同做主意，便要帶領苗蠻獠一起人馬，趕救安徽。轉是廷麟搖首說：「在大勢危急不在皖省而在閩浙。如今濟帥博洛已派圖賴賚塔遠兵衢州，大學士黃道周已寫片文書來此告急。我們的兵如移往徽州，萬一閩浙有失，隆武帝被逼一時，徵兵調將呼應不靈，豈不是貽誤朝局嗎？」同做未及答言，早是以智起身說：「我們皖贛同時起義，原爲擁戴著隆武帝及那魯王以海現聞以海軍勢不振，隆武帝又受制於鄭氏一門，爲大局計，正當先閩浙而後皖省。但皖省有失，這贛州亦不能獨全能於抽出一支勁旅去做徽州聲援。方爲兩全。其美廷麟沈吟一會，當派中軍吳國楨副將陳有功各領人馬五千來援徽州。那知兵至徽州，金聲桓已將一座城池圍得水洩不通。城主溫璜是竭力抵禦，金聲邱祖德尹民與吳應箕是分路督戰，把個江天一忙的晝夜奔馳，領著麻三衡沈壽堯東衝西突，無如殺不退的韃子，殺了一重，又是一重。清營裏又運到紅衣大礮，日夜的架礮轟城。來的吳國楨陳有功在南路遇著譚秦一陣截殺，只是不能通過。原來譚秦與聲桓分兵兩起，聲桓的兵是圍攻城池，譚秦的兵是扼守城南山路，所以贛兵與皖兵不能連合一氣。偏生天又陰雨連綿，不晴可憐。江天一脚下穿著一雙皮釘鞋，釘子是踏沒了，幫子是跑綻了，上山下山跌落無數，斛斗拖泥帶水，仍是騎匹孱馬督戰不休。唉！唉！天有天數，却非人力挽回得來的。（苦哉苦哉，付之一歎）不上。

多日清兵攻破徽州。那城主溫璜，是闔門死節，甚麼邱祖德、尹臣、吳應箕，都一起戰敗身亡。獨有金聲、江天一、師生兩人，被清兵捉了。那麻三衡、沈壽堯、見太老師、老師，通被清兵捉去。一個仗著春秋刀，一個舞動日月劍，刷的放馬過來，尋著聲、桓拚命的廝殺。畢竟秀才們的武藝，雖算是鐵中錚錚，如何敵得過聲、桓的虎力。當下聲、桓抖一抖精神，早給三衡、壽堯一人一稍，結果了性命。這裏聲、桓攻破城池，那理譚泰，也就將吳國楨、陳有功、戰敗，原說陰雨連綿，山路滑達，那陳有功坐馬不穩，由馬上一交跌下，被清兵趕上殺死。吳國楨知逃跑不了，復轉馬衝入清軍，力戰身亡。這一陣落花流水，算是清兵睡手得了皖南。在下趁手交代，那金聲、江天一、師生兩個，被聲、桓派兵押送南都。總經略洪承疇，因他倆係一時名士，放出風聲，意在開活兩人。金聲、桓得着這句，因對天一說：「文石賢弟，我同你位分不同，我是食君之祿，當忠君之事，你不過一個諸生，未曾朝食俸，且上有老母，可以不死。天一痛哭失聲，說：先生說那理話來，門生從先生倡義起兵，先生仗義死國，門生又何敢背義偷生。」真個名師出好徒，凡做學生聽者，師說話猶未了，却好人衆已將他倆擁至大帳，承疇是寶石頂子、孔雀翎子、鵝黃馬褂、天藍蟒袍，後拖豚尾，大搖大擺出來。一見師生兩人，滿面堆笑，正擬施禮，不提防天一大哭失聲，說明故九邊經略洪承疇聽者（神來之筆）今有明莊烈皇帝御撰祭文在此，容江某讀來，當即由

頭。至。尾。高。聲。朗。誦。一。字。一。淚。淚。滾。不。斷。繼。以。血。流。金。聲。陪。著。嗚。咽。稽。顙。天。一。讀。到。嗚。呼。哀。哉。伏。維。尙。饗。及。隲。承。疇。早。已。溜。得。不。知。去。向。諸。位。這。洪。亨。九。是。何。苦。而。來。前。番。碰。見。個。黃。幼。玄。一。味。是。冷。嘲。熱。諷。此。番。碰。見。江。文。石。又。是。痛。哭。號。啕。可。惜。地。面。不。得。許。多。裂。縫。攢。身。不。入。算。了。算。了。在。下。這。一。枝。筆。再。不。去。挖。苦。他。了。這。時。師。生。兩。人。已。經。遇。害。在。下。要。掉。轉。筆。尖。趕。敘。那。正。經。人。物。方。以。智。原。說。以。智。向。廷。麟。請。兵。如。今。是。救。兵。覆。沒。徽。州。失。陷。算。得。無。家。可。歸。偏。偏。禍。不。單。行。接。二。連。三。的。據。報。衢。州。失。守。仙。霞。失。守。建。寧。汀。州。福。州。又。先。後。失。守。一。個。稱。號。建。國。繼。續。皇。明。的。隆。武。帝。又。死。殉。社。稷。爲。國。盡。難。以。智。到。此。心。膽。俱。裂。只。是。與。楊。廷。麟。抱。頭。痛。哭。在。這。兩。人。號。哭。時。會。忽。有。個。軍。機。飛。報。人。內。說。是。湖。北。的。統。帥。郝。永。忠。兵。馬。到。此。請。令。定。奪。兩。人。便。止。哭。收。淚。以。智。說。這。姓。郝。的。聞。係。帶。兵。援。閩。料。因。閩。事。失。敗。故。來。就。我。廷。麟。說。他。來。就。我。們。又。待。如。何。現。在。是。羣。龍。無。首。除。了。唐。藩。還。有。別。個。宗。支。嫡。派。可。以。維。持。嗎。以。智。想。了。一。想。說。有。是。有。的。但。要。我。親。走。一。趟。包。管。做。出。些。驚。天。動。地。的。事。來。你。可。不。必。焦。急。且。把。這。姓。郝。的。找。來。商。議。(不。即。說。出。妙。妙)廷。麟。喏。喏。答。應。忙。即。排。隊。出。城。迎。著。郝。永。忠。並。王。進。才。牛。有。勇。一。起。入。內。彼。此。坐。定。廷。麟。未。及。開。口。早。是。永。忠。首。先。發。言。說。如。今。閩。事。失。敗。足。下。是。知。道。的。了。我。想。魯。王。尙。在。寧。波。益。王。永。璉。王。同。在。贛。省。單。就。這。三。王。之。中。我。們。可。擁。戴。一。位。改。元。建。國。以。便。驚。天。動。地。的。大。做。一。

審不知尊意以爲何如。廷麟略一沈吟說：這種意思還是何督軍發表的，還是你足下建議的。（問得是）永忠說：現在國內紛紛，人心無主，我本意打點回鄂，不過回鄂不回鄂事小，恢復明室的事大。今既路過此地，特來請示辦法。廷麟說：我與何督軍同受福州敕命，同爲隆武帝駕下之臣。以隆武帝仁孝恭儉，尚不能全始全終，甚麼魯王以海現在是窮蹙，海隅益王由本，永寧王由基，那更器局狹小，可以因人成事，不可以主有重器不瞞你說。足下未來之先，我正與方密之商議這事，他先生却有個主張。永忠忙說：何不請方先生提出，主張容大家討論。討論話言未了，以智早從屏後走出，只見清癯個而龐兩道劍眉，一雙朗目，頰下鬃鬚微鬚，人品不俗。（忽補寫方公子儀表，以係書中要人。）大家謙遜坐定，以智更不客氣，因說：我個主張第一要找我個皇明嫡支正派，物望所歸。第二要得先朝幾個重臣同心協力來辦。這起大事，第三要請何督軍在兩湖方面做個中流砥柱，好在李闖張獻的部衆現在都受騰蛟的節制，兩湖的兵強馬壯，糧餉充足，這是大家知道的。大家有這愛國思想，種族革命，辨明皇明是個漢族，滿清是個胡種，瞧見腦後拖條豚尾，拔刀便砍，只要萬衆一心，那怕不追殺韃子出關。收回我們漢族河山嗎？水忠同進才有勇聽，到這句，不覺拍手連稱是極是極，只有廷麟歎口氣說：我瞧第二步第三步都可做到，爲最這大明嫡支正派，除得魯王以海更有那個以智說那桂王常瀛。

不是有兩位王子嗎。長名由機。去年身故。次名由榔。現在梧州。探驪得珠。言不妄發。由榔兩個師。每一係前兵部尚書丁楚魁。一係侍郎瞿式耜。這兩位文才武略。不比尋常。倘得他二位出頭。組織朝廷。目前先就粵省肇慶做個國都。一方面雜致隆武帝。駕下舊臣。如呂大器。蘇觀生。一千重要人物。一方面再招集四川的樊一蘅。王應熊。把那張獻忠部將部兵。一並收服過來。歸騰蛟節制。爲何要歸姓何的節制。比如百川滙海。無論甚麼精靈怪物。龜鼈魚龍。總歸容納在一處。我騰蛟是獨一無二的將才。所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我個計畫如此。未知各人意下何如。只這一席話。已將後書包括無遺。極寫以智。當下大家稱善。以智又說。如今大局既沒有變更。只是目前辦法。第一要用兵牽制滿清。圖南好讓。我抽出身子。到彼趕辦一切。要得妥當。還須同做同行。廷麟忙說是極。是極。隨即招呼同做入內。說明主意。這同做是輕車熟路。深曉嶺南情形。再沒有個推敵的。在席計議已定。不再耽擱。刻日方以智便同做趕往梧州去會丁楚魁。瞿式耜。組織肇慶政府。轟轟烈烈。便大幹特幹起來。我且暫擱不表。單表方張兩人去後。廷麟權將贛州處分事件。交給總督萬元吉。猶恐元吉分撥不開。又找出兩個紳士。一是中書舍人袁從鶚。一是兵部主事黎遂球。姓袁姓黎的皆疏財仗義。通曉兵略。有這兩位同守贛州。然後楊廷麟放下心來。擇日點閱人馬。當派趙印選胡一青充做前路衝鋒。自家



却與郝永忠王進才牛育勇領著鄂兵五歲。浩浩蕩蕩殺出獨松關。撲向嚴州。兜轉原書。一路有補筆。有插筆。有提筆。有伏筆。看以枝枝節節。却無一閑筆。原說嚴州與衢州接壤。端重親王博洛駐兵在此。既得警報。當召國綱國維入帳計議。兩人齊說。這時大營的戰將缺乏。且先派李率泰領兵抵敵。然後飛檄福州。趕調賚塔督率所部過來。方有把握。博洛點頭稱是。一面下令派李率泰領兵五萬。即行出馬。一面飛檄福州。去調賚塔。講這賚塔得著檄文。忙與圖賴協商。此次出戰。瞻想用施琅做個前鋒。留著李成棟修養。甲在這理。獨當一面。并可相機圖粵。其餘修氏兄弟叔姪。可隨瞻前去。順便將鄭芝龍芝豹交給大營。聽候總帥發落。好是不好。圖賴忙說。好的好的。不消多講。賚塔便帶領人衆。趕至衢州。見過總帥博洛。由博洛令傳芝龍芝豹進帳。講一講來山。問一問去水。復笑問二人說。刻奉總經略回文。一補筆。輕便。要你倆到南都。一走當有話說。在下趁手交代。那洪承疇因他倆係閩海重要人物。不便留南。芝龍芝豹到南都。不復展轉。隨即遞解到北京。由攝政王將弟兄倆在南海子圈禁。這叫做麟閣上末及標名白虎堂前。反惹飛禍。你道從那理說起。不堪嘲笑。書儘一邊說。這理賚塔用施琅做了前鋒。一路殺向嚴州。既到嚴州。正值李率泰兵敗下來。忙的不及駐紮。揮兵衝殺過去。編書的慢點。這李率泰不是能征慣戰的大將嗎。何以戰明兵不過。竟至退敗。要曉得率泰接戰。

的是些苗蠻獠。由趙印選胡一青躍馬當先，施展出穿厓越壩伎倆，彷彿水簾洞內跳出些獼猴。率秦那理能夠取勝，不勝即敗。滿兵敗著，明兵進著，不虧施琅救應得快。怕的率秦要全軍覆沒，趙胡兩將正趕追得高興，猛可一通礮響，由施琅放過紅驃怒馬，揮動丈八蛇矛，雙將來敵施琅，不提防施琅早在懷裏掏出兩枝鏢來，說時遲，那時快，印選叫聲不好，來的一枝鏢已打中肩窩，一青方在發怔，左骾上又猛被一鏢，兩將立不住，馬慌的飛跑，只一動脚，施琅早已殺過來，剛剛郝永忠出馬掠陣，提起長戈，便與施琅奮鬪。原講闖將郝搖旗上陣用的一桿長槍，旁邊有那倒划鉤子，後來小旗出馬，也使用這套傢伙，如今名子改了兵器，不改遇著施琅拚命的大戰，一二十合，畢竟插翅虎的武藝，在永忠之上。看看永忠抵敵不住，只好戰敗入城。那知嚴州的戰事不利，那贛省個警報又來，你道甚麼緣故。原講金聲桓由清廷放做江西提督，這提督必須到任，所以聲桓忙著到任，由皖省殺人贛省，甚麼建昌的益王，由本撫州的永寧王，由基兵，既不足餉，又不充，只弄得望風逃跑，不知下落。可略則略。獨有贛州還仗著總督萬元吉死守，還仗著袁從鶚黎遂球分兵協防。姓袁的是招募了沙兵五千，姓黎的是招募了水師五千，都能相度地勢，扼守要隘，使清兵不得前進。不料元吉卻相信個海盜羅明受，明受卻有水師二萬，揚言來助守贛州。元吉信以為真，當將兵符印信交送過去，明受好不快活。隨

帶領一班蛇神牛鬼，趕到贛州，沒有別的一味的殺人放火，擄掠金錢，諸位想想，這時清兵已是壓境。一班強盜，又在內地劫殺，如何不攪得一塌糊塗。姓袁姓黎的沒法，只好用封火急文書，四角插上雞毛，飛遞至嚴州。其時廷麟見了心急如火，明知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但彼此相權，嚴州是個攻地，贛州是個守地，當即拿定主意，切屬郝永忠力守嚴州，自家帶領雲貴兵馬回救贛州。誰知趕到贛州，那羅明受已胡哨遠颺，但是內地的強盜跑了，那滿洲的兵馬已趁勢掩殺過來，袁從鵝帶著沙兵，却在城北駐紮，不提防遇見譚秦一陣廝殺，沙兵大敗，從鵝是力戰身亡，黎遂球又帶著水師，在城南駐紮，經不起金聲桓揮兵衝動，礮火齊施，把舟船打碎，遂球也就落水身死。這個當兒，元吉出兵救應，又被聲桓衝做兩截。元吉落荒回城，那知贛州一座城池已被譚秦在後路攻破。元吉是無門可入，無家可歸，也就拔劍自刎，斷送老命。聲桓知道城主已死，贛州已得，方歡呼得勝，不提防趙印選胡一青已指揮著苗蠻獠蜂擁而至，好個聲桓，掄一掄鐵鎗，奮一奮虎威，一聲大吶，放馬來敵雙將，原講印選一青有萬夫不當之勇，穿匡越繩之能，無如前番吃了施琅兩鏢，傷痕未愈，這時又碰著一員虎將，單就兩枝鐵鎗，各重五六十斤，兩人無法招架。印選手中兵刃略鬆一鬆，早被聲桓一鎗打中肩膊，一聲啊哨，拎著馬鬚，奪命飛跑。一青瞧著印選跑了，也就無心戀戰，一聲胡哨，許多水簾洞裏的活獼猴，無不穿

躑躅跳跟著兩將逃了。廷麟在後督戰，只是叫苦不免咬定牙關，狠了一狠，抽出雙股劍來，敵聲桓聲桓，只這一稍打落廷麟左手的寶劍。廷麟知門不過罵聲，不顧臉面的亡國奴，休得動手。瞧老爺們盡忠報國，說著右手將劍刺入咽喉，落得個完名全節。在下趁手交代這理清兵，唾手得了贛州。那理郝永忠亦因施琅日夜攻打守城不住，竟輕輕棄了嚴州，率衆逃走。諸位必要問永忠等逃往何處，作何勾當，正是：珠江流域又建沒一座朝廷，明室宗藩仍繼續天家正朔。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天雖厭明

人心不死

評曰：此一回書專補叙皖南贛南戰事，其間却有補筆有插筆，有提筆有伏筆，何謂補筆如叙金聲桓譚秦之連克皖贛兩省一般，倡義起兵人物均叙得光明磊落，無挂漏也。何謂插筆如叙楊廷麟插入張同敘叙江天一插入朗讀祭文明明枝枝葉葉，却非枝枝葉葉，由於語不牽扯，有條理也。何謂提筆如叙方以智袍笏登場，使前後各回筋搖脈動，韓詩謂金繩鐵索鑲紐壯此類是也。何謂伏筆如叙以智統籌全局，早將永明帝在粵稱號組織政府，預先說個大概，使下文另起爐竈也。編小說必胸有成竹，以手寫本，回神注前後乃爲得之。

又曰：此回叙事煩難層層逆折，步步倒捲，看他兔起鸚落，不肯使一平筆。

### 第三十一回 永曆建國頗順人心 紹武稱尊略同兒戲

上回講到郝永忠棄城逃走。人必疑惑這永忠是個強盜行爲。畢竟心懷叵測。只冤枉他了。他在贛州與那方以智計議。原贊成組織肇慶政府。擁立桂王由榔。如今以智同同敵一去多時。料想所謀必有成局。因與進才有勇商議商議。不待施琅攻破城池。即趁夜棄了嚴州。領兵衝出重圍。一路由浙入閩。由閩入粵。竟趕往肇慶。既至肇慶。卻好肇慶政府已組有成局。因何這等迅速。在下這時要攔過永忠來叙以智（轉入以智）記得以智同同敵由贛州起程。是取路湖南。不分星夜。趕到廣西梧州。這梧州是桂王常瀛個藩邸。原講黑煞神張獻忠兵渡洞庭。其時吉王慈燿。愚王常潤。齊走衡州。獨桂王常瀛。單走永州。（應第二十五回）後來弘光帝建國。詔諭常瀛移駐梧州。隆武帝建國。適值常瀛病故。長子由棧繼亡。因即敕封次子由榔爲永明王。這永明王有兩位母太妃。一爲馬氏。係由棧生母。一爲王氏。係由榔生母。據說王太妃臨產。由榔時夢見一朵紅雲。從中飛下一隻彩鳳。望著自家叫了四五聲。猛向南方飛去。（應建國十五年。南走緬甸）太妃狠是奇異。後來生下由榔。到算是龍章鳳姿。七八歲上。命往拜罷式。相了魁楚爲師。姓丁的是言大而夸。姓瞿的卻品端學粹。原係江南常熟人。表字起田。娶妻邵氏。不但文才出衆。而且武略過人。身邊有口昆吾寶刀。據說是切玉如泥。比那陳子

龍的青鋒劍。王蘭的玉鋒劍。還有價值。但是未及試用。我且不去管他。（伏後文）他因式耜收由榔做了門生。又聽這由榔天性仁慈。欠點剛斷。未免引起愛國思潮。不時的勸勉丈夫。並激勵門生。所以由榔也大大受些教益。光陰易過。國事如棋。從由榔改封做永明王。式耜與魁楚便來往梧州。蓄有深意。恰恰清兵攻陷浙閩。隆武帝的大事已去。丁瞿兩位在梧商量辦法。不得個解決。這日正來到永明王府邸。就坐未定。忽報桐城方以智與江陵張同敞雙雙到來。式耜未及發言。早是魁楚哈哈大笑。說到了到了。這姓方姓張的均係革命大家。富有經驗。我們預備組織南方政府。非此二人不可。一聲說請這以智同敞已昂藏進來。話不多瀆。首由以智說明來意。如何當迅立。由榔繼承明緒。如何當羅致浙閩遺臣。共襄大事。如何當建都肇慶。如何當重用騰蛟。如何當招安闖獻兩黨。部衆期以湖南北。做個適中戰地。以智這一席話。不但魁楚聽了。顛頭晃腦。便是式耜亦擊掌稱善。偏生事有湊巧。一個司徒太監王坤。又從奧省趕來一個老神仙陳么。又從川省趕來（極奇怪極）可惜編書的只有一枝筆。不能並叙兩邊事。先講太監王坤。是由呂大器蘇觀生何楷何吾騶叫他過來的。四位皆係隆武帝勸下舊臣。當因浙閩淪亡。中原無主。特囑王坤趕至梧州。與丁瞿兩人商量大計。魁楚式耜忙問。現在這四位住在那裡。王坤答說。皆在肇慶。兩人又問他們有何預備。王坤說。沒甚預備。還以梧州的預備。

爲預備式。未及開言，轉是魁楚哈哈大笑，說這叫做因人成事。姓呂的資高望重，歷仕三朝，我們開酒店必須借他做個幌子。甚麼蘇觀生何楷何吾騶一班草茅新進也配做開國元勳嗎？我們組織政府能有預備的才許加入，沒有預備的是用他不著。魁楚講到這理，早是以智插言說如今事體緊急，勿論有無預備，這國都一定建設在肇慶那邊，雖沒有預備，有我們大大的預備總可以一氣容納事，不宜遲。我們可請兩位太妃並永明殿下出來好定辦法。式相說當得如此，隨即招呼司禮太監王坤入後請駕。一會工夫，永明王由榔奉著兩位太妃出來，居中坐下，大家衣冠齊整，先行按禮跪拜。然後由丁瞿兩師傅陳述意見原諒。這由榔是王太妃所生，當由王太妃誠懇發言說承先生等美意，且感且媿。但是我兒稟性仁柔，一旦繼承統緒，稱號建國，這旋乾轉坤的事業恐怕不能勝任。我想隆武帝的胞弟聿錫現在廣州，以弟繼兄名義亦順。先生等何必捨彼就此。此番建議還請快快取銷的好。明知不得討好，不敢滿領盛意。此嫗却有見解。魁楚不待講完，忙的連連搖頭說那可不。行論大明神器當然由嫡支嫡派承受，不是隨便指派的。當然由臣民大多數的公認，不是少數人所能把持的。比如永明殿下稱號建國，我可保長兵江以南各省是一致贊同，如不相信，那兩粵浙閩的情形可以問問王坤、皖贛的情形可以問問方以智、雲貴的情形又可以問問張同敞。至如兩湖係何騰蛟的範

圍四川。係。樊。一。衛。王。應。熊。的。範。圍。這。三。個。雖。未。及。到。位。我。與。瞿。式。耜。都。力。能。招。致。請。太。妃。只。管。放。心。事。不。宜。遲。就。請。駕。臨。肇。慶。大。家。已。有。預。備。王。太。妃。還。在。狐。疑。偏。偏。人。叢。裏。發。出。一。種。怪。聲。走。出。一。個。怪。物。這。怪。物。不。是。別。個。正。是。老。神。仙。陳。么。（接得靈便）哈哈。哈哈。這陳么不發言在下也要替他發言爲著甚麼爲的陳么同王坤是不約而同到此的如今王坤的來由叙明當然要叙到陳么記得這陳么從成都拐逃了老脚。一路是遊戲三昧。起先鬧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營裏。同四個義兒鬼混。但是四個義兒。以孫可望最爲跋扈。他有一種蠻理。以爲他係獻忠的長子。獻忠不在。自家應得稱王。不上多時。居然認假成真。他便戴起鬧龍冠。穿起袞龍袍。勒令定國。文秀。能奇。稱他做殿下。定國不服。可望居然拍起令牌。叫左右將定國。捆打了四十大棍。定國是咬定牙關。拍拍屁股。從此便掣出主意。思量與可望拆夥。陳么瞧料定國意思。暗暗同定國咬個耳朵。（且不說明）趁便走了。後來鬧到白文選。馮雙鯉營裏。來窺探兩人意思。但這兩人稟性文選是個深沈的。雙鯉是個直爽的。雙鯉見老神仙攜帶老脚。因笑說。不料你做了神仙。還要享這豔福。陳么說。無豔福不成神仙。你來你來。雙鯉隨著陳么到後。陳么說。我且問你。你們東衝西突。爲著何來。雙鯉說。不過巴個功名富貴。可多娶幾房老婆。（今之軍閥政客聽者）陳么說。這却不難。難在擇木而棲。擇主而事。雙鯉說。實不相瞞。我倆與湖廣。



何騰蛟已有成約。那騰蛟與我倆算是個大同鄉。原有情誼。他却有密信到此。我倆却也有密信答復。陳么歎說：你倆有了去處。只可惜李定國……雙鯉忙問：定國怎樣。陳么說：他也不肯與可望厮混。難得彼此同意。我且替你們撮合（來者爲此）便可一起投往何騰蛟。大家幹些功名富貴。掙得幾房老婆。好是不好。雙鯉一笑。從此老神仙又拉東扯西。刷的跑到湖廣。會過騰蛟。說明來意。騰蛟便留他住下。適值人民趨勢。傾向梧州。騰蛟便叫陳么趕去打探。實在陳么更不怠慢。携了老脚。刷到梧州。找個住所。先將老脚安頓。然後找至桂郎。趕見丁瞿兩位。事有湊巧。適值兩太妃及永明王出議大事。正沒個解決。陳么早一聲怪叫。走出人叢。說聲我來替川省代表。川省共有二十萬人馬。預備得停停當當。只要此地義旗一豎。沒有不聞風響應的。王太妃聽了這句。再把陳么瞧了一瞧。細細問明來歷。因長歎一聲。說難得各方面一致擁戴。也不能顧得成敗利鈍。我們就決定辦法。便了魁楚式。粗啫啫退下一面。叫王坤趕去與呂大器等接洽。叫陳么趕去與獻忠部將接洽。一面叫方以智做了行軍參謀。叫張同敞去招集苗蠻獠。舊部。這梧州原有兵馬三萬。由丁瞿兩人刻日擁護。著大駕不分星夜趕至肇慶。既到肇慶。那呂大器蘇觀生何楷何吾駒等。早整冠束帶。率領人衆出城接駕。事有湊巧。却好郝永忠王進才牛有勇聞風已到。逗筭接縫。了瞿兩人得了這支生力軍。自然是膽氣益壯。

一時簇擁大駕入城。擇日稱號建國。以明年爲永曆元年。用肇慶府爲行宮。編書的也就遵奉。明朔稱由榔做永曆帝。不消說得了。魁楚瞿式耜兩個開國元勳。自然封做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呂大器蘇觀生何楷何吾騶一體封做東閣大學士。方以智張同敞用做吏部及兵部尙書。其餘李永茂吳貞毓湯來賀董大閔林佳鼎陳邦彥等。或用尙書。或用侍郎。郝永忠晉封男爵。王進才牛有勇各實授挂印總兵。仍歸何騰蛟節制。却加封騰蛟爲一等伯。不在話下。這一番政府組織。自然是人物翻新。量才錄用。那知臨時突生出岔枝。你道甚麼岔枝。便是這個了。魁楚的眼光却瞧不起蘇觀生何楷何吾騶。在這初次朝議的當兒。魁楚碰著蘇觀生。便大大發些脾味。說甚麼新朝不依祖制。非驢非馬。非科甲出身的。也會入閣拜相。又說甚麼亡國敗類。也會充做開國元勳。這一席話。把個蘇觀生說得惱羞成怒。忿出朝。這一出朝不打緊。他又拉扯著何楷何吾騶脫離肇慶政府。竟趕至廣州。原講隆武帝的胞弟聿錫駐在廣州。那廣州總督是個朱治憫。部下也有人馬三萬。不過因餉缺兵單。當闖浙失陷之後。不足獨當一面。所以由蘇觀生找出舊相呂大器。司禮太監王坤。另謀迎立桂王。別開生面。不料求榮反辱。觀生等只好折回廣州。仍用聿錫做個傀儡。天下事從那理說起。古人有言。兄弟鬩牆。外禦是務。便是合珠江全境兵力。尙不足抵抗清兵。何況同室操戈。那有不敗之理。說是這般說。那蘇觀生挾著雄

心鬧着客氣。來至廣州。第一是飛檄泉州。向鄭成功求救。第二便在廣州組織政府。却好南海的關捷先。番禺的梁朝鍾。亦以兄弟及爲言。觀生得著兩人同意。當請聿鐔仍用唐王監國名義。權以廣州做個都城。改明年爲紹武元年。自請爲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加封建明伯用何楷。何吾騶。顧元鏡。王應華。關捷先。梁朝鍾。做六部尙書。并拜東閣大學士。加總督朱治澗。太子太保。管理京營戎政。治憫當以兵備不足。建議招安海盜。其時海盜魁首。有鄭龍。石虎。馬豹。徐熊。四個部下。皆有上萬的黨羽。得著廣州檄文。無不聞風歸附。一齊都封做掛印總兵。不日林察。又由泉州趕來。并說明忠孝侯鄭成功。以海防喫緊。不得分身。特地叫我先來。聽候調遣的。觀生大喜。這時錦上添花。偏生由潮州又趕到一個謀士。名叫楊明競。這明競口若懸河。開動話箱。真個是滔滔不斷。觀生得著明競。樂不可支。日夜的談兵論武。由關捷先管理財政。又施展出搜括手段。弄得來滾滾金銀。大興土木。廣造宮室。一班文武朝臣。不講究別的。只講究裘馬輝煌。儀仗炫赫。從表面上看來。居然是河山錦繡。草木增光。從實際上看來。簡直是牛鬼蛇神。暗無天日。偏生又天助其虐。那肇慶局勢。竟然被廣州用兵破壞。只却爲何。却因瞿式耜。因蘇觀生走後。知道是別有肺腸。不免責備丁魁楚。怪他言語孟浪。魁楚說。諒這些草茅新進。也不能幹出正經。其時方以智在旁插言說。萬一觀生回到廣州。擁戴那個聿鐔。別建政府。豈不是節外

生枝有壞大局嗎。魁楚無語。不上多日。打聽廣州政府。竟如火如荼的做作起來。式朮忙就以智計議。以智說。沒有別的。此時且用永曆帝的名義。諭令聿鏞取銷監國。備我藩封。但必揀擇兩個忠直敢言的。做了敕使。方好式朮點首。因選派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兩人齎書前往廣州。見過聿鏞。遞上敕書。兩人因激昂慷慨的先敘述國家。阽危後引證宗支。倫序。後言蘇觀生等。不過爲著自家私榮。特用我王做個傀儡。語簡而明。聿鏞聽了。狠爲動容。不料蘇觀生得著消息。早按劍上殿。也不顧君臣禮數。朝堂威儀。一手揪住彭耀。一手取劍便砍下腦袋。陳嘉謨知事不濟。因卽潑口大罵。觀生那理能容。也使用劍砍殺。聿鏞見觀生這等兇橫。不免的數說觀生幾句。觀生更不打話。忙的出朝。招呼林察過來。叫他率領一班海盜。并四個頭腦。去撲攻肇慶。原來肇慶方面。也得著啟釁消息。當派林佳鼎。陳邦彥。各領人馬一萬。分做左右翼。上前截殺。但林佳鼎與林察係同族弟兄。素有情感。林察借著這點情。感。佯派鄭龍石虎前去投降。佳鼎不知是計。收入部下。當下林察掉轉風頭。忙督率馬豹。徐熊來戰。邦彥。却係鄭龍石虎從中放的野火。佳鼎喫了族兄這場大虧。一時全軍覆沒。落得個投水身亡。諸位想想。在肇慶方面。初次用兵。卽受了大大挫折。豈不是個政局破壞。鳴。但一邊是垂頭喪氣。一邊是得意洋洋。

洋這一班海盜得意極了，趁勢便殺人放火，擄劫個痛快淋漓。林寮無法制止，只好草草收兵。但是兵回廣州，由楊明競大吹法螺，在觀生面前誇下海口，說我們這般強兵，這般猛將，是殺盡天下沒有敵手的話言未了（好個話言未了）忽的探馬來報，說清兵現已入境，明競因嚷聲胡說，那有此事。探馬下去接著二報三報，都說是清兵由惠州潮州殺來第一路的係李成棟，第二路的係修養甲。當時明競無話轉是觀生嚷說：昨日得著潮州塘報，沒曾提起清兵犯境如何隔了一夜甚麼？李成棟修養甲竟會趕到這理。明競登時跳著拍手說：開相真個明見萬里，你們這些探馬虛報軍情，還不替我滾了去。諸位這三起探馬難道是捉風捕影嗎？我要保證一句大凡做包探的是不敢妄講，你們不信，那塵頭滾滾的已是李成棟同修養甲殺來，因甚這般快法？這其中却有一段情節，原講圖賴駐紮福州。那賚塔帶領施琅等去打嚴州，如今嚴州不攻自破，金聲桓既占領贛州，一面報捷到南都，一面又用個露布飛報衢州，那端重親王博洛以爲後顧無憂，指望大功告竣，於是同國綱國維兩個從長計議。兩人因說爲今之計，可函商洪大經略權以賚塔兵鎮嚴州，以圖賴兵鎮福州。一方面由李成棟修養甲會攻泉州，趁鄭成功立足未穩，易於取勝。既定泉州，然後順流南下，規取兩廣。現聞兩廣已組織臨時政府，單這李成棟修養甲一路往攻，兵力嫌薄，不如竟調金聲桓做個二路策應，以百戰之師破方。

張之餒。某料珠江流域。可以一鼓而下。博洛說。只是將帥多用漢族。不甚妥當。兩人勸了又勸。博洛然後首肯。先行下道飛檄。即飭李修兩帥刻日起兵。後具一封牒文。即請洪大經略查照辦理。敘事要有個先後。那金聲桓奉調南征。必然要得著洪承疇指派。來往不無轉折。獨有李修兩帥駐兵福州。得令較快。先講兩帥得令。由成棟點齊三萬人馬。用陳錦楊捷兩將充做衝鋒。養甲亦點齊三萬人馬。調取他家叔姪兄弟隨征。刻日進攻泉州。講那忠孝侯鄭成功駐紮泉州。先是與阿叔鴻逵鄭彩及總兵林察嚴密布置。一面收羅豪傑。其時有陳輝張進旋顯陳羈洪旭五人前來投効。這五人俱係深通韜略。能武能文。由成功用爲臂助。一面結識水師提督甘輝。這姓甘的亦膽略過人。見解不俗。成功還想厚集兵力。一面又差人至日本下書。其時日本國主叫做正保天皇。當即召集三家掃部會議。這事正保天皇以鄭氏父子與日本種族大有關係。當派尾張君水戶君率領舟師。由長崎出發。但是鞭長不及馬腹。那日本救兵未至。清兵已趕到泉州。這個當兒林察的人馬又被廣州調去。成功是焦急萬分。只得派鄭鴻逵鄭彩兩個出馬。自家卻與提督甘輝扼守城池。不料鴻逵鄭彩都係草包貨色。遇著清兵戰了一陣。早是拔步飛跑。他弟兄兩個跑了。那李成棟早指揮陳錦楊捷兩將圍攻泉州。這陳錦表字天章。係錦州人氏。善用一柄金背大砍刀。楊捷表字月三。係揚州人氏。善用一桿丈六點鋼槍。兩人的

刀法槍法。是皆有數的。既抵城下。由總督甘輝開城出戰。亦不能取勝。甘輝退回。因勸成功。竟棄泉州。退駐廈門。以臺灣做個根據。以鼓浪嶼做個屏蔽。如此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如其不然。竊恐泉州一破。沒了退步。成功依了。當派陳輝等五位豪傑。趕辦鱗鱗巨艦。那知布置還未完妥。第二路的修養甲。又到到來。便架起紅衣大礮。轟打州城。成功急聚在城紳士。在孔子廟設立太祖高皇帝的龍牌。哭拜。宣誓正在演講涕零。誰知一顆礮彈。已將這大成殿打坍一角。登時人衆逃跑。成功那理制止得住。急忙的趕到私宅。可憐他個母親田川氏。已自縊殉難。賢哉母也。只見兄弟七左衛門。哭說母親遺命。是叫哥哥効忠明室。做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這泉州不能保守。趕快退走臺灣。要緊要緊。成功聽了母親遺囑。一面是草草成殮。一面即帶領七左衛門。殺出東城。遇見甘輝。揮兵護著上了鱗鱗巨艦。挂起風帆。所有陳輝等五位豪傑。也一起經過廈門。同走臺灣。後書自有交代。一擱過一邊。

（這時李成棟修養甲合兵攻陷泉州。不再耽擱。一路打破潮州。撲向惠州。馬不停蹄。人不歇轍。一日一夜。竟趕至廣州。既至廣州。一班文官武將。毫無準備。可笑蘇觀生。楊明競。尙醉生。夢死在那理。喝去呼來。一筆兜轉。）呀。呀。呀。不好了。不好了。一片殺聲。兀的漸來。漸近了。那說大話的楊明競。早嚇得屁滾尿流。趕回私宅。蘇觀生急的擎枝令旗。揮兵抵敵。那知一班海盜。隨著鄭龍石。虎豹。徐熊。呼嘯。

而○去○一○位○唐○王○聿○錡○方○在○演○武○堂○閱○射○聽○說○清○兵○已○到○慌○的○更○換○衣○服○一○溜○煙○跑○到○王○應○華○家○一○時○文○武○百○官○鴉○飛○雀○亂○滿○城○風○雨○徧○地○波○濤○把○個○大○學○士○蘇○觀○生○弄○得○不○倫○不○類○手○中○令○旗○只○是○招○展○得○呼○呼○價○風○響○人○影○兒○不○來○一○個○說○時○遲○時○快○那○大○清○兵○馬○已○撲○向○東○城○一○片○殺○喊○聲○浪○煞○是○動○地○驚○天○觀○生○一○撒○手○擲○下○令○旗○一○馬○闖○到○楊○明○競○個○私○宅○明○競○劈○面○迎○著○說○大○事○如○此○你○我○只○有○一○死○報○國○觀○生○說○還○有○別○個○主○見○麼○（○意○在○不○死○）○明○競○說○不○死○也○稱○不○起○好○漢○觀○生○被○這○句○一○激○只○好○走○入○東○房○（○受○騙○不○小○）○明○競○走○入○西○房○閉○上○房○門○你○道○明○競○真○個○尋○死○嗎○從○來○說○大○話○的○是○心○術○難○問○他○賺○過○蘇○觀○生○進○房○却○故○意○的○扼○著○喉○管○踢○翻○脚○襪○一○時○沒○有○聲○息○不○料○觀○生○竟○遭○他○騙○了○楊○明○競○不○會○勒○死○蘇○觀○生○真○個○勒○死○觀○生○死○後○明○競○來○投○李○成○棟○修○養○甲○兩○人○隨○時○收○用○後○來○訪○知○底○細○割○去○他○兩○個○耳○朵○又○出○廣○州○此○是○後○話○當○時○爲○國○効○忠○的○却○有○何○楷○梁○朝○鍾○一○齊○殉○難○背○明○投○清○的○却○有○關○捷○先○及○王○應○華○但○是○王○應○華○出○降○預○先○派○幾○個○家○丁○將○唐○王○聿○錡○護○送○出○城○那○知○走○不○多○遠○被○清○兵○追○到○一○索○子○圈○了○回○頭○還○算○聿○錡○有○點○志○氣○清○營○給○他○飲○食○他○竟○不○喫○給○他○一○根○繩○子○也○便○自○行○縊○死○真○正○有○其○兄○必○有○其○弟○不○愧○爲○明○太○祖○的○子○孫○（○贊○語○却○不○可○少○可○惜○還○少○做○一○首○詩○）○話○休○煩○絮○這○理○清○兵○下○了○廣○州○由○李○修○二○帥○用○了○個○紅○旗○報○捷○飛○告○博○洛○博○洛○歡○喜○不○過○却○好○贛○州○的○金○聲○桓○已○奉○調○前○來○并○携○



有洪大經略的手諭。你道這手諭說些甚麼。他說廣州如平可用。修養甲在彼坐鎮。單派李成棟督兵進取肇慶。用金聲桓會師夾攻。諒那南方政府不能立足。現在戰爭要點不在東南。而在西南。通盤籌算。我已另有辦法。早晚擬親往湘鄂。指授機宜。俟掃盪中原。當與殿下一起奏凱。〈述承疇來書并預伏後文〉。博洛將書略讀一過。因笑向聲桓說。我們滿族人才。究竟不抵漢族。征閩征粵。是讓姓李的出了風頭。征皖征贛。是由足下占了面子。現在洪亨九要掃盪湘鄂。他個功勞真個空前絕後。只這掃盪中原與嚙一起奏凱兩句。那眼底下已瞧不起嚙們滿族說罷。只是哈哈大笑。聲桓因這種族意見也就大笑不止。說我們替大清打下江山。也便解甲歸田。巴結做個平民百姓。〈是負氣語。却打動反意〉。當下博洛望著聲桓。只是睜眼早由國綱國維撤去話頭。說目今軍事緊急。虎兇還是今日起程。還是明日起程。聲桓忙說。定於今日起程。當即打了一躬。辭出大帳。帶領人馬不復耽擱。趕至肇慶。講這肇慶距廣州不足二百里路程。在那廣州失陷。聿縛遇害的當兒。早是總督朱治憫領著殘部來到肇慶。報告一切。丁魁楚聽了。已是倉皇失措。〈又是一個不濟事的。〉好個瞿式耜對衆宣言說。我們國家新造第一人心。須要鎮靜。就叫方以智張同敞并力守城。朱治憫移駐三山口。防清兵衝殺過來。那郝永忠王進才牛有勇三個分領人馬。擇要駐紮。各人領命去訖。不上多時。恰恰李成棟已出

兵廣州進至三山口，與朱治憫戰了一仗，殺得治憫大敗虧輸。當便下馬降清。這治憫降清不打緊，信息到了肇慶，丁魁楚忙找著太監王坤出來說：「現在兵臨城下，我恐這國都破在旦夕，你可入宮同兩太妃商量主見。」王坤喏喏答應，慌的入宮說明。魁楚意思，王太妃歎說：「我原意不希罕這寶位，你們定要如此。如今清兵殺來，又要東跑西奔，瞧這情形，丁魁楚不是把皇帝做個傀儡嗎？（何嘗不是）算了，算了，你們要怎樣便可怎樣。」王坤碰著這個老大的釘子，虧他一副厚臉，還笑著說：「我們且趕到梧州。當然有湖南北的兵趕至救駕。」王太妃沒法，只好招呼永曆帝下道手諭，叫那些文武朝臣一齊隨駕。朝臣聽了，沒有不預備的。獨有方以智入見，式耜說明大駕播遷，人心搖動，閣相須拏定主張，以諫止西行。爲是式耜當卽入朝，見駕諫阻。早是丁魁楚在旁發言說：「這國都破在旦夕，難道我們要輕試其鋒，趕蹈那由崧聿鍵聿鏢的覆轍嗎？如今聖旨已下，難道收回成命嗎？式耜尙待爭執，早有黃門官報說不好，不好。現在李成棟的兵已由南殺來，金聲桓的兵又由北殺來，那郝永忠等已是抵敵不住了。（虛寫一筆）永曆帝不待講完，忙把御袖一拂，說：「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話不多講，由榔當卽奉了兩宮，叫太監王坤備齊法駕，招呼文武百官隨行。」式耜沒有法想，只得同方以智商量退走。以智歎說：「豈不聞我能往寇亦能往，我們走到那裏，清兵也會追到那裏，算了，算了。那王坤不足責，只可恨了。」

楚是個殺才（如何不是）彼此頓一頓足，也就跟隨大駕西走梧州。在下軫手交代，所有郝永忠王進才牛有勇的人馬，也便拔隊隨行。這肇慶可算是一座空城，不消李金兩帥費事。一個從南殺入，一個從北殺入，兩人既會了面，是各道各的渴想，各叙各的戰功，最緊要的一個問題，便是滿族得志，我們漢族怕不能立足。金聲桓是別有雄心，李成棟亦希圖獨立（預伏下文）。但是此時且未即發表，且各帶人馬殺奔西路。一路是勢如破竹，既收了高州，又下了雷州，壞了壞了，這清兵已浩浩蕩蕩，殺奔梧州了。講這梧州城池，是很難控守，永曆帝十分焦急，因清兵掩至，忙的召集文武諸臣計議。其時郝永忠却首先發言，請大駕進駐長沙。一來何騰蛟兵多餉足，二來恢復中原容易著手。永曆帝頗以爲然，朝臣亦多半贊同。不料被個太監王坤，在由榔耳畔唧噥了幾句，登時長沙之行，作爲罷論。你道王坤講些甚麼，他講騰蛟的部衆不是闖王的餘黨，卽是獻忠的殘部，均係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我們與其跑入強盜窩裏，由他擺佈，不如走向桂林山深菁密，一時敵兵不敢深入，便是敵兵深入，還有雲南安南及緬甸，做我們個退步（只求退步不求進步，豈不可笑）。永曆帝原無大志，聽了這番說話，不問諸臣行與不行，決計是退走桂林。這時瞿式耜方以智，却未便阻撓，一面飛函何騰蛟，望從速派兵入援，一面跟隨大駕，趕至桂林。獨有了魁楚，因官囊充足，捨不得妻妾，撇不得兒女，同個王化澄商

議商議竟背了由榔別走岑溪擊穩了衣錦榮歸好炫耀鄉里去了

觀生魁楚 氣餒如虎 一朝勢敗 虎不如鼠

評曰此回書仍用方以智做個綫索以瞿式耜做個重心魁楚觀生不過趁此時機攬取富貴兩人何嘗不富不貴但曇花泡影富貴能有幾時假使魁楚不抹煞觀生觀生不另立聿鏞一致同舟共濟擁戴桂王則功名可立富貴可保何致清兵南下遂成破竹之勢又何致觀生不保生命魁楚亦大禍臨身誤國自誤兩人是何肺腸

魯王不受隆武帝璽書聿鏞不受永曆帝璽書事正相類然張國維謀國猶有忠心蘇觀生置君直同兒戲事同而情又不同

叙郝永忠是專爲闖部穿插叙老神仙是專爲獻部穿插其實容納闖部獻部自有一個何騰蛟編者欲急捧騰蛟出場不得不理清綫索